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场计谋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战场计谋

陈永汉著

团结出版社

战场计谋

周武王牧野灭殷纣

商朝的始祖殷契始封于商，所以称商；后来传至盘庚，迁都到邺南的殷，所以亦称殷。自殷契历十三传而至天乙，天乙即成汤，灭夏桀而即位为天子。自成汤历二十九年（其中包括盘庚）而至帝辛，帝辛即我国古代著名的暴虐昏君殷纣王。

殷纣王历来被人们视为昏暴之王，其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不但知识广博，才思敏捷，而且勇武有力，能徒手同猛兽搏斗；相传他力气之大竟至能把九头牛倒着往后拖，由他托住屋梁让别人去更换柱子。“知足以拒谏”，也就是说，不管他要干什么事情，你如果去劝阻，他总能想出办法来搪塞你；“言足以饰非”，也就是说，不管他办了什么坏事，他总能说出一大套道理来把它遮掩住。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才能是普天下的人谁也赶不上的。他最喜欢喝酒和玩弄女人了，宠幸有苏氏美女妲己，妲己的话他没有不听从的。为着积聚财富，不惜加重赋税苛剥百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迫使男男女女裸体互相追逐，为“长夜之饮”，致使“酒池肉林”成为后世铺张浪费暴殄天物的代名词。

正当殷纣王在都城朝歌肆行暴虐之际，西伯姬昌逝世了。姬昌死后，太子姬发继立，姬发即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由于姬昌在世时，敬老爱幼，礼贤下士，为政宽仁，待到周武王即位，早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一说十一年），武王由都城丰邑东出至盟津（孟津）检阅军队，事先并没有通知众诸侯前来同他会晤，诸侯们自动赶来同他盟会的多达八百家。武王于是兴师伐纣，用木片做了个姬昌的神主牌位，立在中军车上，号称文王，用以表示他是遵奉文王旨意去伐纣的，并非他姬发自作主张。从孤竹国投奔到周的两公子伯夷和叔齐听说后，跑去拦住了武王的马头，谏阻说：“你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呢，你就这样的大动干戈，能算得孝吗？纣王是君你是臣，你以臣弑君，能算得仁吗？”武王身边的人企图对他们动武，吕尚（姜太公）说：“他们是很懂得大义的人啊！”命人搀扶着伯夷、叔齐走开去而没有伤害他们。

军队渡过黄河后，诸侯们都去催促武王说：“已经到时候啦，可以发布命令向朝歌进军了。”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武王说：“你们这些人呀，不懂得什么叫时机，眼下条件还并不十分成熟，不能向朝歌进军啊！”命令军队从河北掉转头来，重渡黄河，又返回都城丰邑去了。

又过了三年。这时，纣王倒行逆施的昏乱行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子比干被杀害，箕子遭囚禁，太师和少师被迫抱着乐器逃亡到了周。武王这才派出使者通告诸侯们说：“殷的罪孽深重，看来已无可救药，非出兵去征伐他不可了。”当时武王的兵力并不怎么强大，离开丰邑出发东进时，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十一年十二月（一说十三年），武王再次到达盟津，众路诸侯也都及时赶来了。部队进抵商朝廷的郊区牧野，武王发布命令说，今天的这场战争，只能胜不能败，必须万众一心，步调一致，齐头并进，相互之间的距离只限于六步七步，谁如果战斗不力就处以死刑。

纣王听说姬发领兵打来了，奋起应战，部众七十余万人，声势之大、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诸侯联军。设若是两支军队在战场上硬拼起来，武王即使能以一对十，也会应付不过来，但武王没有为纣王的人多势众所吓倒。战幕

拉开后，命吕尚指挥一支精锐的突击部队，奋不顾身地照直向纣军的关键部位冲杀过去。明白无误地向敌人显示：我们是非要同你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谁如果有胆量，就来同我们决一死战吧！迫使纣军士卒作出抉择，是战还是降。纣军人数虽多，但人无斗志，谁也不愿为纣王卖命，眼见得敌军来势如此凶猛，躲闪回避已无周旋余地，只好主动让开路，并跟随周军一起去反击纣王。纣王顿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奔逃着退回到朝歌，登上鹿台，在自己的周围堆满了珍奇宝货，放了一把火，把鹿台连同他自己一齐焚烧了。武王驰入朝歌，割下纣王的头颅悬挂于大白旗之上；纣王所最宠爱的两位美女已经自缢，也被割下头颅悬挂于小白旗之上。

牧野之战是一场得到广泛支持的诸侯联军选择适当时机击败失去臣民拥护的暴君的地争。殷纣王因为脱离群众而成了独夫民贼，军队人数虽多亦未能挽救其败亡。后来，连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亚圣”孟轲也认为，不能把武王伐纣看作是以臣弑君，评论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唇亡齿寒话虞、虢

虞和虢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小国（今山西平陆县），领土相连，关系紧密，虢国的夏阳是两国边境上的共同要塞。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决定吞并虢国，出兵去攻打夏阳；灭虢必须途经虞，虞将会采取何种对策呢？很有些拿不准，因而颇感棘手。大夫荀息对献公说：“你何不用屈地所产的良马和垂棘所出的美玉（璧）送给虞君作礼物，向他借道去灭虢呢？”献公说：“这两样东西是晋国之宝呀，倘若他接受了礼物而不肯借路，那可怎么办？”荀息说：“按常理来说，晋是大国，虞是小国，他不愿借道就不会受礼。如果他既受礼而又答应借道，那么，良马和美玉只不过暂时换个存放的地方，等于从里面的仓库挪到外面的仓库，从里面的马厩牵到外面的马厩，是不会有损失的。”献公担心这个办法未必能行，虞国不会上那个当，荀息说：“良马美玉就在眼皮子面前，看得见摸得着，亡国之祸却是隐蔽着的，不容易察觉。能看透此中奥秘的人，必须具备中等以上的智慧。我料定虞君的智慧乃是中人以下，他绝对识不破我们的计谋。”献公采纳荀息出的主意，派人去送礼借路，虞君果然慨然答允了。虞国的大夫宫之奇谏劝虞君说：“虞、虢两国互相依靠，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晋国是狎玩不得的，虢国灭亡后，虞国还能独立存在吗？”虞君说：“晋国与我同宗，都姓姬，不会欺诈我们。”宫之奇说：“虢的始祖虢叔，不也是周文王的弟弟，不是也姓姬吗？虢叔辅佐文王，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功劳大得很哪！他既然可以去灭虢，为什么就不会灭虞呢？”但虞君不听劝告。宫之奇不忍心眼见虞遭亡国之祸，便全家逃亡到曹国去了。

虞国答应借路后，晋国的军队毫无阻挡地顺利通过虞国去攻打夏阳。虢国失去了虞国的声援，势孤力单。哪里经受得了强大晋军的攻击？当年冬天便灭亡了。果然不出宫之奇所料，献公在灭亡虢国后的回师途中实施突然袭击，顺手牵羊地灭了虞国。虞君被俘虏，大夫百里奚被当作献公女儿的陪嫁奴隶遣送到了秦国。

荀息在虞国灭亡后，把美玉从虞国的仓库里取出来，把良马从虞国的马厩里牵出来，亲手交还给了献公。献公很高兴地笑着说：“璧倒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马的牙齿又增长一些了。”

虞君同意借路让晋军去攻打虢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唇齿之邦，怎么可以忽视唇亡则齿寒的道理而轻易背弃自己的盟友呢？

宋襄公惨败泓水

春秋时期的宋，是个小国，算不得强大的。宋襄公却缺乏自知之明，一心想作诸侯的盟主。襄公十二年秋（公元前 639 年），诸侯会盟于孟，襄公被楚成王拘留，但他并没有接受教训，获释后的第二年夏天，又不自量力，兴兵伐郑，虽经大司马子鱼极力谏阻，仍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楚成王为着救郑，出师攻宋，于是爆发了泓水之战。

开战之初，形势对宋方十分有利。宋军早已把阵列部署好了，楚军还在渡河。宋弱而楚强，宋军司马建议及时抓住战机实施突击，说：“敌人兵多，我们人少，乘他们半渡之机，迅速冲杀吧！”襄公却说：“不行！我们不能在别人有困危的时候打击他。”楚军已经渡河，但还没有布列成阵势，司马又请求说：“现在可以纵兵出击了吧？”襄公说：“不行！对方还没有排好阵，怎么就能对他们动手呢？”这不行，那不行，一直等到楚军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方才展开战斗，结果宋军大败，溃不成军，襄公自己也受了重伤。

战斗结束后，宋人都归咎襄公，埋怨他不听大司马的话，打了个大败仗。襄公振振有词地替自己辩护说：“你们知道什么呀？君子在战场上，对已经受伤的敌人便不再伤害，头发花白了的敌人便不俘虏，绝对不把敌人逼进险恶的困境。我们虽然吃了败仗，但我们没有攻击尚未列成阵势的敌军，在战斗中很有君子的风度呢！”

针对襄公这一套陈腐的谬论，子鱼曾批判说：“国君是太不懂军事了！明耻教战，军队在作战中所追求的就是胜利，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多杀伤敌人，哪里还有那么多讲究？真要像国君说的那样行动，干脆俯首贴耳像奴隶一样地去侍候敌人好了，还有什么必要去同他们战斗呢？”泓水之战后不到半年，宋襄公便因在战场上受到的创伤医治无效而去世了。

后世的军事家、战略家们，对宋襄公的泓水之败有过不少评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退避三舍与晋楚城濮之战

晋国的公子重耳，因为遭献公夫人骊姬的谗害，被迫流亡国外，在历经卫、齐、曹、宋、郑等多个国家以后，来到了楚国。楚成王听说重耳来了，准备用国君的礼仪接待他。重耳很惶恐，认为那超越了自己的身份，不敢当。他的随行人员赵衰说：“你流亡在外已经有十余年了，小国尚且瞧不起你呢，现在，楚是大国而这样尊重你，正是一个大好的开端，你还谦让什么呀？”重耳于是以客礼会晤了楚成王。重耳在楚国，成王待他很优厚，他对成王也十分恭敬。有一次，成王问他：“你如果得以返国作了晋君，将怎样的报答我呢？”重耳说：“像羽毛、齿角、玉帛一类的财富，楚国不但不欠缺，而且用不完，我实在想不出可以拿什么东西来报答你。”成王说：“你说的倒也是实情，不过，你总可以想出办法来报答我呀！”于是重耳回答说：“我返回晋国后，如有幸作了晋君，倘若有那么一天，被迫不得不与你在战场上兵刀相见，我宁愿退避三舍（九十里）。”他的这种说法被楚国的大将得臣（子玉）知道后，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对成王说：“大王待重耳那么好，他竟敢说出这样不客气的话来，真正的岂有此理，让我去把他杀掉吧！”成王说：“晋国的这位公子，处境艰难，流亡在外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追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富于治国的才能。这样的一个人，岂是轻易杀得的！你怎么未经深思熟虑就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数月以后，晋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听说重耳停留在楚，许多人都表示欢迎他回去。成王对重耳说：“楚国距离晋国太远了，中间夹着好几个国家。秦与晋接壤，秦君很贤明，你经由秦国再返回晋国吧！”重耳离楚时，成王又给了他很丰厚的馈赠。

后来重耳返国，做了晋国的君主，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著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出兵侵宋。宋国长期被围困，形势越来越窘迫，多次向晋国告急，请求救援。这实在使晋文公左右为难。因为，重耳流亡国外，进入宋国时，恰逢楚、宋泓水之战刚刚结束，宋襄公身上的伤还没有治好；国力当战败之余，亦正在拮据困难之际，但宋襄公还是赠给送了重耳马二十乘（八十匹）。有了这层渊源，如今楚军侵宋，救宋则必须攻楚，他实在不想同楚国打仗；撒下不管吧，又感到太对不起宋国了，左思右想也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妥善办法来。大臣狐偃给他出主意说：“楚国和曹国很友好，最近又与卫国通婚姻，我们不如兴师征伐曹、卫而招引楚国去救援。楚要去救曹、卫，自然也就顾不上攻宋了。”这个办法既可避免同楚军直接对抗，又可达到援宋的目的，很快便为文公所采纳，于五年春出兵侵曹、伐卫，攻占了五鹿，卫侯被迫退居襄牛。三月，破曹，曹君被俘。楚成王听说晋打算把曹、卫的领土分配给宋，为避免激化矛盾，防止晋国走极端，决定解宋国之围而引兵归国。

楚国的主将得臣不同意撤军，对成王说：“大王待晋君，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现在，他明明知道曹、卫和楚国关系亲密，却偏偏要兴兵攻破曹、卫，这太轻视大王了！”成王说：“晋君曾在国外生活了十九年，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各处山川险要地形他全都很清楚。返国后作了君主，百姓们都很拥护他，不好对付呀！”得臣仍不死心，请求说：“我并非是想借此而建大业、立大功，只不过是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堵一堵那些说坏话的人的嘴巴。”因为曾经有人说过，得臣的指挥能力只能限于三百乘，再多一点他就指挥不了

啦，所以得臣才这么说。成王听后，勃然大怒，只留下了一些部队让他去继续与宋、晋对抗，自己仍然没有留下来而撤军回国了。

成王撤走后，得臣派大夫宛春为使者去通告晋国：“你们恢复曹、卫吧，我也解宋国之围。”晋国君臣计议如何答复，狐偃说：“得臣太无礼了。他只不过是在围攻宋国而已，我们却是已经得到了曹、卫。他想以一换二，这太不对等了，不行！”先轸说：“简单地表示拒绝也不大好，那将显示出得臣主张保存三个诸侯国，而我们却要灭亡他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一言而定三国，落那么大一个人情，莫若私下答应曹、卫复国，促使他们感谢晋，同时将宛春拘留以激怒得臣。得臣如动武，挑动战争的罪责便将落到他的头上，我们同他打一仗再说。”文公于是将宛春囚禁于卫国而私下许诺恢复曹、卫，曹、卫果然断绝了与楚国的交往，得臣也果然被激怒了。

得臣率军来犯，晋国整军应敌。两个大国的两支劲旅正面对峙，正待展开一场大激战，文公忽然下令，后撤九十里。晋军中的许多人都莫名其妙，军吏前去向文公请示：“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下令前进反而下令撤退呢？”文公说：“我从前在楚国时，曾经答应过楚王，倘若与楚军作战，宁愿退避三舍，不能说话不算数嘛！”部队于是遵今后撤九十里。

晋文公的“退避三舍”真的仅仅是为着“说话算数”吗？其实，这乃是他采取的很高明的策略措施。楚军怀着一股愤怒情绪披坚执锐上阵，士气正高。主动后撤既可稍为回避一下敌军的锋芒，松懈其斗志，晋军则可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新阵地，以逸待劳。

晋军撤退后，立即在楚军中引起反响，不少人也主张后撤。人家已经主动退走了嘛，为什么还硬要追上去挑衅呢？得臣仍然坚持非同晋军打一仗不可。四月，楚、晋两军对阵于城濮。其时，宋国的宋成公和齐、秦两国的将领，都已经率领各自的军队赶来与晋军会合，实际上得臣所面对的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四国联军了。交战的结果，楚兵大败，得臣收集残部狼狈溃退，这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战役之一“晋楚城濮之战”。

晋军获胜后，纵火焚饶楚军营垒，大火数日不熄，文公见了，唉声叹气，闷闷不乐。身边的人感到很奇怪，问他说：“打了大胜仗，你反而忧愁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呀？”文公说：“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取得胜利？楚国的大将得臣还在嘛，有什么可高兴的？”后来，得臣回到楚国，由于成王责难他贪与晋战而致失败，被迫自杀。晋文公这才很得意他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真是太好啦！”

《孙子》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城濮之战，晋军因主动后撤而获得胜利；待后到了晋末，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苻坚的军队却是由于临战后撤而吃了大亏。那又是怎么回事呢？等到我们谈淝水之战时再说吧！

孟明视丧师崤山

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 628 年），郑国有人暗地给秦国送去情报说：“我现在正主管着郑国的城门，如果秦国出兵偷袭郑国，定能大获全胜。”穆公向百里奚和蹇叔征求意见，两位老臣都说：“秦、郑之间的距离有一千多里，中间要路经好几个国家啊，跑那样远的路去偷袭别人，是很难得利的。何况，既然有人出卖郑国，向我们提供情报，又怎能保证没有人出卖秦国，去向郑国提供情报呢？还是以不出兵为好。”穆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委任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为将，命他们率领军队去奔袭郑国。

部队出发时，百里奚和蹇叔都伤心地哭了。穆公大怒道：“我兴兵出征，你们这样的哭哭啼啼，岂不是要沮丧军心，毁了我的军队吗？”二位老臣解释说：“我们哪里会敢毁坏国君的军队！只因军队出发后，儿子便要同我们告别了。我们年纪老啦，等到他们出征回来时，恐怕已经见不到我们了，这才哭啊！”二位老人回头又告诉他们的儿子说：“我们只能看见军队走出去，决不可能再看到军队走回来。你们败没的地方，必然是崤山险要处。”

三十三年春，秦军趾高气扬地一路向东开拔，跨越晋国的边境，到达周朝廷的洛阳王城北门。按照惯例，王城是天子的所在地，诸侯的军队路过时必须卷甲束兵以示尊敬，但秦军呢，仍然照旧的走他们的路，非但不卷甲束兵，反而把车赶得特别快，蓄意炫耀他们强悍威武的军容。当时年纪还很小的王孙满见到后，对周天子说：“这样一支轻慢他人而不懂规矩的军队，是必然要败亡的。”秦军进抵滑国，正好碰上郑国商人弦高赶着十二头牛，要到洛阳去卖。弦高发现秦军后急中生智，一面派人返回郑国报信，一面自充郑国的使者，把牛赶去送给秦军说：“我们郑国听说秦国要出兵讨伐我们，除了加固城垣，调集军队、器材准备防守外，特地命我送来这十二头牛，向你们表示慰劳。”这真不啻是当头一棒，是秦军所万万没有料到的。孟明视等三位将领商量说：“咱们去打郑国，原本是想秘密偷袭，打他们一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如今呢，郑国既然已早有准备，偷袭的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于是决定把滑国灭掉，总算略有所得而没有空手回去吧，在把滑国灭掉后便撤兵西归，不再去袭击郑国了。

他们哪里想到，滑国虽小，却与晋国同为姬姓诸侯，关系亲密。其时，正值晋文公去世不久，丧事还没有办完呢！新即位的晋襄公得知这件事后，很愤慨他说：“秦国这不明明是眼中无人，要叫我被欺受辱吗？竟然乘先君新丧之机，把我们的同姓滑国破灭了。”一怒之下，便身穿孝服，派军队设伏于崤山险要处。等到秦国的军队回师进入埋伏区后，一齐杀出，结果秦军除死伤者外，全都被俘虏，无一人漏网，孟明视等三位将领也被活捉了。

晋文公的夫人原是秦穆公的女儿，孟明视等被俘后，夫人对襄公说：“秦国三囚将如此地丧师辱国，秦国的国君难道不会把他们恨入骨髓吗？不如把他们释放，也好让秦君将他们烹杀解恨。”襄公听从了夫人的劝说，将孟明视等遣返回秦国，穆公并没有按惯例惩办他们，反而身穿素服，亲自出城迎接。见到他们后，流着眼泪说道：“因为我没有采纳百里奚和蹇叔的忠告，而让你们三位委屈受辱了。你们有什么罪呢？怪不得你们嘛！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准备用行动洗刷耻辱吧！”仍然让孟明视等担任原来的职务，享受原来的俸禄，甚至待他们比从前更好了。

孟明视等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秣马厉兵，于三十六年率军伐晋，大败晋军，连取王官及郟两城。秦军锐不可当，所至之处晋军都被迫采取防御态势，闭门拒守而不敢出来同他们交锋对垒。秦穆公亲自从茅津渡河，耀武崤山，吊唁当年的阵亡将士，为他们发丧，哭之三日。特地通令全军说：“让我和你们大家一起都牢牢地记住吧：头发白了的人，经验丰富，能够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可以避免犯错误。”重申他应承担因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从而导致崤山之败的责任，希望大家都把他的惨痛教训引为鉴戒。

楚庄王义解宋围

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 595 年），楚庄王派使臣申舟出使齐国，中途路过宋国时，不理不睬地，连招呼也没有打一声。宋大夫华元说：“经过我们的国家而不同我们打交道，不办理过境手续，这是鄙视我们，是眼里根本没有宋国。把他们的使臣杀掉，楚国必然会来讨伐我们，无非也就是亡国吧！”断然下令把申舟杀掉了。

楚庄王得知宋国杀死了他的使臣，怒不可遏，九月，兴兵围宋。一方久围不撤，一方坚守不屈，直至第二年春天，宋已被围五个月了，双方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宋城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凡可以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了。华元被迫趁夜出城，私下里会见了楚军将领子反。子反引着他去面见了庄王，庄王问他：“你们城里的情况怎么样啊？”华元毫不掩饰地坦率回答说：“苦得再也忍受不了啦，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见他态度诚恳，在敌军统帅面前也敢于叙说真情，十分赞赏，便也老实地告诉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也实话告诉你吧，我军的日子也不好过，粮食只够吃两天了。”

双方都说了实话，原来你我都是在困境中苦撑着呢！于是楚军主动撤退，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就这样不胜不败地结束了。

“兵不厌诈”，有时候也并不尽然。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应该说真话时，还是以实话实说为好。倘若华元对庄王大吹一通：“我们城里日子好过得很呢，你们尽管再围攻下去吧，我们决心奉陪到底！”楚庄王又该会怎么样呢？他会主动撤退吗？

勾践困会稽与夫差困姑苏

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世代相仇。后世的人们也许是囿于“卧薪尝胆”之故吧，谈论越王勾践志复吴仇者多，而谈论夫差复越仇者则少。其实，吴、越之间的争斗并非始于勾践“卧薪尝胆”。

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当时越的国君是允常。这一次是吴胜越败。过了五年，允常乘阖闾远征楚国之机，出兵伐吴，这一次是吴败越胜。到了公元前496年，吴乘允常病死、勾践新立之机，出兵伐越，这一次又是越胜吴败。在战斗中，越国的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伤了阖闾，阖闾因“病伤而死”。阖闾临死时遗嘱太子夫差说：“你一定不要忘记，是勾践把你的父亲杀死的。”夫差回答说：“决不忘记！”阖闾死后，夫差日日夜夜一刻都不曾停歇，忙于训练军队，积聚兵器、资财，这便是夫差的志复越仇了。

越王勾践岂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夫差是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的，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于公元前494年，兴师伐吴。越国大夫范蠡认为，发动战争是一件冒险和逆德的事情，争强好胜更是眼光大短浅，极力谏阻勾践，劝他不要那么做，勾践说：“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无可改变了。”仍然按计划出兵。夫差得知越军来犯，调动全部精锐倾城而出，奋起应战。两军初战于夫椒，越军被打得大败。勾践带着残部五千人溃退到会稽，夫差从后面紧追上来，把会稽围了个水泄不通。

勾践走投无路，去向范蠡求教说：“只因没有听从你的劝告，结果陷入眼前困境，你看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收拾残局呢？”范蠡说：“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还能有什么好办法？惟有降低自己的身份，用卑下的言辞，带着丰厚的礼物，去向敌人求和了。倘若连求和也不答应，那就只好把整个越国，包括你这位国君在内，统统交由吴国支配，去向夫差作交易，求生存了。”勾践说：“好，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派大夫文种去向吴求和，跪伏于地磕着头，对夫差说：“君王你的亡命之臣勾践特地派陪臣文种来通告君王手下的管事人，勾践请求让他做你手下的臣，他的妻子给你作妾。”夫差即将表态答允求和时，吴臣伍子胥对夫差说：“如今越国已成囊中之物，唾手可得了。这是上天有意把越赐给吴啊，还讲什么和？”夫差便也不作肯定答复了。文种不得要领，回去后把情况报告告诉勾践。勾践决定杀掉妻子，销毁珍宝，然后再去冲击吴军，一死了之。文种劝他不要那样的绝望硬拼，给他出主意说：“吴国的太宰伯嚭，秉性贪婪，见利忘义，可以暗中同他办交涉。”勾践于是精心挑选出两位绝色美女和一些稀世珍宝，命文种悄悄地去奉献给伯嚭，伯嚭果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代为引见，让文种面见了夫差。文种跪下磕着头向夫差告哀说：“希望大王宽赦勾践的罪过，把他的全部珍宝都接收过来。要不然，他就会尽杀其妻子，焚毁宝器，带着他那五千人来拼搏死战；就算能把他们全部歼灭，一个对一个，吴军也总得牺牲一些人才行呀，那就会使大王也受损失了。”伯嚭忙在一旁插嘴附和说：“越国国君已经屈服啦，愿意俯首称臣了。如果赦免他，这于国家有大利呀！”伍子胥谏劝夫差说：“从前有过氏杀斟满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仅仅剩下帝相的一位妃子；妃子已经怀孕，逃到娘家而生下了儿子少康。只因有过氏未能除掉少康，少康仅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结果却逐渐强大，反而把有过氏消灭掉了，夏朝廷得以全面复兴。如今吴国不如有过氏之强，勾践的实力要比少康大得多。不趁此时灭越，一旦让他们喘过气来，想再次制服他们那

就难了。勾践为人，最能吃苦耐劳，不失为贤明的君主；文种、范蠡都很能干，不失为良臣。他们议和返国以后，不作乱复仇那才怪！”不管伍子胥说得如何有理有据，夫差还是不听他的而听伯嚭的。和议告成，双方罢兵回国。

勾践被困于会稽时，曾经叹息着说：“莫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了？”文种说：“那可不一定。从前成汤被拘留于夏台，周文王被囚禁于美里，晋文公曾逃亡到翟，齐桓公曾逃亡到宫，后来他们不都成就了王霸事业吗？你现在吃点苦，受点罪，又焉知不是福呢？”勾践回到越国后，在座位旁悬挂苦胆，行也好，坐也好，饮食也好，都要一面先尝一尝苦胆，一面质问自己：“勾践！你忘记了会稽的耻辱了吗？”亲自下地耕作，夫人也亲自纺织，生活上厉行节俭，不吃肉，不穿好衣服。放下国君的架子尊重贤人，厚待宾客，贫者赈济，丧者吊唁，与百姓共患难，同劳作。内政由文种掌管，军务则委托给了范蠡。范蠡曾一度被派到吴国去作人质，但仅停留了二年，夫差便把他遣送回来了。

勾践惨淡经营了七年以后，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同吴国对抗了。大夫逢同劝他说：“国家在大损之余，方才稍为富裕一些，如果扩军备战，必然须惊动吴国，就有可能招致麻烦。你难道没有见过凶猛的禽鸟吗，它们在出击捕捉猎物前，总是把自己隐蔽得十分严密，决不会暴露出丝毫痕迹来。当今的吴国，与齐、晋都打过仗，与楚、越怨仇更深，德少而功多，骄傲得很哪！从越国的角度来看，最正确的策略莫过于结齐、亲楚、附晋而厚待吴。先让晋、楚、齐去同吴较量，而越跟随在后面见机行事。待到把吴国拖得疲惫不堪，再对它下手就有把握了。”勾践完全同意逢同的意见，表示一定照办。

又过了二年，夫差决定出兵伐齐。伍子胥谏阻说：“不行啊！勾践离开会稽回国后，连日常衣食也讲究俭约，与百姓同甘共苦，此人不死，终究是要危害吴国的。对吴国来说，越是心腹之疾，齐只不过是癣疥罢了。应该先搁下齐国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勾践身上才对。”夫差哪里肯听？当在艾陵击败齐军，俘获了齐国的国惠子和高昭子，班师回国时，便去指责伍子胥，说他的劝阻是错误的。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夫差大怒，伍子胥于是决定自杀，直至夫差听说后加以制止，才没有死成。文种为着检测夫差是否还把越国放在心上，建议勾践故意去向夫差借粮，看他给不给。结果，伍子胥主张不借，夫差却还是借给了，越国君臣内心不胜欢喜。事后，伍子胥对人说：“我的话他（夫差）一句也不听了，这样搞下去，大约三年后吴国就要成为一片废墟啦！”此话被传播，让伯嚭听到了，跑去对夫差进谗说：“单看伍员（伍子胥）的外貌，他似乎很忠厚，其实他很刻毒。从前楚平王要杀他的父、兄，他不顾父、兄死活，只顾自己逃命。连父、兄都可以不顾，哪里还会顾及大王！上次大王出兵伐齐，他极力拦阻，后来大王打了胜仗，他反而怨恨得更深啦！伍员必将作乱，大王不可不防呀！”开头夫差还有点将信将疑，当后来听说伍子胥出使齐国时，曾委托齐国鲍氏照看他的儿子，便完全坠入了伯嚭的圈套了，说：“伍员果然蒙哄我！”赐给伍子胥属镂剑，逼迫他自杀。伍子胥接剑后大笑着说：“夫差呀！你父亲（阖闾）的霸业是我协助他完成的，你是我立起来的。从前你主动要把半个吴国分给我，我没有接受，如今倒要听信谗言诛戮我！罢，罢，一个国家要灭亡了，不是一个人可以独自挽救得了的。”临自杀前特地嘱咐：“一定要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置在东门上，让我亲见越兵打进来。”伍子胥死后，伯嚭便更加大权在

握了。

公元前 482 年，夫差统带着全部精兵往北到黄池去与诸侯们会盟，仅留下一些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乃乘机发兵五万人，直捣吴国都城。吴军一触即溃，太子友被杀。国内派人去向夫差告急，夫差正在同晋定公争论应以谁为长呢！为着避免让诸侯们知道他的后院已经失火了，杀人灭口，竟一连处决了七个泄漏消息的人。因为吴国的始祖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夫差对晋定公说：“以周朝廷内部长幼次序而论，应以我为长。”晋定公说：“按姬姓家族来说，我的爵位是侯伯。吴太伯虽然辈份居长，却并无爵位。”争来争去，激怒了晋国的实力人物赵鞅，打算对吴国动武。夫差心虚胆怯，担心真的打起来，自己吃亏，只好忍气吞声，尊定公为长。盟会既毕，引兵回国，睁眼一看，太子已死，十室九空，自己在外日久，士卒早已拖得疲乏不堪了。打是打不过越国的，被迫拿出大笔钱财去与越国讲和。

公元前 474 年，勾践再次伐吴，将夫差围困于姑苏。前后经历三个年头，吴军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幻想照会稽先例依样画葫芦，派遣大夫公孙雄光着脊背，跪地爬行，前去哀求勾践说：“你的孤臣夫差昔日得罪于会稽，不敢抗拒你的旨意，曾与你议和而各罢兵归国。如今劳动你的大驾来诛伐我，我宁愿惟命是从，心里想着，你大约也会像当年在会稽那样宽赦我的罪过吧？”勾践见他说得那么可怜兮兮的，本来打算答应的，范蠡说：“会稽的那件往事，是天以越赐吴，而吴硬是不肯接受。如今则是天以吴赐越，难道越也要逆天而不接受吗？大王早朝晏罢，念念不忘的难道不是报吴仇吗？辛苦了二十二年得来的成果，一旦抛弃掉，太可惜了。你能忘记在会稽时所处的窘境，不怕吴翻过身来再制服自己吗？”勾践对范蠡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但又不忍心拒绝吴的使者。”范蠡于是击鼓进兵，勒令夫差的使者：“大王已把权力交给他手下的管事人执掌了。你赶快离开吧，否则就要对不起你了！”吴使者只好哭着口去了。勾践派人去通知夫差，说他打算把夫差安置于甬东（海中小岛），划给他一百户人家。夫差婉言谢绝说：“我已经年老啦，不能再身为臣民尊奉越王了。悔不该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而把自己弄到眼前这样的境地。”以巾蔽面，说：“我没有颜面见伍子胥于地下啊！”遂伏剑而死。

勾践灭掉吴国，安葬了夫差而诛戮了伯嚭，因为他对吴王不忠。

赵、魏、韩共灭知伯

公元前 494 年，晋国的赵简子率兵围攻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于朝歌。中行先后奔逃到邯郸和柏人，简子紧追不舍，攻占了邯郸、柏人。中行和范出亡到齐国，他们的地盘被并入晋。

公元前 464 年，晋国的知伯率兵伐郑，赵简子因有病而由他的太子毋恤带兵参加。一次，知伯喝醉了，硬逼着以酒灌毋恤。毋恤身边的人认为知伯失礼欺人，要杀掉他。毋恤劝解说：“我父亲之所以立我为太子，就是因为我遇事能忍耐。”伐郑之役结束后，知伯曾建议简子废毋恤另立他子，简子不同意。有了这些芥蒂，毋恤和知伯实际上双方都已怀恨在心了。

赵简子死后，毋恤继立，即赵襄子。此时，晋国的君主已经名存实亡，实权掌握于知伯和赵、魏、韩四卿之手，四卿之中以知伯最为强大。

公元前 454 年，知伯和赵、魏、韩共同把范、中行的地盘全部瓜分掉，根本就没有理睬还挂着晋国君主空名的晋出公。出公对此很恼火，把这件事通报给了齐、鲁的君主，企图联合他们讨伐四卿。四卿共同攻击出公，出公外逃，死在去齐国的半路上。知伯从此便更加骄横了。要求韩、魏奉献给他一些领地，韩康子与魏桓子各献给了他万家之邑。当知伯向赵襄子索取皋兰等地时，遭到了断然拒绝。于是知伯联合韩、魏共同击赵，襄子抵挡不住，退保晋阳。知伯等将晋阳团团围住，襄子誓不屈服，连续攻打了一年多，晋阳仍未被攻破。最后，知伯掘开了汾水，引河水灌城，高大的城墙被淹得仅有根短一段还露出水面了。城中到处都是茫茫大水，烧饭时必须把锅高高地悬吊在空中才行。知伯见襄子处境险恶，得意洋洋。一天，当他们共同巡视阵地时，知伯指着晋阳对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好得很啊！现在我可知道了，掘河水灌城是可以迫使人亡国的。”听他这么一说，韩康子和魏桓子都被吓得惴惴不安起来。因为，如果掘开汾水，就能灌魏的都城安邑；掘开绛水，就能灌韩的都城平阳。知伯既然可以用引河水灌城的办法灭赵，又何尝不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灭韩、魏呢？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赵襄子看出了知伯与韩、魏的利害冲突和他们之间的面和心不和。一天夜里，派谋士张孟谈悄悄出城去面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劝他们说：“唇亡则齿寒，知伯是贪得无厌的，赵亡后就该轮上韩、魏了，为什么要这样的替他卖命而同赵过不去呢？”他的这种说法正好与韩、魏的疑虑吻合，于是一锤定音，很快便订立盟约，反过来共同对付知伯。结果，知伯在与韩、赵、魏的战斗中阵亡，全军覆灭，地盘被三家瓜分了。

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正式被列为诸侯，从而与秦、楚、燕、齐形成为战国“七雄”并存的局面。

穰苴执法斩庄贾

司马穰苴，姓田，与后来的齐威王田因齐同宗；因为他在击退晋军和燕军后的职位是大司马，习惯上都称呼他为司马穰苴。

齐景公时，晋国出兵攻掠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出兵侵略齐国的河上地区，齐军均被击败，景公十分忧虑。晏婴向景公荐举穰苴，说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是个难得的人才。景公召见穰苴，同他谈话后，认为他果然畅晓军事，委任他为将军，命他带兵去迎战燕、晋的入侵敌军，捍卫疆土。穰苴对景公说：“我的地位太卑贱了，国君拔擢我位居于大夫之上，人微权轻，说话没有人肯听的。必须派一位你所宠信的、得到国人尊敬的大臣到部队里去担任监军，那才行啊！”景公满足了他的主动请求，决定派宠臣庄贾去做监军。下朝后，穰苴与庄贾约定，次日正午在兵营大门口集合。第二天，穰苴在军门专候，过了正午庄贾还没有到达。穰苴只好独自发布命令，部署军队。直到黄昏时候，庄贾才慢腾腾地来了。穰苴问他：“为什么迟到呀？”庄贾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哎呀，听说我当了监军，亲戚朋友们都来送行，留下喝酒啊，所以就迟了一步啦！”穰苴很严肃他说：“一个带兵的人，从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就应当忘记自己的家，军情这么紧急，你是监军，还送什么行，喝什么酒？”随即问军正官：“按照军法，约定时间而未能如期到达，应当怎么办？”军正官说：“杀头！”庄贾听了“杀头”二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身边的人忙去报告景公求救，尚未返回，庄贾早已被斩首示众了。

穰苴既戮庄贾，全军震骇。过不多久，景公派出的使者，手持赦免庄贾的符节，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正官：“按照军法，在军营内驱驰奔跑者，应当怎么处罚呀？”军正官说：“杀头！”使者不胜惶恐。穰苴说：“国君的使者是不能杀的，但军法也不能不执行。”下令把使者的仆从斩首，并砍断车的左辐和杀死一匹拉车的马，把这一切处置完了以后，命使者回去报告国君，自己便率领军队出发上前线了。

在进军途中，凡军中有关事务，如住宿的房舍呀，饮水的井呀，烧饭的锅灶呀，他没有不关心的。官兵身体有病必须治疗，他都要亲自慰问。把自己的那一份将军薪俸和粮食，拿出来和士卒们共同享用。他生活上所享受的待遇，只与最下等的士卒相等。经过穰苴如此整顿和训练过的部队，士气高昂，连有病的人也主动请求让他们上阵杀敌。晋军听说穰苴率部赶来了，慌忙往后撤退；燕军也渡过黄河，掉头北去。齐军分头追击，直至把失地全部收复方才胜利班师。军队回国时，景公亲自率领大夫们出城迎接，穰苴被尊为大司马。

从表面上看，穰苴诛戮庄贾似乎与战场胜败无关，其实不然。斩庄贾而使全军震惧，于屡败之余重新振作起战斗精神，这正是后来齐军取胜的关键所在。

孙臆减灶败庞涓

我国历史上有两位孙子，都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第一位孙子名叫孙武，春秋时齐国人，是至今仍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备受推崇的《孙子兵法》的作者。

孙武曾经带着他的兵法去见吴王阖闾，阖闾问他：“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经读完了，可以按照你的兵法实地演练军队吗？”孙武说：“可以。”又问：“用妇女来演练行不行？”回答：“行！”于是阖闾从宫中挑选了一百八十名妇女交给孙武。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任命两名阖闾最宠爱的美女当队长。孙武问她们：“大家能分得清前后左右吗？”美女们都说：“能！”孙武对她们说：“号令你们向左，你们就向左；号令你们向右，你们就向右，明白吗？”众美女齐声回答：“明白！”于是击鼓为号，命令她们向右，美女们都哈哈大笑。孙武说：“这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讲清楚或者是你们没有完全听明白，这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你们。”便又反复地讲解了几遍，再击鼓为号，命令她们向左，美女们仍然哈哈大笑。这一回，孙武可就不客气了，说：“既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也听明白了，这就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你们的罪过了。”下令将两名队长杀头。阖闾正在台上观看，急忙派人去命令孙武：“我已经知道你很会用兵啦，我实在舍不得这两位美人儿，请你别杀她们吧！”孙武答复说：“我既然接受你的委任执掌兵权，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断然把两名队长处决而另委了两名新队长，重新开始演练。这样一来，美女们一个个行动遵守号令，再也没有谁敢随便吭一声了。孙武派人去报告阖闾说：“部队已经训练好了，你下台来看一看吧！不管你要叫她们去干什么事情，就是赴汤蹈火也可以的。”阖闾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想再观看下去了。”孙武叹息说：“大王只是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实啊！”从此以后，阖闾已深深地懂得，孙武是确实擅长用兵的，终于委任他为将军。后来，孙武曾为吴王阖闾西破强楚，直至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在北面，威震齐、晋，使阖闾成为烜赫一时的霸主。

另一位孙子名叫孙臆，也是齐国人，出生于东阿和鄆城两地之间，是孙武的后裔，大约晚于孙武百余年。孙臆曾经与庞涓共同学习兵法，待后庞涓成了魏惠王手下的将军，自知才能不及孙臆，把孙臆叫去，以阴谋手段暗害他，施刑法折断了他的两足，目的是想使他永无重见天日得施才能的机会。齐国的一位使臣在魏都大梁（今开封市）暗中会晤了孙臆，设法将他带回到齐国。齐将田忌以客礼待孙臆，并将他介绍给了齐威王，威王曾和孙臆一起研习兵法。

公元前354年，魏国出兵伐赵，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要委任孙臆为将，孙臆辞谢说：“我是个受过刑法的残疾人，是不可以作主将的。”于是由田忌任主将而以孙臆为军师，让他坐在辎车中，专门替田忌出谋划策。田忌受命后便想引兵赴赵，孙臆说：“譬如分解一团乱麻，必须首先理清其中的头绪，而不能猛拉硬扯；譬如二人相斗，只能从中排解，而不能自己动手去打其中的一人。如今魏、赵相攻。双方都是锐卒竭力于外，老弱奔疲于内。你不如率兵迅速直奔大梁，击其空虚，魏军必然放弃侵赵而回师自救，我们便可一举解赵之围而又使魏军疲于奔命了。”田忌采纳了他的主张。魏军从邯郸后撤，与齐军遭遇于桂陵，被齐军打得大败。

十年后，魏、赵联军攻韩，韩向齐告急。威王再次以田忌为将，命他与

孙臆一起去救援韩国。如同十年前桂陵之战那样，齐军仍然是置韩于不顾而直走大梁。魏将庞涓回师时，齐军赶在他的前面，向西开拔过去已经有三天了。孙臆对田忌说：“三晋（韩、赵、魏）地区的军人历来以强悍勇敢著称，是很瞧不起齐国军队的，认为齐国人大都胆小怯懦。善于用兵的人，应当借用这种偏见而因势利导。兵法上说：‘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我们可以故意向敌人示弱，造成一种齐军怯懦的假象，引诱他们来拼命追赶我们。进入魏国国境后，第一天作十万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灶，第三天再减为三万灶。”田忌依计而行，庞涓侦察到减灶情况后，大喜过望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都是一些胆小鬼，进入我国领土后仅三天，士卒逃亡便已超过半数了。”甩掉步军而仅只带一些轻骑兵，两天路程并作一天走，跟随在齐军后面紧追。孙臆计算好了庞涓的行军速度，预测到他在黄昏时候将到达马陵。命人将一棵大树砍去树皮，写上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选派军中技艺高强的射手万人，持强弓硬弩夹道埋伏，约定说：“薄暮得见火光，万箭齐发！”

庞涓闷着头只顾向前赶路，果然于孙臆估算到的预定时间内，进抵马陵道。抬头瞧见树上写着字，天黑认不清楚，吩咐从人举火细看。火光照亮了树上的大字，他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呢，箭如飞蝗骤雨，早已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倾泻过来了，士卒们遭此意外袭击，顿时死伤狼藉。庞涓亦自知他已钻进了齐军张开的虎口，再也逃脱不了啦，拔刀自刎而死，说：“没想到就这样被孙臆把我收拾了，成就了他的名声！”

齐军乘胜不断扩大战果，魏军全线溃败，太子申被生俘。马陵之役后，孙臆威名远扬。如同孙武那样，后世也有孙臆的兵法流传。

陈筮智激穰侯救韩败赵、魏

公元前 273 年，赵、魏联军攻打韩国的华阳。韩国派人告急于秦，秦国置之不理。韩的相国跑去请求陈筮说：“事态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了，秦国的救兵仍然没有出动。你虽然正在病中，还是勉为其难到秦国去一趟吧！”

陈筮奉命出使秦国，见到了当时秦国的实力人物、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穰侯魏冉。穰侯问陈筮说：“情况已经十分紧急了吧？所以又把你派来了。”陈筮回答说：“情况并不十分紧急。”穰侯一听，发脾气说：“难道这就是派你来秦国的理由吗？你们韩国的人，来来往往的，都说赵、魏侵韩，情况很紧急。你却说情况并不十分紧急，这是什么意思呀？”陈筮说：“韩国嘛，如果情况真的已经十分紧急了，它也就只好改变方针，改投他处寻求救援，或者是另作其他打算，也就不会再来乞求秦国了。正因为情况还并不十分紧急，这才又派我到这里来了。”穰侯听明白了陈筮的话中之话，那时候正是战国七雄纵横捭阖敌友难定之秋，可不能让韩国被赵、魏逼得走投无路呀！于是连忙对陈筮说：“你也用不着再去面见我们的国王了，我这就发兵去救援韩国好了。”只花了八天时间，秦军便大败赵、魏于华阳山下，解了华阳之围。

商鞅诡谲欺故交

商鞅，姓公孙，名鞅，原是卫国的公子，年轻时好刑名之学，也就是先秦诸子中的法家学派；在魏相公叔座手下任中庶子，管理公族事务。公叔座认为商鞅很能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他，自己便病倒了。一天，惠王去看望公叔座，问他说：“你的病如果真的治不好了，国家可怎么办呢？”公叔座说：“公孙鞅虽然还很年轻，但有奇才，可以把魏国交给他治理。”惠王默然不答。待到惠王即将告辞，公叔座悄悄地劝他说：“如果你不能重用鞅，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别让他跑到外国去了。”惠王点点头便离去了。公叔座随后命人把商鞅叫去，告诉他说：“刚才大王问我谁可以继我之后为相，我推荐了你，看样子他很不乐意。后来我又劝他杀你，他点了点头。我这是先君而后臣，你赶快逃走吧，别让他把你抓住了。”商鞅说：“你太过虑了！他既然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并不曾逃跑。惠王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的病实在是严重得很了，竟然劝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治理，这不是神经错乱了吗？”公叔座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下令求贤，离魏而入秦，在取得孝公的信任后，主持变法，秦国得以空前富强，商鞅也成了执掌国家实权的风云人物。

公元前344年，魏军被齐击败于马陵，太子申被俘，将军庞涓自杀。次年，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与魏，势不两立，不是魏吞并秦，便是秦吞并魏。什么道理呢？魏居险要之地，以安邑为都城，与秦以黄河为界而独擅山东之利。如今秦国在国君你的贤明治理下，国势强盛，而魏被破败于齐，元气大伤。若于此时出兵前往征伐，他们必然支持不住而往东迁徙；那么，秦便可据河山之固东向而制诸侯了，这真是帝王之伟业呀！”孝公深以为然，于是命商鞅统兵伐魏。

魏国派公子卬为将率师拒战。两军接触后，商鞅写信给公子卬说：“我从前在魏国时，和你是很要好的朋友呢！现在你我分别成了两个国家的主将，我实在不忍心同你互相攻杀。我很愿意与公子晤面会盟，饮酒欢乐而罢兵，使秦、魏两国都得以安宁，两国人民都免受战争之苦。”公子卬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按约前去同他盟会。其实，商鞅早已暗中埋伏甲士在等待着了。盟会仪式刚结束，准备喝酒了，甲士们一拥而出，将公子卬活捉住，魏军也因遭意外袭击而被全歼。

魏国相继战败于齐、秦，日子越来越艰难，惠王如坐针毡，被迫割河西之地献秦以求和而从安邑往东迁都到大梁，不胜追悔地叹息说：“我不曾听从公叔座的话而杀公孙鞅，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商鞅破魏后，秦国封给了他於、商二邑，所以后来人们都称呼他为商君或商鞅。

商鞅以旧友故交的情谊欺骗公子卬，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后来当秦孝公死去，公子虔等诬陷商鞅谋反起而攻击他时，魏国人都拒绝他入境，他也不敢再到魏国去。对公子卬来说，他的上当受骗则很能予人以教益，战场终究是战场，来不得半点书生气啊！

田单容齐和他的火牛阵

战国燕昭王时的乐毅破齐之战，开战之初，燕军取得了压倒胜利。齐国首都临淄被攻陷，湣王逃亡至莒，为部下所杀；全国被攻破的城池多达七十余座，财宝祭器全都成了燕军的战利品，还没有被拿下来的只剩下莒和即墨两战。但进入战争的最后阶段，齐军竟反败为胜，这便是后世的人们所常常称道的田单驱火牛而存齐国。

田单在战争初起之时，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临淄“市掾”，是名符其实的“无名小卒”。直至燕军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阵亡，城中无主，他才被众人推举为将军，坚守即墨以拒燕。恰在这时，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于是形势忽然有了重大变化。原来，惠王在做太子时就与乐毅有嫌隙，不大喜欢他。田单正是瞅准了这一点，使人传播流言蜚语说：“齐王早已被人杀死了，那么大的一个齐国，只剩下两座孤城，乐毅哪里会攻不下这两座城呢？他是在等待人心归附，想自己做齐王啊！齐国人现在所最害怕的，就是燕王另派别人来；要真是那样，即墨可就保不住了。”燕惠王本来就很有些信不过乐毅，听到流言以后，便派骑劫去替代他。乐毅被迫流亡到赵国，从而使燕军的士气也大受影响，人人心情都不舒畅啊！

接着，田单又继续不断地实施了许多计谋。通知城中的居民，吃饭时必须先祭奠祖先，招引飞鸟经常翱翔于城市上空，成群结队地落下来觅食。城外的燕兵见了，感觉很奇怪，田单乃宣言说：“那是神祇下凡来教导我。”并且说将有一位神人降临城中，来给他当军师。有一位普通士卒，问田单说：“我可以当得军师吗？”说完便转身跑掉了。田单赶快去把他拉回来，尊奉他作军师。士卒说：“我是故意同你开玩笑的，我什么本事也没有啊！”田单说：“只要你和我彼此心里明白就行了，就那么一回事情，你不要说破嘛！”从此以后，凡是发布命令，或是作出什么规定，田单都说是神人军师叫他那么干的。这种办法，倘若是在现代，那就未免太滑稽可笑了。但在公元前数百年那样的时代，却是很起作用的。齐国人竟然得到了神的帮助，那还了得？田单在城中，亲自参加劳作，与士卒同甘苦；自己的家属妻妾，全都编入守城队列，同大家战斗在一起。

随后，田单又派人扬言说：“齐国人最害怕割鼻子，倘若燕军把齐军俘虏都割去鼻子并让守城将士见到了，那可就糟了。”燕人听后如法炮制，驱赶着被割去鼻子的齐军俘虏，在城外转来转去。守城齐军见了，个个怒不可遏，誓死坚守城池，惟恐自己也被燕军抓去割掉鼻子。田单还故意派人向燕军透露说：“齐国人最害怕别人挖掘他祖宗的坟墓，倘若燕军掘城外家墓并戮及先人，那才令人寒心哩！”燕军竟又中计，大肆地在城外掘墓撒骨，烧死人。即墨人在城上望见了，无不伤心流泪，十分仇恨之上又更增加了三分仇恨。为了松懈敌军斗志，田单收集城中藏金，以豪富户的名义，暗地里送给燕军将领，求他们说：“等到即墨投降时，请不要掳掠我的家族和妻妾啊！”燕军将领没有不高兴的。平时守城，田单总是把健壮甲卒隐藏在背后，而让老弱妇孺站在前边，故意向敌人示弱。派出使者去同燕军交涉，表示愿意投降；消息传开后，燕军皆呼万岁。

在施行了一系列计谋以后，田单把城中仅有的一千多头牛，全都聚集到一起，在牛身上披挂五彩龙文，角上绑着刀子，牛尾巴上部捆上苇草，灌上油脂，点着了火。乘着黑夜人静，纵牛出城，以五千壮士跟随在后，突袭燕

军。牛被火烧屁股，狂怒往前冲；燕军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只见到处火光闪烁，一群怪物东奔西突，挡者辄伤。此时，齐军五千人一阵乱砍乱杀，城墙上全城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呼喊鼓噪，敲击金属器皿，声动天地。燕军猝不及防，被惊骇得莫知所措，四散溃逃，主将骑劫阵亡，齐军乘胜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齐国最北边的河上。也就是说，把敌人全都从自己的国土上驱赶出去了。

战争的结果，齐国七十余城全部收复，齐襄王从莒返回临淄，田单被封为安平君。

田单指挥的存齐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颇为著名的战役之一。后世的人们大多把田单所取得的奇迹般的胜利，归之于驱火牛。其实，一群牛，无论如何凶狠，毕竟只不过是一群牛而已，岂能尽复齐城七十余座？燕军之败，惠王撵跑乐毅是重要原因之一，更非火牛冲突所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田单所取得的胜利，应该说乃是他善于运用战略战术的结果。

赵奢智勇救阨与

公元前 270 年，秦国出兵攻打韩国，两军相持于阨与。赵王召见廉颇，问他说：“可以发兵去救援韩国吗？”廉颇说：“距离大远了，沿途道路狭窄险要，困难太大，不好办。”回头又去问乐乘，乐乘的看法几乎与廉颇完全一致，惟独赵奢说：“道路遥远而且险要狭窄，这就如同两只老鼠在洞穴里打架，谁最勇敢谁就能取得胜利。”赵王于是任命赵奢为将，命他率军去解阨与之围。

赵奢领兵走出邯郸三十里后便不再往前去了，下令军中说：“谁如果就军事部署来向我提出什么建议或谏劝，处死刑。”秦军在武安西鼓噪演练，气焰嚣张，声震屋瓦。赵军中有一人提议应急救武安，立即被赵奢斩首。一连停留了二十八天不再前进，不断增修堡垒。捕获了秦军的一名间谍，赵奢丝毫也没有为难他，招待他吃了一顿好饭就把他释放了。间谍回去后把情况报告了秦军的将领，秦将十分高兴他说：“仅仅走出国门三十里就停止前进了，在那里挖沟筑垒准备固守，像他们那样慢腾腾的，什么时候才能赶到阨与，连边也沾不上啊！”正在这时，赵奢忽然下令，全军偃旗息鼓，卷甲疾进，来了个急行军，仅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抵达距离阨与只有五十里的阵地，以精于箭术的前锋部队为主，构筑起了防御工事。秦军闻讯后，急速朝赵军驻地蜂拥而来。军士许历不畏禁令求见赵奢，说是要就军事部署向他提出谏劝。赵奢立即吩咐：“进来吧！”许历对赵奢说：“赵军突然到达，出乎秦军意料。他们这样迅速地蜂拥过来，是憋着一股子劲的，士气高，战斗意志坚强。将军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否则将吃大亏。”赵奢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继续谈下去啊！”许历说：“不是有军令，不准就军事部署提出意见吗？我现在已违犯了军令，请求你惩罚我。”赵奢说：“这个嘛，待到返回邯郸时再说吧！”许历便又建议说：“在我们阵地的北面有一座山，依我看，谁先占据了北山谁就将胜利，谁落在后面就得吃败仗。”赵奢当即许诺照办，下令分遣一万人赶在秦军的前面将北山占领。秦军到达后，赵奢全都已布置停当。秦军发起攻击前去争夺北山，怎样也攻不上去。赵奢纵兵出击，于是大败秦军；秦军被迫撤退，遂解阨与之围。

赵奢凯旋归国，赵惠文王赐他他为马服君，而以许历为国尉。

马服君赵奢后来在赵国的地位，是与廉颇、蔺相如等人并列的，他不但是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刚正廉明的清官。早在他任田部吏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小故事：田部吏是负责收取租税的，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平原君赵胜乃是赵王的弟弟，很了不得呀！但赵奢执法不阿，一连杀了赵家的九位管事人。最后，把平原君惹恼了，要杀赵奢。赵奢主动前去见了平原君，对他说道：“你是赵国的贵公子，却庇纵你家不奉公守法。法令不起作用则国家必弱，国弱则必受诸侯欺凌。倘若赵国不存在了，还有你的什么荣华富贵？以你的权势地位，如果能奉公守法，使全国上下负担公平，上下平则国强，天下人还有谁会敢瞧不起你？”平原君听了，认为赵奢为人贤能，说得有理，不但没有杀他，还把这件事报告了赵王。赵王乃命赵奢治理全国赋税，结果，民间富裕，国库充实。

震撼千古的秦、赵长平之战

公元前 262 年，秦国攻击韩国位于太行东南的野王，野王被迫投降。韩国的上党守冯亭与当地的人民议说：“野王已降秦，我们同国都的通道被隔断了，韩国再也管不了我们啦！秦兵天天都在进攻，韩国哪里抵挡得住？上党不如去归附赵国。赵国如果接受了，秦必怒而攻赵；赵遭到攻击，必定亲韩。韩、赵联合起来，便可以共同对付秦国了。”于是派人去见赵王说：“韩国守不住上党，决定把上党拱手奉献给秦国，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乐于附赴而不肯归秦。现在我特地带着上党十七城来投奔赵，请求大王接纳。”赵孝成王十分高兴，对平阳君赵豹说：“冯亭愿意以上党十六城归赵，我们接受了吧？”赵豹说：“无故而得利，圣人之所忌，不是什么好事啊！”赵王说：“上党不愿入秦而愿归赵，是因为向往我国的德政，怎么能说是无缘无故呢？”赵豹说：“秦国兴师伐韩，卡断了上党同韩国内地的通路，原就是以为可以坐得上党的。上党之所以不入秦，那是想嫁祸于赵。秦国出力而赵国得利，即使是强国对弱国尚且不一定合适，何况是弱国对强国？别人种庄稼，我们收粮食，还是别接受吧！”赵王坚持说：“发兵百万出征，打仗一、二年，也很难攻占一城一地。冯亭一次便送来了十七城，这份礼够大的了。我们收下来，受益不少呀！”赵豹告辞后，赵王把平原君赵胜和赵禹叫去，向他们征求意见，胜、禹二人完全同意赵王的看法。孝成王于是派兵据有上党，而封冯亭为华阳君。

公元前 260 年，秦国命左庶长王龇出师征韩，夺取上党；诚如赵豹所料，秦军果然打来了。上党地区的老百姓纷纷向赵国内地逃窜，王龇转而直接向赵国发动进攻。孝成王委任廉颇为主将，拒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廉颇是一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将，深知秦强于赵，不可力敌，十分正确地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四月，裨将前与秦军的一支侦察部队遭遇，兵败被杀；六月，赵军失陷两处城堡；七月，秦军攻陷赵军西垒壁。虽然连续遭到了一些损失，廉颇仍坚持防御战略而毫不动摇，无论秦军怎样挑战，仍然固守不出。秦国大军远出，利于速战，势难持久；如果一直让廉颇统率赵军到底，则长平之战的最后结局还真难知道又将是怎样的呢！

廉颇所采取的战略方针，秦军是很理解的，赵王却并不理解。孝成王多次派人去批评廉颇，指责他使军队受到损失，质问他为什么只知坚壁据守而不愿出战？秦相应侯范雎为打破前线僵局，拔除廉颇这颗钉子，乃使用反间计，不惜千金之费，暗中命人到赵国去散布流言：“秦国所最惧怕的是赵国任用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廉颇嘛，太老朽了，好对付，过不几天他就将投降了。”孝成王对廉颇本来就很不满意了，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后，下定决心临阵易帅，罢廉颇而用赵括。

赵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说他不聪明不能干吗，他谈论起兵法来，有时连赵奢也辩论不过他，但赵奢始终都不器重赵括。赵括的母亲很觉奇怪，问赵奢是何缘故，赵奢说：“行军作战，生死之地，存亡之道，是一件包括着许多凶险因素在内的事情，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赵括却把它看得极为普通平常，动不动就谈论出如何如何的一大套理论。赵国不任用赵括为将倒还罢了，倘若以他为将，赵国的军队必然会葬送在他的手里。”

赵国要任命赵括去取代廉颇，赵母上书赵王表示极力反对。赵王命她说明理由，赵母说：“从前他父亲（赵奢）在世时，也奉命当过将军的，依靠

分享他的俸禄过日子的故旧、战友，多至十数、百数。凡是大王和宗室给他的赏赐，全都分配给了军中的士卒、官吏和士大夫；只要接到了出征的命令，便不顾家了。可是，现在的赵括呢，当了将军后，架子大得很，军吏们没有人敢于抬头看他一眼。大王赐给他的金帛，都深藏到了自己的家中，天天都在打听是否有便宜田宅可买。把他们父子二人加以对比，大王你有什么感觉？还是不要任用他吧！”正在病中的蔺相如，也曾经劝阻过赵王，说：“大王要任用赵括为将，主要是因为他稍有一点名气。其实，赵括只不过是读了一些他父亲留下来的兵书，擅长纸上谈兵罢了，并非真正懂得战略战术，不懂得奇正合变。”孝成王拒不采纳，还是坚持着要任用赵括。

秦王听说赵括已取代了廉颇，为着加强前线指挥，十分机密地起用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把王龁降为裨将；严令军中，有谁敢于泄露白起已担任击赵前线主将的消息，处死刑。

赵括到达长平后，立即冒冒失失地纵兵出击。秦军一面佯败后退，一面向两翼派出奇兵。赵括误以为秦军真的被他击退了，满心欢喜，继续前进追袭。秦军正面部队退到预定地后，停步坚壁拒守，这时赵军的后路早已被截断了。赵军被分割成了两半，完全陷入了白起设下的包围圈。秦昭襄王听说赵军已经被围，粮绝待援，亲自出马赶到河内（黄河以内地区），下令全国，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一律赶赴长平参战。从四面八方拦截赵军援兵，断绝粮道，一步一步地缩小对赵军的包围。

九月，赵军已经被围和断粮达四十六天之久了。士卒没有什么可吃的，竟发展到了暗中互相攻杀吃人肉。赵括走投无路，只好孤注一掷，反复组织突围。把部队分成四组，轮流冲杀，但无论他们如何不顾性命往前冲，也还是冲不出去。赵括亲自披挂上阵，被流矢射中阵亡。主将既死，士卒四十万人全部投降。白起同其他将领计议说：“秦国攻拔上党，上党的百姓们不乐入秦而愿归附于赵。赵军士卒反复无常，靠不住呀！如果不把他们杀掉，是很可能出乱子的。”于是将赵军降卒全都坑杀，侥幸被留下一条命的，仅有年龄过于幼小的区区二百四十人。

长平之战，“秦卒死者过半”，亦不在少数；赵军一方，前后被杀的共有四十五万人。真是够惨的啦！

信陵君窃符救赵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说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剧中角色众多。作为历史事件，策划这一幕巨剧的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即信陵君与侯生（侯嬴）。

信陵君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名。他是魏国人，名无忌，是魏安董王的异母兄弟；虽然身为贵公子，富贵荣宠，却能放下架子与普通人交往，没有骄矜傲慢习气。其时侯生已经七十岁了，是一位管理大梁夷门的低级官吏，人微位卑，信陵君却很看得起他。有一次，信陵君举行盛大宴会，特地空下主宾的席位，亲自率领车骑去迎接侯生。其他来宾原先都以为他是去迎接哪一位高贵客人呢，等到他把侯生接到宴会厅，介绍侯生同大家见面时，在场的人没有不惊奇的。

魏安董王二十年（公元前 257 年），秦昭王乘着大破赵军于长平的余威，进围赵国首都邯郸。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也被围困在邯郸城内。魏王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人马去救援赵国，走到半路上，秦王传话威胁魏王说：“邯郸眼看就要拿下来了，谁如果还敢来救援，我将来定要找他算帐。”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命令晋鄙停止前进，名为救赵，实则徘徊观望。

平原君被围困得急了，请求魏国救援的使者，络绎于途，责备信陵君说：“我原来还以为你能急人之困呢！如今邯郸眼看就要被攻破，你却见死不救。我赵胜倒也罢了，难道你连自己的姐姐也不怜恤了吗？”信陵君又有什么法子呢？不管他怎么请求，魏王总是不肯出兵。弄得他左右为难，最后只好下定决心率领自己门下的客人去冲击秦军，要与赵国同归于尽。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信陵君那样的尊敬侯生，当他从大梁出发前往赵国路过夷门时，侯生仅仅十分冷淡地对他说了一句：“你自己好好地去吧，我可不能跟你去。”此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信陵君走在路上，心头直犯嘀咕，总是感到不踏实，暗自想着：“要说我待侯生，那真是够好的了。他明明知道我这次出去很难再活着回来，为什么这样的若无其事？莫非我犯了什么过失吗？”掉转头往回走，要再去见侯生。侯生瞧见信陵君拐回去了，连忙笑着说：“我早就预料到你一定会回来啊！”接着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指出：“就凭着你现有的那几个人去冲击秦军，好比以肉团投饿虎，是毫无价值的。”那么，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信陵君虚心地向侯生请求指教。这时，侯生便把“窃符救赵”的计谋说出来了。

原来，魏王有一位最宠爱的妃子，即如姬，父亲被别人杀害了，她想替父亲报仇，怀恨三年，虽有魏王的命令也未能把仇人找到。后来，如姬去求信陵君，信陵君命自己门下的客人去把如姬的仇人杀死了。为着这件事，如姬对信陵君十分感激。魏王很宠爱如姬，她能时常出入于魏王的卧室，而用以调兵遣将的虎符是收藏在卧室里的；侯生建议信陵君转请如姬去偷窃虎符，夺取晋鄙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前往抗秦救赵。信陵君依计而行，如姬果然慨然应允，并很快便把虎符偷出来了。

信陵君得到虎符后，侯生又教导他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你手里有了一枚虎符，并不等于就有了十万大军。晋鄙见了虎符后，如果很爽快地把军队移交给你，那当然很好；否则，他若要求核实，待派人回国请示魏

王后再交兵权，咱们的计划可就要破产了。”把自己的好朋友朱亥介绍给了信陵君，嘱咐说晋鄙如果不听话，就让朱亥当场把他击杀。信陵君到达晋鄙军营，向他出示调兵虎符，果然不出侯生所料，晋鄙对信陵君说：“我奉命统率十万军队屯驻于国境线上，责任重大。你今天单车而来，便要取而代之，恐怕不大妥当吧？”心有所疑，意思是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把兵权交出来。站立在一旁的朱亥立即摸出一支四十斤重的大铁椎，一椎便把晋鄙打死了。

信陵君夺取到了军队的指挥权后，下令全军：“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无兄弟的，回去奉养父母。”经过一番挑选休整，共得精兵八万人。随后便率领他们拔营急进，前去迎击秦军。魏军抵达邯郸郊外时，恰逢平原君采纳邯郸传舍一位官吏的儿子李谈的建议，把他所有的全部资财都拿出来犒赏将士，组织起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由李谈率领向秦军猛冲了一阵，秦军被迫后退三十里。魏军到达后，春申君带来援赵的楚军也赶到了。于是相互配合，共同袭击秦军。秦军抵挡不住，只好撤走了，遂解邯郸之围。

信陵君窃符救赵，侯生并未随行。他在与信陵君诀别时，对信陵君说：“论理，这一次我是很应该陪你一起去的，可惜我的年纪太老了，不行啦！我会计算好日子的，等到你取得晋鄙军队的那一天，我便自杀，就算是为你饯行吧！”后来，侯生真的自杀了。

负义盲动死栗腹

公元前 251 年，燕王喜命相国栗腹到赵国去，约定两国交欢，以五百金作见面礼奉献给了赵王。栗腹从赵国回来，报告燕王说：“赵国的青壮年都战死在长平了，孤儿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很可以出兵去讨伐他们。”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间，向他征求意见，乐间说：“赵是个四面临敌的国家，人民久历行阵，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很精熟战斗技术，讨伐不得的。”燕王说：“我以二比一的兵力去讨伐他们。”乐间说：“不行。”燕王说：“那么，我用五比一的兵力去讨伐他们。”乐间说：“就是五比一也还是不行！”燕王大怒，群臣中的其他人都主张出兵，于是燕王决定让栗腹带一支军队去进攻鄗，卿秦带一支军队去进攻代。大夫将渠知道后，谏劝燕王说：“栗腹到赵国去，本来是去通好约交的，还给人家国君送了五百金的礼。回来后却出兵去攻打他们，这不是太缺德了吗？决无成功的可能。”燕王不但不听，并要亲自率领一支军队为偏师，跟随在先锋部队的后面，前去侵略赵国。临出发时，将渠扯住燕王的绶带拦阻说：“你千万不要亲自上前线，不会有好结果的。”燕王将他一脚踢开，将渠哭着呼号：“我并非为自身打算，而是为国王你着想啊！”

燕军出动后，赵国委任老将廉颇为主将，迎战栗腹于鄗。栗腹哪里是廉颇的对手？部队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栗腹自己也身死阵前。与此同时，赵将乐乘击溃卿秦于代，卿秦被活捉。廉颇大胜后，追奔逐北五百余里，直到把燕国都城包围。燕国被迫求和，赵国答复说：“讲和是可以的，必须由将渠出面才行。”燕王只好任命将渠为相国。经过将渠从中斡旋，赵军方才撤围离去。

燕军侵赵，其战败不但是贪利负义的应得下场，也是轻躁盲动的必然结果。廉颇战栗腹于鄗，众达二十万人；乐乘战卿秦于代，也拥有五万之众。“壮士皆死长平，其孤未壮”的情报，根据在哪里？

“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李牧

战国时期的赵国，良将辈出，代不乏人，其最为杰出者如廉颇、赵奢，千百年后犹声名卓著，李牧也是其中之一。

李牧在其将军生涯的前期，主要是据守雁门防备匈奴。开始时赵王很信任他，他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设置官吏，收取租税供军需开支，他治军严谨缜密，持重而决不轻举妄动，时时都在督促部队演练骑射；特别重视搜集情报，注意敌方动态，派出去的间谍和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待部下很宽厚，每天都要宰杀牲口犒飨士卒。颁布命令明确规定：“如果有匈奴人入侵，便急速进入防御阵地固守，有敢于去捕杀者斩首。”这样的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边境上很平静，从来未受到过什么大的损失，匈奴人认为李牧是怯懦，他手下的有些人也说他太胆小了。赵王曾经派人去批评过他，李牧仍我行我素。李牧采取这样的一套防卫匈奴的方针，说明他具有高明的战略眼光，所见者远而所虑者周，但赵王没能看出来。见他不大听话，便发脾气了，下令把李牧召回，而另派别人去代替他。

取代李牧的将领到任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发现有匈奴人来了便立即出战，常常是不但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受到不少损失；特别严重的是，弄得边境上种不成地，放不得牧。赵王这才又想起了李牧。李牧自离任后，说自己有病，足不出户。赵王坚持非重新起复他不可，李牧说：“大王如一定要用我，除非允许我仍照我从前的那套办法行事。”赵王答允了他。

李牧再次来到边防前线，果然还是老一套。匈奴人在数年内一无所获，仍然认为李牧是怯懦。士卒们呢，李牧既然待他们那么好，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奋力一战。后来，李牧经过精心挑选，得战车一千三百乘，马一万三千匹，有本领破敌擒将的勇士五万人。擅长 。李牧把他们集结到一起，加以特别训练 ，致使漫山遍野，到处是牛羊生畜。

。一接触便佯败后退，前后损失了几千人， 。匈奴单于听说后，认为大好时机来到了，慌忙亲自率领大部队赶来，摆开架势要大捞一把。这时，李牧一面在正前方排列成阵势迎战，一面派奇兵展开为左右两翼，形成对敌军的包围态势。分兵合击的结果，一举歼灭匈奴达十余万骑。澹林归于灭亡，东胡被击破，林胡被迫投降。单于从此奔逃得远远的，十余年不敢再靠近赵国的边城。

《孙子·九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其李牧将军之谓乎？

李信轻敌致败王翦持重灭楚

王翦，频阳东乡人，是秦始皇手下的一员名将。秦灭赵、燕、魏，他都是统兵的主将，功勋显赫。与王翦同时的李信，是秦军将领中的少壮派，年轻气盛，曾以数千人追逐燕国太子丹于衍水，直至迫使燕王喜将太子丹杀掉。

秦始皇很赞赏李信的顽强精神和勇猛作风，打算出兵灭楚，问李信说：“你估算一下，要想攻取楚国，需要用多少人呀？”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也就足够了。”回头又去问王翦，王翦说：“非用六十万人不可。”始皇听后叹息说：“王将军年纪老了，胆小怯懦了啊！李将军果然壮勇有气魄，他的估算是很正确的。”于是委派李信和蒙恬率领二十万人南出伐楚。王翦见国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便声称自己有病，返回到频阳家乡养老去了。

秦军出动后，分兵两路，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都打了胜仗。李信攻破鄢郢后，引兵向西，与蒙恬会师于城交。秦军进展一直很顺利，其实潜藏着危机，李信领兵去同蒙恬会师时，楚军紧紧地跟随在他的后面，李信未能察觉；后来，楚军发动突然袭击，经激战三昼夜，将李信打败，破其两壁垒，七都尉被杀。秦军被迫往后撤退，以二十万人灭楚的战略目标就这样地化作泡影了。

秦始皇接获败讯，火冒三丈，自从他对六国用兵以来，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挫折，亲自驰赴频阳去向王翦表示歉意，请求他说：“因为我未能采纳将军的计策，果然被李信辱没了秦军。近日闻听楚军每天都在向西挺进，你虽然有病，难道就忍心撒下我不管吗？”王翦对秦始皇的好意表示感激，但不同意重新出马，说：“老臣我已经病得头脑发昏神志悖乱了，大王还是另选贤能吧！”始皇说：“算了，算了。你还推辞什么呢！”王翦于是直言相告：“大王如果不得已而一定要叫我去伐楚，我还是那个老意见，非用六十万人不可。”始皇说：“行啊，六十万就六十万吧！我亲自赶到频阳来，就是为着当面听取你的谋划嘛！”

王翦奉命统率六十万大军出师远征，始皇亲至灞上为他送行。临出发前，王翦要求赏赐给他许多美好田宅和园林池馆，始皇说：“哎呀，你只管放心上前线去吧，难道你还用得着为家境贫穷而操心担忧吗？”王翦说：“我在大王手下为将，无论功劳有多大也很难封侯的，所以趁着大王还需要使用我的时候，多要一点家产，也好留给子孙作基业嘛！”秦始皇听后大笑。直到已经出关，王翦还在不断派人要求赏赐，前后达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这样做，不是太有些过份了吗？”王翦解释说：“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秦王为人粗疏，很难对人深信不疑。如今几乎把全国的精锐全都调集起来托付给我了，我不采用要求他赏赐田宅为子孙建立产业的办法，向他显示出我的欲求极易满足，难道却要促使他对我生其他疑心才好吗？”

楚王得知秦军人数大增，并已由王翦取代李信，也起倾国之兵以拒战。王翦至军，坚壁而守之，无论楚军如何挑衅，始终按兵不动，每天只顾休养士卒，让大家吃好喝好，勤洗澡，勤换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日子久了，派人到各部队去询问：“军中也作游戏吗？”回答：“都在开展投掷石头和跳跃一类活动呢！”王翦说：“士卒们已经歇息过来了，可以上阵杀敌了。”

楚军因多次挑战而秦军总是坚守不出，以为秦军大约已不会再发动进攻了，便逐渐往东撤退。王翦见敌营已动，军心懈怠，立即下令追袭，结果大

败楚军；进抵蕲南，杀楚将项燕。秦军乘胜分头出击，攻城掠地，公元前 223 年，楚王负刍被俘，领土被设置为郡县，楚国宣告灭亡。

被杀于蕲南的楚将项燕是后来秦末逐鹿中原的著名将领项梁的父亲、项羽的祖父；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羽俘虏的王离，则是王翦的孙子。

王翦灭楚的后二年，即公元前 221 年，齐国亦告灭亡，秦始皇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

从“破釜沉舟”到“四面楚歌”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公元前210年），始皇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境）。赵高、李斯等采用阴谋手段，伪书将太子扶苏赐死而扶植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今安徽宿县西南）揭竿起义，拉开了群雄逐鹿中原的战幕。在随后那历时数年之久的大混战中，主要是楚、汉两家，故世称楚汉相争。汉，即汉高祖刘邦；楚，即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名籍，下相人（今江苏宿迁县西）。项家世世为楚将。项羽小的时候，既不乐意学书也不愿学剑，说书不过是可以记姓名而已，剑是一人敌，而他要学万人敌。叔父项梁教他兵法，开头还很高兴学的，但只要略略领会其大意，便不再用心钻研了，所以兵法也并没有学好。若论身材与体力，项羽比起刘邦来，那是强得多了，他身高八尺余，力能扛鼎。

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一年，项羽年二十四岁，跟随项梁起事于会稽，任裨将。项梁败亡于定陶，楚怀王（义帝）委任宋义为上将军，以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命令他们率领军队去救援赵国，其时赵王歇正被秦将章邯围困于钜鹿城。部队进抵安阳，一连停留了四十六天，没有再继续前进。项羽不胜焦急，对宋义说：“秦军把赵王围困在钜鹿，情况紧急得很哪！赶快麾军渡河吧，我们从外面打进去，赵军从里面打出来，取胜是有把握的。”宋义斥责项羽说：“你说得不对！我们的目的是灭秦而并非救赵，犯不上急着去同章邯作战。眼下秦军正在竭力攻赵，他们即使获胜，也会被拖得很疲劳，我们最好是趁他们疲劳时再去打他们；设若他们不能获胜，连个钜鹿也拿不下来，我们再引兵渡河，则更能把他们打败。所以说嘛，不如先让秦、赵两家去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坐观成败。我嘛，披坚执锐去同敌兵厮杀，当然赶不上你喽！但坐下来设谋定计，你就赶不上我了。”特地颁布命令：“谁如果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一律杀头。”为着派儿子宋襄去齐国为相，亲自送到无盐，只顾自己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又冻又饿，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这一切，把项羽激怒得再也克制不住了。项羽说：“大家本来是戮力同心，要去攻打秦军的，现在却硬是停下来，不走了。年景不好，老百姓苦不堪言；士卒们没有粮食吃，以野菜拌豆料充饥，吃了上顿没下顿。说什么这是在等待秦军疲劳！秦强赵弱，赵必败于秦；秦胜后只会更加强大，会有个什么疲劳？我们会有什么便宜可捡？怀王把全部兵力都交给你了，你身系国家安危，如此行事，算得了什么上将军？”趁早晨去朝见宋义时，毅然斩宋义于军帐中，回头遍告诸军说：“宋义与齐勾结谋反，楚王命我诛戮，我已经把他杀掉了。”项羽的断然处置，得到了将士们的热烈拥护，大家都说：“首先倡议复兴楚国的，本来就是将军家嘛！你这是为国平乱。”怀王后来亦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既杀宋义，立即部署军队向钜鹿挺进。派遣当阳君和蒲将军带领两万人率先渡过漳水，自己指挥全军随后紧跟。军队渡河后，把船都沉入河底，放火烧毁庐舍，做饭用的锅和甑全都砸了；总共只带三天干粮，表示这一仗只进不退，战胜不了敌人则不再生还，这便是所谓的“破釜沉舟”了。后世的人们常常用“破釜沉舟”来形容下定决心义无反顾的坚定措置，就源出于这个典故。

楚军到达钜鹿，对秦军王离部实施反包围，经过连续九次拼杀，章邯用

来向王离供应粮食的甬道被切断。激战到最后，秦将苏角阵亡，王离被俘，涉间自焚。

钜鹿之战的开端是，王离围赵王歇和张耳于钜鹿城，章邯驻军于钜鹿南的棘原，与王离互为犄角。王离兵精粮足，攻势十分凌厉。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形势岌岌可危。各路诸侯从四面八方拥来，设立防御壁垒多达十余处，都说是来抗秦救赵的。来倒是来了，但来了以后，慑于秦军的威势，人人都作壁上观，就像是十八只老鼠见猫那样，没有一只敢上前。待到楚军与秦军展开激战，只见楚军战士一个个都是那样的英勇顽强，无不以一当十。当他们冲锋陷阵时，呼喊声震天动地，所向披靡；不但秦军被打得血肉横飞，就连聚集在一旁观战的诸侯军，也被惊恐得骨软筋酥。项羽既破秦兵，召见诸侯军的将领，将军们进入辕门后都是双膝跪伏趴着前进的，连头也抬不起来。

毅然斩杀宋义而“破釜沉舟”往救钜鹿，在项羽一生的军事生涯中，可以算得是最精彩的一页。在这一战役中，体现出了他既具有正确的战略眼光，同时也擅长临阵指挥，精通战术。十分可惜的是，自这次战役之后，他的声望虽然进一步高涨，权势进一步扩大，而在往后同刘邦的较量中，却屡犯错误，多次坐失良机，因而终于由主动变为被动，由被动而至败亡。

在秦末的全国大动乱中，诸侯混战，秦军的主力几乎都是被项羽歼灭的；单是在新安城南，一次便坑杀了秦卒二十余万人。与项羽同时起事抗秦的刘邦，没有打过几次硬仗，却赶在他的面前，首先入秦而攻破了咸阳。范增曾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项羽说：“刘邦从前在山东时，既贪钱财，又好女色，一派浪荡作风。如今进关了，秦国遗留下来的财物如此之多，他一毫不取；美女如此之众，他一个不沾，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这是企图据有天下做皇帝，志向不小呀！赶快把他击败消灭吧，不要失去了大好时机。”当时刘邦驻军霸上，只有十万人；项羽驻军新丰鸿门，拥众四十万。如果项羽袭击刘邦，至少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刘邦深入于项羽的军帐之中，带去的总共不过骑兵百余人。项羽如果要消灭他，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但项羽当断不断，仍然让刘邦很安全地返回去了。

在此之前，怀王曾经与诸将领约定：“谁最先破秦进入咸阳，就由谁据有关中地区而做秦王。”后来，当由项羽主持，分裂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时，这便成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按照成约，刘邦既然最先进入咸阳，关中自然应该由他占有，而真要那么办，项羽实在舍不得；于是项羽决定立刘邦为汉王，地盘包括巴、蜀、汉中，建都南郑，说：“巴、蜀也是属于关中的土地嘛！”表示他实践了怀王之约。在项羽看来，通向巴、蜀的道路十分险要，把刘邦放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方，他是再也出不来了。后来的事实却是，刘邦至南郑，连半年时间也不到，便采纳韩信提出的，我国军事战略上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返回关中。被项羽立为雍王的章邯败走，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投降，关中大地很快便全入于刘邦之手。

相对于项羽来说，刘邦一直是很注意施行计谋的。当项羽让他到巴、蜀去做汉王时，刘邦明明知道那是故意苛待他，就像是他有罪而遭流放似的。但他不仅表面上不露声色，而且还每往巴、蜀前进一步，便故意放火焚烧来往通行决不可少的栈道。口头上说是为着防止有人从后面偷袭他，其实则是为着促使项羽形成错觉，以为刘邦是一去再也不想回头了。后来他从南郑复出，本已决定去小路直出栈道；致使项羽认为，修复栈道是一项十分艰苦的

工程，不是三、两天所能完成得了的，完全用不着担心，又再一次被蒙蔽，被麻痹了。直至已经控制关中，刘邦还曾一面由张良出面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很对不起你了，但他也只不过是如同怀王约定的那样，取到他应得的关中地区罢了。你尽管放心好了，他是决不会再跨越关中而往东挪移一步的。”一面又把齐、梁反对项羽的书信传递给项羽，告诉他说：“齐打算与赵联合起来，共同消灭掉你那个楚呢！”以此来转移项羽的视线，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关东，往北去打击齐，而把西南的形势发展置之度外。

不过，刘邦也同样犯过严重的错误。

汉二年春（公元前205年），刘邦挟持着投降还不久的常山、河南、韩、魏、殷等五诸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万人，往东去打项羽。人数虽多，但并不精干，很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项羽实力尚强，未经充分准备便贸然去抄他的老家，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时，项羽正在击齐的前线，围攻田横于城阳。得知刘邦东去了，把前线军务交给部下将领掌管，继续对齐作战，自己则统带精兵三万人，往南经兖州直出胡陵。四月，汉军攻下楚都彭城，掳掠尽了全部财货、珍宝、美人，天天都在那里吃喝玩乐，欢庆胜利。项羽赶回彭城，只用了半天工夫，便把汉兵袭击得溃不成军；汉军被杀和掉进谷水、泗水淹死的，多达十余万人。残部往南寻山路逃窜，被楚军追击到灵壁东面的睢水，又被杀和被淹死十余万人。楚军环绕刘邦设下了三道包围圈，幸亏忽然刮起了一场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大白天迎面不见人，刘邦才得以混出重围，同他一起突围而出的仅有数十人。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都被项羽活捉了。在关中投降了刘邦的董翳和司马欣，又离开刘邦而返回到了项羽麾下。

刘邦败退到荥阳，集结起了赶来同他会合的残余部队，并得到了萧何从关中输送来的新兵，重新立住脚跟。项羽随后也跟踪至荥阳，此后楚、汉两国便进入了相持阶段。

汉三年，汉军驻屯于荥阳，军食来源主要依靠通向黄河的甬道运出敖仓的存粮。由于项羽不断袭击，运粮甬道不能畅通，刘邦没有东西可吃，因而请求与项羽讲和，只要求给他荥阳以西的地盘就可以了。项羽一听便打算同意，范增慌忙谏阻说：“汉陷入了眼前这样的窘境，要制服他们已经不难了。一旦失去时机，让他们滑溜过去了，将来会要后悔的。”项羽于是改变主意，急速包围荥阳，向刘邦发动猛攻，刘邦被逼迫得坐卧不宁，采用陈平的反间计，下决心要除掉范增。某日，项羽派一名使者到刘邦那里去，刘邦特意杀了一斗牛，做出准备用隆重礼仪接待他的模样；但当见到使者后，却又故意做出十分惊愕的样子，把本已准备好的佳肴美饌撤除而换成粗劣食品，说：“我原来还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使者呢，谁知却是项王派来的。”使者回去把上述情况报告了项羽，项羽便认定范增一定在私下与刘邦有什么勾结，并开始削夺范增的职权。范增知情后，大怒说：“现在你的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了，你项王自己干去吧！我年纪老啦，你让我这把老骨头仍然返回到士卒行列中去吧！”项羽又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范增离开前线回彭城，病死在半路上。项羽身边较为得力的谋士本来就只有一个范增；范增去世后，便再也没有谁能够替他出谋划策了。

荥阳仍然被楚军包围着。汉将纪信建议刘邦说：“形势已经够急迫的了，让我来欺诳项羽，你乘机从荥阳逃走出去吧！”怎样的欺诳呢？先是在夜间从东门放出一大群妇女，招引楚军都去攻击她们；同时让纪信装扮成刘邦，坐在黄屋车上，大声宣称：“荥阳城中已经绝粮了，汉王出来投降啦！”楚

军听说刘邦来降，人人欢呼万岁。其实呢，真正的刘邦已经带着数十名骑兵混出荥阳西门，跑到成皋去了。项羽见到纪信后，问他：“汉王到底在哪里？”纪信说：“我出东门，他出西门。他呀，早已出了荥阳城啦！”项羽只好把纪信杀了完事。不久，荥阳被楚军攻破，守将周苛、枞公被杀。

刘邦逃离荥阳后曾到过宛、叶、修武等地，项羽也曾一度离开荥阳往东去击败彭越。刘邦在河北夺得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从修武渡过黄河，复取成皋；项羽从东海返回，于是两军又对峙于广武。为着想逼迫刘邦就范，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押解到两军阵前，放置在几案上，通报刘邦说，他如果还不屈服，就把他的父亲煮吃了。刘邦答复说：“我和项羽曾共同尊奉怀王，约为兄弟；既然是兄弟，那么我的父亲便也是他的父亲了。他如果一定要把父亲煮着吃掉，那就请他分给我一碗汤喝吧！”气得项羽七窍生烟，来真的硬是要杀刘邦的父亲。项伯劝他说：“天下事谁胜谁败还很难说呢，何况凡争夺天下的人，是根本不会顾家的，杀了他也没什么好处，不过是多添一层仇恨罢了。”项羽便又到底不曾杀死刘邦的父亲；白忙活了一阵，什么作用也没起到。

韩信在击杀楚将龙且后自立为齐王，项羽派盱台人武涉去游说，劝他背汉向楚，韩信没有答应。

由于彭越复反，攻占梁地，梗阻了楚军的粮道，项羽只好再次去打彭越，而命大司马曹咎等守成皋。项羽自己倒是打了胜仗，很快便拿下了陈留、外黄，曹咎却没有能把成皋守住。刘邦攻占成皋，曹咎和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自刎于汜水。项羽从睢阳折回到荥阳东，此时汉军兵多粮足，项羽则兵疲粮尽。经刘邦派人劝说，项羽同意讲和，楚、汉两家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项羽释放了刘邦的父母妻子后便率领部队往东撤退了。

刘邦本来也想撤军西归的，张良、陈平劝阻他说：“汉已经拥有天下的大半，诸侯又亲附。楚军兵疲食尽，这正是消灭他们的大好时机，不如乘其后撤，将他们一举荡平。如果让他们安然离去，那才是真正的养虎自遗患呢！”刘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发兵追击项羽至阳夏南，派人去约会韩信和彭越，要求他们也同时进军。抵达固陵，仍未见到韩、彭的军队。楚军反击汉军，刘邦被打败，被迫深沟高垒，防守自保，问张良说：“诸侯们都不肯应约前来，这可怎么办才好呀？”张良说：“楚国眼见得就要破败了，韩、彭却仍然还没有固定的地盘，他们不肯出兵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如果愿意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自然也就来了。”刘邦于是派使者去对韩信、彭越说：“大家一齐竭力去打楚军吧！楚破灭后，从陈以东直至海岸线，全部领土都给齐王（韩信）；从睢阳以北直至谷城，全部领土都给彭相国（彭越）。”韩、彭当即兴兵来会，与刘邦形成为一支强大的联军，而把项羽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此时，项羽仅约有十万人，联军的部署是，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刘邦在后，周勃、柴将军又在刘邦后，韩信当正面在前，单是他的军队便多达三十万人。

项羽被围后，经过几次接战，部队人数越来越少了，粮食也吃完了，夜不成眠，侧耳细听，军营四周传来的全都是楚地的民歌声。项羽大吃一惊说：“汉难道已经把楚地全都占领了吗？为什么汉军中有这么多的楚地人啊！”于愤懑郁闷得无可奈何之际，一边饮酒，一边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虞姬闻而和之，项羽泪流满面，左右的人也全都哭得抬不起头来，这便是所谓的“四面楚歌”

和“霸王别姬”了。

项羽率领骑将八百人，趁夜溃围南出，天亮后汉军方才发觉，骑兵灌婴立即领五千人从后追杀过去。项羽渡过淮河，身边尚有百余人。到达阴陵，迷失了道路，向一位农夫问路，农夫哄骗他们说：“往左走吧！”结果走进了一处大沼泽地，这时，汉军已经追上来了。项羽引兵往东，到达东城时还剩二十八骑。经过同汉军的几番浴血奋战，最后项羽自刎于乌江。

综观项羽的一生事迹，他的最终不免于败亡，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则说是因为他“放逐义帝而自立，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他们的这些看法，其实都失之于空泛而不中肯。如果单纯从作战谋略的角度谈问题，刘邦就比他们说得更接近实际一些。当楚、汉两军相持于广武时，有一次，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兵慌马乱已经有好几年了，人民吃尽了苦头，这都是由于我和你在长期争斗着造成的。现在我向你挑战，让你和我独身决一雌雄吧，不要再连累天下人受苦受难了。”刘邦笑着回答说：“我宁肯同你斗智，而不能同你斗力。”

项羽在军事上的不足之处，就是他总是侧重于斗力，而常常忽视了斗智。何谓斗智？“上兵伐谋”之谓也！最好的用兵方法是以谋伐敌，即以计谋取胜。

对于项羽之死，后世的人们议论颇多。有人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假使项羽不死，渡江而东，未必不可卷土重来。宋人王安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乌江亭》诗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岂徒只有王安石懂得这个道理！项羽自己也未必心中无数。

请看：“最后，项羽来到了乌江边，乌江亭长把船撑过来，很诚恳地对他说：“江东虽说窄小，但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也很可以做得王的。请大王赶快上船吧！眼前只有我这一条船，汉军来了，他们没有船，是过不了乌江的。”项羽听后笑了笑回答亭长说：“唉，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渡什么河啊！我从前和江东子弟八千人一起渡江而西，今天没一个人跟着我回去，即使江东父老因怜悯我而仍然拥护我为王，我哪里还有脸面去见他们？即使大家一句责备我的话也不说，难道我自己能不于心有愧吗？”说罢，把所骑战马解下，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这匹马跟随我已有五年了，我骑着它战胜过无数的敌人，它曾经于一日之内走一千里。我舍不得杀掉它，现在就把它赠送给你吧！”没有马了，只好徒步持短兵器接战。项羽奋其余勇，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多处，忽然在敌兵群中瞥见了一个名叫吕马童的人，连忙同他打招呼说：“唔！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听说汉王悬赏千金，邑万户，要我的脑袋，现在就让我把这个人情送给你吧！”举起刀来便自刎了。

他死得如此壮烈，死得如此的从容，难道真正只是为着“天亡我”而已？项羽毕竟还是懂得战争规律的，他也学过兵法嘛！他亦深知卷土重来是再也不可能了。他之仍不愧为一代俊杰，正在其不渡乌江，对亭长的敦劝漠然一笑耳。

井陘易帜败赵酈生被烹破齐

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有一次，汉高祖刘邦同他在一起议论将领们的指挥能力，问他说：“如像我这样，能指挥多少人呀？”韩信说：“也不过就十万人吧！”刘邦说：“那么，你呢？”韩信说：“我嘛，多多益善耳！”刘邦对韩信评价很高，也自认赶不上他，曾在雒阳南宫的一次宴会上公开承认：“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韩信一生事迹颇多，下面就来谈谈他以“拔赵帜，易汉帜”之计败赵于井陘和弃酈生于不顾而破齐的故事吧！

汉高祖刘邦二年八月（公元前205年），刘邦委任韩信为左丞相而命他去击魏，韩信出奇兵突袭安邑，魏王豹被俘。九月，破代，又活捉了夏说，但当他领兵东下井陘去击赵时，兵力仍不过数万人而已。那时刘邦正与项羽相拒于荥阳，他的主力精锐都被征调到荥阳去了。

赵王歇和成安君陈余听说韩信打来了，集结部队于太行山支脉著名要隘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向陈余建议说：“韩信乘胜而来，士气正旺，其锋不可当，他的弱点是军粮运输困难。井陘这地方道路狭窄，车马很难通行，他已经赶了数百里的路，军粮必在最后面。不如让我带三万人抄小路去突袭他的辎重，你在正面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迫使他往前求战不得，撤退又已被截断后路，不出十天，便必败无疑了。”陈余原是一位儒者，根本不懂军事，常常胡说什么“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回答李左车说：“韩信兵号数万，其实只有几千人。连他来了我们也不敢打，往后再遇大股敌人，又该怎么样呢？”坚持要同韩信正面硬拼。

韩信派人搜集情报，得知李左车的意见未被采纳，很是高兴，往前进军便更加放心了。到达距离井陘口三十里处，已经停下来过夜了，半夜里又忽然传令出发。挑选出轻骑二千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面代表汉的红旗（赤帜），命令他们走近路而隐蔽在赵军阵地附近的山上，叮嘱说：“只待我军后退，赵军全营出动追击时，你们便飞速进入赵营，拔掉他们的旗帜而插上汉的红旗。”命裨将传令：“部队只暂时先吃一些零食点心就行了，等破了赵军后再正式开饭，饱餐一顿。”真是好大的口气呀！将领们口头上都回答说“行啊、行啊”，其实内心里都不大相信，你就有那样大的把握，能那么快便笃定会把敌人打垮吗？韩信对军吏说：“赵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未见我的大将旗鼓，是不会倾巢而出的，你快把大将旗鼓准备好吧！”派一万人最先出发，命他们背靠绵蔓水列阵。

布置好了这一切，天亮后，韩信建立大将旗鼓，率领人马大摇大摆地径直向井陘口前进。赵军打开壁门迎击，激战了一阵以后，韩信和张耳便带头往后撤退，假装出大败而逃的样子，连大将旗鼓也抛弃掉，不要了。赵军见前面已经获胜，果然全营出动，大家都争抢着去夺取汉军的大将旗鼓。待到他们继续往前追去时，韩信已经进入水上军，也就是背水而阵的那一支部队。韩信掉转头来，指挥部队重新投入战斗；水上军也积极参战，因为后无退路，特别勇猛顽强。赵军拼命往前攻打，怎样也冲不垮它。这时，预先埋伏在山上的那二千人，早已进入赵营，拔掉赵方旗帜而换上汉军的红旗了。赵军见往前既不能冲垮敌人，便想返回壁垒，重归旧营。抬头一看，不禁惶恐失色：“满营全是汉军旗帜，莫非赵王已经被汉军逮住了？”士卒们心惊胆裂，许多人都开小差溜掉了。赵将只要见到有人逃跑便将他砍头，也仍然禁止不住。

已经乱了阵脚的赵军，哪里还经得起数面夹击？于是溃不成军，陈余被杀死在泚水上，其余的人，包括赵王歇在内，全都当了俘虏。

韩信破赵时，正值刘邦败逃出荥阳，在宛、叶间游动一阵后，又再败于成皋。刘邦从修武渡过黄河，于一天拂晓前，趁韩信还在睡觉，假称自己是汉王的使节，驰入军营而夺取了韩信的印符，控制掌握了他的军队。待到韩信醒来去见刘邦时，刘邦已经在那里发号施令了。韩信被委任为新赵王张耳的相国，奉命再去收集余部而东出击齐。刘邦在命令韩信出发击齐前，已经派酈生去劝说齐王田广归附了。

酈生，就是初次谒见刘邦时，自称“老子不是什么儒人，乃是高阳酒徒”的那个酈食其。他在投汉后，号为广武君，经常替刘邦充当说客，在诸侯们中间转来转去，劝人归附刘邦。到达济南后，在齐王田广面前发表了一大通刘邦如何如何好、项羽怎样怎样坏的言论，末后警告田广说：“最近，韩信破赵于井陘，杀掉了陈余；魏国也已被击破，魏王豹当了俘虏。你瞧见了没有？凡是不服汉王的，都难逃灭亡的命运。你如果想保住齐国，只有趁早归附的一条路可走。”田广被酈生的那一篇说辞打动了，主动撤除了历下的防御措置，放松了戒备，只顾天天陪着酈生喝酒。

韩信引兵往东，尚未渡过平原津，便已得到了酈食其已经通过游说令齐王田广降服的消息，打算停止前进，不去击齐了。范阳辩士蒯通对韩信说：“将军奉命击齐，汉王虽然派出说客去齐国了，但并没有下令制止你继续进军呀！你怎么能够任意停下来呢？酈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名儒士罢了，就凭着坐那么一辆小车，耍弄他那三寸长的舌头，便把齐国的七十余城拿下来了。将军你呢，以数万之众，打了一年多，也不过就夺得赵的五十余城罢了。一位艰苦转战数年的将军，建立的功勋难道反而可以不如一位迂腐的儒生么？”韩信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渡河继进。因为齐国已经主动撤除防御了，韩信轻而易举地便袭破了历下军，一直打到临淄城下。

田广听说韩信兵至，以为酈生是故意来欺骗他的，对酈生说：“如果你能制止汉军的进攻，我可以留下你一条命；否则，我活煮了你！”到了那种时候，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装好汉吹大话说：“办大事的人从来不顾细务，有盛德的人从来当仁不让，你家老公公我再也不想同你讲话了。”田广将酈生活活煮死便引兵往东去了高密，派人去向项羽求救。韩信占据临淄后，跟踪追击到高密；此时，项羽已委派龙且率兵二十万，赶来救援田广了。

田广与龙且会师后，战斗尚未展开，有人对龙且说：“汉兵新至，锐不可当。他们是在远离家乡的异邑作战，不似齐、楚士卒那样是在本土作战，极易因顾念近在咫尺的家室而走散。你不如筑垒固守，而不要急于出战。齐王可多派亲信到失陷的各城去招收流亡，大家得知齐王健在，楚又发救兵来了，必然会背汉向齐。汉兵是从二千里外来的客军，齐国各城如果都不屈服，就连饭也会吃不上，可不战而降的。”龙且拒不听从，说：“我很了解韩信，他那个人呀，没啥能耐，好对付！救齐不战而降，我有什么功劳？若一战而胜，半个齐国便到手了，为什么要筑垒固守？”于是两军夹潍水列阵，准备大战一场。

韩信于开战的前夜，暗中命人作了一万多个口袋，里面盛满沙，悄悄地去把潍水上游堵塞住了。战幕拉开后，韩信引兵渡河，前去攻击龙且；遭到反击后，立即佯败后退，又返回到河这边了。龙且不胜欢喜，说：“我早就

知道韩信很怯懦，这不，一上来便被我打败了嘛！”命令部队渡过河去，从后追袭。龙且的部队还正在渡河呢，韩信已命人把上游的沙袋撤去了，河水突然猛涨。龙且已经渡过河去了，大队人马却还在河的那一边。韩信麾军急击，龙且阵亡。留在对岸的队伍，见前锋已溃，主将已死，士无斗志，都走散了，田广也逃跑了。韩信追袭至城阳，楚军士卒大都被生俘。

井陘之战和破齐之战生动地显示出，韩信确实是一位很会动脑筋想办法的杰出战地指挥官；每一次战斗都是以计谋取胜，这就是他“战必胜，攻必取”的秘诀。

伪游云梦之计与巧解平城之围

西汉初期的陈平，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主要谋臣之一，凡六出奇计，率多诡秘深邃莫测；年轻时很推崇黄老学术，后来连他自己也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担心他的子孙后代将很难昌顺发达，“以吾多阴祸也”。他为着制服韩信而替刘邦策划的“伪游云梦”之计和以奇计巧解平城之围，即是他众多奇计中的两大杰作。

经过秦末的长期战乱，刘邦败项羽而据有天下，到了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其时韩信为楚王，都彭城，有人上书揭发说他谋反。刘邦问将领们应该怎样对付，大家都说：“发兵去坑杀那小子就得了呗！”刘邦默不吱声，心里想着，你们也未免说得太轻巧了吧？便又去向陈平征求意见。陈平问他：“将领们是怎样说的呢？”刘邦如实转告后，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这件事也有人知道了吗？”刘邦说：“还没有让别人知道。”又问：“韩信自己知道吗？”回答：“他不可能知道。”于是陈平与刘邦计议说：“陛下现有的精兵同韩信的军队比较起来，怎么样呢？”刘邦说：“不见得能超过他。”又问：“陛下的将领中，有谁擅长用兵能胜过韩信吗？”回答：“谁也赶不上他。”陈平说：“既然兵不如韩信的精，将又赶不上韩信，却要发兵去打他，岂不是要故意促使他造反，激怒他来应战吗？那么干实在太危险了。”刘邦问他：“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陈平说：“按照古代的习惯，天子外出叫巡狩，诸侯们都要去朝见他。南方有个云梦泽（今湖北境内），陛下不如声称要去游云梦，而同诸侯们聚会于陈。陈是韩信领地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你去了，一定会出来迎接。他如果来了，便立即将他擒拿，那便只须由一名力士动一下手就行了。”

刘邦很赞赏陈平的谋划，当即派出使者遍告诸侯：“我将南游云梦，大家都到陈来同我见见面吧！”刘邦出发后，还没有抵达陈，韩信便很坦然地来迎接他了。刘邦早就安排好了，韩信一到便被捆绑起来扔到了后车上。韩信大声呼喊说：“如今天下已定，狡兔死，走狗烹，到我该死的时候啦！”刘邦说：“你别嚷嚷！你谋反，那是明摆着的。”偌大的一个楚国，就这样地被取缔了。回到洛阳后，韩信被降为淮阴侯，指挥军队多多益善的一代名将，就这样地被陈平兵不血刃，未动一刀一枪便将他制服了。后来，韩信终于被吕后杀害于未央宫，至于他是否真正谋反过，只有天晓得！

就在刘邦“伪游云梦”的次年，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并勾结匈奴共同出兵攻打太原。刘邦率兵三十万人前往征讨，抵达晋阳后派人去察看情势，在匈奴军营中见到的，全是一些老弱残兵和瘦马。谋士娄敬提出警告说：“两军交战，按常理应该尽量显示出自己的长处，瘦马残兵则明明是敌方的弱点。匈奴人这样作，是不是在故意迷惑我们，‘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把精锐都隐藏起来了，企图出奇制胜呢？”刘邦不但不听，反而把娄敬逮捕关进监狱。

刘邦继续往前挺进，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一连七天。连饭也吃不上。这时，陈平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派人秘密地去面见了单于阏氏（皇后），告诉她说：“汉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十分漂亮，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来。现在为了解围，已经派人迎接去了，打算将她献给冒顿单于。单于若是得到了那位美人，必定会很喜欢很疼爱的，那么对阏氏自然也就难免要疏远了。阏氏不如趁美人尚未到达，劝单于把白登之围解了，

美人也就不会来啦！”阎氏本来就是个大醋坛子，听了这番话，便去劝冒顿单于说：“匈奴即使占领了汉的地盘，也没法长期呆下去。双方都是一邦之主，何必那样的叫人过不去呢？”匈奴人果然把一部分军队撤走了，刘邦于是得以从包围圈的缺口中冲了出来。

韩信也是一位擅长用计的人，但却一跤跌在了陈平手中，直至最后遭冤杀；所谓善于为人谋者未必善于为己谋，那是一点也不错的。陈平后来则并没有遭什么“阴祸”，刘邦死后，他与周勃密切配合，诛灭了吕氏家族，成为汉代著名宰相之一。两相对照，陈平是胜过韩信多多了。

细柳将军周亚夫坚壁平吴、楚

汉景帝刘启三年（公元前154年），因朝廷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策略，逐步削弱诸侯国的领地，吴王刘濞和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号称吴楚七王，联合起兵造反。吴、楚起事初期，声势浩大，实力坚固，全国为之震惊。细柳将军周亚夫奉命以太尉头衔率领军队前去平定叛乱。

为什么要称周亚夫为细柳将军呢？

汉文帝刘恒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边。汉王朝集结三支军队，准备抗击匈奴。刘礼驻霸上，徐厉驻棘门，周亚夫驻细柳。文帝亲至军营劳军，霸上和棘门两处都是径直驰入营垒，将军们下马迎送。惟独来到细柳营，情况大大的不一样，皇帝的先遣卫队来到壁垒门前却进不去。将士们一个个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射手们手持弓箭，引满待发。卫士们告诉他们说：“皇帝即将来到！”负责警卫军门的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将令，不闻天子的诏命。”一会儿，文帝亲自来了，但还是进不去，只好派出一位使臣带着诏书符节去正式通知周亚夫：“皇帝要进入军营劳军。”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壁门，放文帝进去。文帝一行的车马进入壁门，守门壁的将士立即提醒他们：“将军有约：军中不得驱驰。”文帝亦只好按辔徐行。进入军营后，周亚夫手持兵器，对文帝拱手作揖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相见。”文帝不禁肃然起敬，赶快从车上站起来，表示答礼，并命人向他致意：“皇帝敬劳将军！”

劳军的仪式结束后，文帝很是高兴，感叹说：“周亚夫这才真像个将军的样子啊！”于是细柳将军名闻天下。文帝临死前，特地嘱咐太子（即景帝）：“周亚夫是值得信赖的，一旦有事，可以委任他统率军队。”

吴楚七国起事后，景帝也许是按照文帝的遗嘱行事吧，把周亚夫由中尉提升为太尉，命他领兵去东击吴、楚。吴、楚的前锋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梁孝王刘武（景帝的同母弟）在棘壁遭袭击，被杀数万人。周亚夫在荥阳集结部队时，吴军正在向梁发动进攻。梁孝王退守睢阳，派人向周亚夫求救，但周亚夫并没有去救援他，而是引兵往东去了昌邑，深沟高垒，坚壁以自守。梁差不多每一天都要派出使者去向太尉求救，太尉却始终按兵不动。梁孝王被迫无奈，直接上书景帝；景帝也直接下了诏书给周亚夫，命令他速去援梁。周亚夫把诏书搁到一边，仍然是坚壁不出，而只是派出一支轻骑兵前去从吴、楚军的背后切断了他们的粮道。吴兵缺粮，求战心切，多次出阵挑战，也终究未能把他引出来。有一天夜晚，军营内忽然互相惊忧，打打闹闹的一直乱到了太尉的军帐前。周亚夫就睡在军帐里，听任外面打闹，只顾睡他的觉，根本就没有起床。说来也奇，乱了一阵以后，军营便又恢复平静，不乱了。后来有一次，吴军来袭，主攻方向明明是东南角；周亚夫却下令迅速加强防卫，固守西北隅。战斗展开后不久，果然发现敌人的精锐都转向西北面去了。由于周亚夫早有准备，结果无论他们怎样冲也仍冲不进去。

吴、楚军的正面横亘着一个梁孝王，使得他们无法西进。周亚夫则坚壁于昌邑，既不战亦不走。就这样的相持达三个月之久，吴、楚军因缺粮，已开始在饿肚子了，于是被迫后撤。周亚夫乘其开拔之机，出动精锐从后追击，结果大破吴、楚军，吴王刘濞与壮士数千人奔逃到了江南丹徒，军队全部瓦解，大多数士卒都当了俘虏。一个多月后，刘濞被人杀死在丹徒城南。

周亚夫平定吴、楚的策略，简单说来就是舍梁不救而断敌粮道，坐观形

势发展以乘其敝。事后，别的人都认为他的计谋是完全正确的，梁孝王却从此对他怀恨在心了。周亚夫的最后结局是在横遭种种迫害后，被关进廷尉监狱，“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就是谴责汉朝廷未能正确对待细柳将军周亚夫而发出的沉痛感慨。

事机不密马邑伏兵成徒劳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雁门马邑的地方豪强聂壹通过主管接待宾客事务的大行令王恢，向武帝刘彻提出建议说：“匈奴新近与汉和亲，在边境上表现出警惕性不高，可采用以利相引诱的办法，设谋去袭击他们。”汉朝廷于是派聂壹为间谍，让他逃亡入匈奴，对单于说：“我能够杀掉驻守马邑的官吏，以马邑来降，使你得到全部钱财物资。”单于很信任聂壹，答允采纳他的主张。聂壹返回后，处决了几名已判了死刑的囚犯，把头割下来悬挂在马邑城上，故意让单于的使者看到，说：“马邑的地方长官已被清除了，你们赶快来吧！”于是单于亲率十余万骑进入长城武州要塞。

这时，汉朝廷已经出动三十多万人，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而由御史大夫、护军将军韩安国统领全军，埋伏在马邑近旁的山谷中。王恢还领受了特别任务，战斗展开后从代地出动去袭击匈奴人后防的给养辎重。

匈奴单于穿过武州要塞，行进到距离马邑只有百余里处，纵军大肆掳掠；奇怪的是，只见畜牧满野，却见不到一个人，因而引起了他的疑心。单于攻击汉军设置的烽燧，俘获了一名武州尉史。经过讯问，尉史告诉他说：“汉军数十万人早已埋伏在马邑等待着你了。”单于举手相庆，对身边的人说：“差点儿被汉蒙骗住了！我能及时得到这位尉史，真是天意呀！”迅速引兵后退，出塞后，号称尉史为“天王”，如同对神一样的优待他。

汉军得悉单于后撤，立即追赶上去；出塞后，见匈奴军前去已远，估计已不可能追上他们了，也只好不追了。精心筹划的数十万众远涉边塞，完全成了徒劳往返。

王恢的三万人，因为战斗未曾按预定作战计划展开，也没有再去袭击匈奴的辎重。事后，武帝说：“马邑之役的倡首者是王恢，倘若他能去袭击敌人辎重，多少有所收获，也还略好一些，但他连辎重也没有去袭击了，不杀掉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虽经宰相和太后说情，也还是不肯饶恕他，结果，王恢被迫自杀。

马邑之谋带有挑衅性质，是不足取的；企图用那样的办法去搞垮匈奴人，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如果单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它的教益则在于：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时，保守机密乃是绝对必要的。

飞将军李广百骑慑强敌

唐人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卢城，汉之右北平，唐时为北平郡，治卢龙县；卢城飞将，指的是汉代名将李广，李广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威震匈奴；匈奴人因惧怕他而不敢入塞，称呼他为“汉之飞将军”。

李广的个子很高，猿臂善射是其天性；每逢临危苦战，别人面无人色，他却意气自如，故历来以壮勇而胆略过人，为人所叹服。

汉景帝刘启时，匈奴人大举入侵，军达上郡。景帝特地派遣一名中贵人到李广的部队里，协助他练兵，准备和他一起出击。一天，中贵人和数十名骑兵在外驰骋转悠，发现了三个匈奴人，同他们展开战斗。匈奴人射伤了中贵人，把他的从骑几乎全都射杀了。中贵人跑回来，告知了李广，李广说：“那一定是射雕的。”随即带领一百名骑兵，赶了很长一段路，把那三个匈奴人追上了。李广将一百人向两面分散开，形成为左右翼，自己亲自向三人发射。结果，三个人被射死两个，另一人被俘，经过审问，得知他们果然是射雕的。

李广把俘虏捆绑在马上，正准备返回时，忽然发现有匈奴人数千骑，朝他所在方向走过来了；大约是误认为李广是故意去引诱他们的吧，看样子很有些惊疑不定，已经上山列成阵势了。李广身边的人简直被吓懵了，都想立即掉转马头奔跑着逃回去。李广说：“我们距离大队的驻地，已经有数十里远了。就这样的以一百人往回跑，匈奴人追上来，一阵乱射，眨眼间就能将我们射杀光的。如果我们留下来不走呢，他们必定会以为我们背后埋伏着人，决不敢轻举妄动。”命令大家：“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匈奴人的阵地前，方才停下来，又命令大家：“下马解鞍！”身边的人说：“这么多的敌人，距离这样近，倘若紧急情况，来不及应付啊！”李广说：“敌人以为我们会离开，我们却偏偏向他们显示，我们留下来，不走了。这样，他们的疑心就会更坚定，就更加不敢打我们了。”匈奴人也果然不敢来攻击他们。有一名骑着白马的匈奴将官，在阵列前走动，好像是在向部队布置着什么。李广见到后，立即上马，随身带领十余名骑兵，赶上前去一箭便把白马将射杀了。然后从容返回，仍旧解鞍下马，他甚至还命令大家，让马也躺下来卧地休息。

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候，匈奴人搞不清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始终不敢纵兵出击；到了半夜时，因担心汉军可能是按预定计划等待到黑夜再动手去打他们，竟主动撤退，溜掉了。

次日早晨，李广安全返回到大军驻地；大部队因为不知道李广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离营后也没有去寻找他。

上述这一事件，反映出李广勇敢机智的性格。不过，像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在特殊情况不下不得已而为之；它毕竟存在着现实的危险性，弄不好是很可能要吃大亏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赵充国

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聚居在西北地区的羌族各部落首领共二百余人，原本互相攻击，极不统一，却忽然在先零部的倡导下，交换人质，订立盟约，弃嫌修好。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新动向，宣帝问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对此有何看法。赵充国说：“羌人之所以较易控制，就在于他们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相互之间经常争斗攻击，形不成统一的整体。三十年前的那一场西羌反叛，他们也是首先解除内部怨仇，然后再共同围攻令居，动乱持续了五六年才被平定，按照羌人当前的动向，据我估计，到今年秋后马匹上膘肥壮了，他们很可能会发端闹事，最好是派人到边境上去察看一下实情，预知防范。”汉朝廷乃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到羌部各部去巡视。安国去后，把包括先零在内的三十多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凡是他认为不听话、难对付的，全都被杀掉了，并纵兵出击，袭击羌人，斩首千余级。这种错误的鲁莽行动，招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本已降顺汉朝廷的羌人和先零首领归义羌侯杨玉，被吓得惶恐不安，于是到处攻掠城邑，杀害地方长官，率众进犯边塞，都起来造反了。神爵元年春（公元前61年），义渠安国统领三千骑兵在浩门与羌人遭遇，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到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将情况报告朝廷，等候措置。

其时，赵充国已经七十六岁了，因为他对边疆情况很熟悉，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去向他征求意见，看派谁到西北地区去处理羌人问题比较合适。赵充国想了想说：“哎呀，要说办这件事嘛，不论派谁去，都不如派我去更合适了。”宣帝后来又问他，如果派他去，大约需要带多少军队，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牵涉到战争的事情，是很难在千里之外主观揣度的。待我赶到金城，再向你呈报阵图和方略吧！羌戎人数不多，不难处置，这事都包在老臣我的身上了，你就不用多操心啦！”宣帝笑着答复他说：“行啊！”

赵充国赶到金城（今甘肃皋兰西北），集结起一万名骑兵，担心遭突袭，趁夜由三名校尉率领部分人马先期衔枚渡过黄河。待他们在对岸建立起了营垒，列成阵势后，全军再依次尽发。军队安营扎寨已毕，常常见到羌人或数十骑，或百余骑，在近傍来来往往。有人主张去消灭他们，赵充国说：“我们这次出来，目的是较彻底地解决羌人叛乱的问题，小利不足贪。”命令大家不要理它。金城附近有个四望峡，地形险要。赵充国派人去侦察，发现峡内并没有敌人。赵充国说：“羌人不会用兵啊！如果他们扼守住了四望峡，那怕是几千人也罢，我们能够过得去吗？”趁夜引兵穿过四望峡而到达落都。赵充国带兵，一贯老成持重，行军时都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停留时必须筑垒坚壁，随时随地都很注意侦察警戒。据捕捉到的羌兵供认，赵充国到达金城后，羌人的各部首领都互相埋怨说：“我原就说不要造反，如今天子派赵将军来了。他是年纪已有八、九十岁的老将了，好会用兵哟！你去挑战，他不搭理，连想一斗而死，也不可得了。”

在羌人中，有罕、开两个部落，其首领靡当儿曾派他的弟弟雕库报告汉都尉说：“先零部已决定造反。”没过几天，先零果然反了。但在先零部中，也有雕库的那个部落里的人，于是都尉把雕库扣留了。赵充国到达后，认为雕库是无罪的，下令把他释放，并嘱咐他回去后遍告各部首领：“大兵只诛伐有罪者，没有反叛行为的人完全用不着害怕，大家应当和造反的人划清界线；即使是犯了法的人，只要能捕斩造反者，就可免罪。能捕斩带头造反的

大豪强，将依次给予特别奖赏。”

宣帝征发三辅地区的军队，并从武威、张掖、酒泉以及金城、陇西、天水等处抽调驻防军队，共集结起了六万人马，准备用以对付羌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提出一个作战方案：“派一万名骑兵，随身携带三十天的口粮，于当年七月初出发，首先消灭在鲜水上的罕、开两部。羌人是以畜产为性命的，即使不能将他们歼灭，至少也能夺取到他们的部分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人口。秋天先去一次，到冬天再去一次，羌人也就会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宣帝命大家就辛武贤的方案展开讨论，赵充国和长史董通年都表示反对。赵充国说：“按照辛武贤的计划，一万人分两路同时出张掖远袭，往返须走一千多里路。每一匹马要驮三十天的口粮，也就是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再加上衣服和兵器，哪里还能够驰骋战斗？你辛辛苦苦地赶去了，人家如见机行事，避进山林据险扼守，你就将进退两难；说可以掳掠到牲畜、人口，纯粹是空想。最值得担心的是，武威、张掖、酒泉等处都是北边要塞，如果匈奴与羌人勾结，乘虚大举入侵，怎么办？原来驻防各郡的军队，千万动不得。羌人反，为首的是先零，其他各部，胁从者多。只有赦免罕、开等部因暗昧而造成的过失，把主要矛头对准先零，才是全师保胜安边的上策。”

其他参加讨论的公卿大臣大都附和辛武贤而不同意赵充国的意见。认为先零最为强盛，主要依靠罕、开声援，不先清除罕、开，则无法击破先零。宣帝于是委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以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亲赐玺书说朝廷已采纳了辛武贤的方案，指斥赵充国说：“你现在有兵万人，不赶在今秋同敌人争水草之利，而想拖延到明年正月才向罕、开进军。到了冬天，羌人已储足粮秣。我军将士苦于寒冷，手足都将被冻坏。那样做有什么好处？你不计较国家的耗费，而计划用数年工夫坐等小小的胜利，当将军的谁不想这么干啊！现已决定由辛武贤等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兵击罕、开，预定的作战地区距离酒泉八百里，距你的驻地一千二百里。你赶快引兵西进吧！即使赶不上参加战斗，至少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赵充国虽然受到了如此严厉的谴责，但并没有退缩。在他看来，为将之道，应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便又上书皇帝，一面请罪，一面陈说利害：“陛下原本已经同意赦免罕、开之罪了，在遣送库雕回部落时，我也很明白地向他宣布过了。罕、开对朝廷的恩德十分感激。现在，杨玉正统领他自己的四千人，和煎巩的五千人驻屯在险要处所，伺机蠢动，罕、开则并无任何越轨行为。我们撇开先零而去先打罕、开，这实在是释有罪，诛无辜，起一利而就两害，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啊！罕、开如遭攻击，先零必然支援，从而肯定会促使他们加强团结，坚定盟约。先零和罕、开结合在一起，再去胁迫各小部，造反的人将越来越多，那就十数年也很难平定了，决非二三年所能解决得了的。我承蒙国家厚恩，位至上卿，爵为列侯，年已七十六岁，就是尸填沟壑也无所留恋，我这全是为陛下着想啊！”

宣帝毕竟不失为明白人，终于表示同意他的意见。随后，赵充国便率领部队朝先零部所在地进发。先零见大军骤至，纷纷丢弃辎重牲畜，抢渡湟水逃命；因为道路狭窄，溃退的速度很慢。赵充国下令部队，也放慢前进速度。有的人感到很理解：“从背后追击溃逃中的敌人，是宜急不宜缓的，怎么反而主动放慢速度呀？”赵充国说：“这就叫穷寇不可追啊！你前进得慢，他们便会只顾往前走，还很可以逃命嘛！你若追得急了，眼看逃也逃不掉了，他也就只好回过头来同你拼命了。”结果，敌人继续往前边逃去，赵充国的

军队则在后紧跟着。羌人在争渡湟水时，自己淹死数百人，前后投降和被杀的有五百多人。赵充国俘获到的马牛羊有十余万头，还有车四千多辆。

大军到达罕、开部落时，赵充国下令严禁军队焚毁羌人庐幕和损坏庄稼，不准在田亩中放牧。罕、开部的人很高兴地奔走相告：“汉大军果然不打我们啊！”另一位羌人首领靡忘，亲自跑去见赵充国，请求允许他返回原地。赵充国招待他饮宴后，仍然让他回去了，命他到部落中多多宣谕皇帝的威德。护军以下的将佐都说：“靡忘是领导造反的羌人大头目，他既然来了，就别再放他回去了。”赵充国说：“是呀，抓住了一个大首领，传扬开去，对我们来说，面子上是很光采的。但你们这只是在为自己着想，不是为公家打算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皇帝的玺书恰好送到了，也说靡忘可以将功赎罪。

这一年的秋天，罕、开部已完全归附朝廷，其他各部来降的，也有万余人。宣帝却又命令赵充国于十二月再次出兵去打先零，并派遣辛武贤去作他的副手。赵充国预见到先零已很难再支撑下去了，不需要再同武力解决了，建议以罢骑兵屯田的办法迫使他们自行瓦解降附。

奏折尚未送出，接到了皇帝催促进兵的玺书。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请托别人谏劝父亲说：“只要是按照皇帝的玺书进军，即使破军杀将，与将军有何干系？利也好，害也好，不必再用朝廷争论了。一旦违背皇帝的旨意，他只须派一名穿绣衣的人来（意指朝廷使节），将军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的安危？”赵充国听后叹息说：“你这是什么话？是何言之不忠也！倘若朝廷一开头便采纳我的意见，哪里会有现在的这场乱子？从前在选择派谁到羌人部落中去巡察时，我本来推举了辛武贤，结果却派了行事鲁莽的义渠安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金城和湟中地区丰收，谷每斛仅八钱。我建议耿中丞（司农中丞耿寿昌）储粮二百万斛，耿中丞决定储粮一百万斛，最后实际上仅只储粮四十万斛，而且义渠安国一次便耗去了二十万斛。如果我们手中尚有二百万斛存粮，羌人根本就不会敢轻举妄动。为国定计，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如果对羌人的战事处理不当，日久不决，因而引起边境上其他四夷也相率而起（暗指匈奴），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就是死，也不能知而不言啊！”于是又上书提出了他的罢骑兵屯田的主张。他给皇帝算了一笔细帐，单是他的部队，每月用粮就需谷约二十万斛，盐一千六百多斛，马草二十五万多石（每石120斤）。只要仗还在打，后方的老百姓就非支援前线不可。羌人易以计破，难用兵碎，所以不如改攻击为屯田，从临羌东至浩门，羌人留下来的田加上公田，有二千顷以上。如果派一万人去屯垦，每月只需谷二万七千多斛、盐三百斛就够了。既可扼要害处以防寇，又可以益积蓄、省费用。皇帝得报后问他，罢万人骑兵屯田倒也可行，那么，羌人究竟何时才可诛灭呢？赵充国便又上书皇帝，历陈屯田可得十二便和出兵则失十二利的道理。

与赵充国主张罢兵屯田同时，辛武贤与许延寿等仍在主张用兵。宣帝两从其计，一面同意屯田，一面让许、辛出击。许、辛出击的结果，敌人投降的有四千余人，杀敌二千人；赵亦随军出击了，杀敌和受降共二千人。赵充国没有出击，来向他投降的有五千多人。

自赵充国奉命出塞，他的意见一直与朝廷龃龉。皇帝下诏令，充国递奏章，反复辩难，至再至三。在初期，朝廷公卿同意他的只有十分之三。但到后来，赞成他的人增加到十之五，最后则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大家都基本上拥护和支持他了。宣帝几乎是有些发火了，下诏切责从前反对赵充

国的人，质问他们为什么前后矛盾？丞相魏相说：“臣愚不懂得战争利害，但每见后将军（赵充国）制订军略计策，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我现在主张采纳他的建议。”既然事实已证明人家是对的，自然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支持他了。

第二年五月，羌人拥有的五万军队，投降的已达三万多人，除死伤者外，残存的仅约四千人。几个月后，羌军又进一步瓦解，若零、离留等部斩先零首领犹非和杨玉，所剩四千人在靡忘等人的率领下，全部降附了汉朝廷。赵充国的方略取得了完全成功。

当赵充国凯旋时，他的一位好朋友浩星赐劝导他说：“凡是有识之士，都知道羌人为你所采取的策略所穷困，即使一次不出击，也还是会被平定的。但也有一些人不明真相，以为是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结果。你见到皇帝，最好把功劳都推到两位将军头上。”赵充国表示不能采纳他的劝导，回答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前人的行为将为后人所效法。我已经老啦，如果出于一时避嫌，不把真实情况对皇帝说清楚，我死了以后，就无人能把情况说清楚了。”见了皇帝仍是如实反映情况，并得到了宣帝的赞许。

赵充国对羌人的方略，与朝廷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简单说来就是，朝廷极力主张不计后果地以武力解决，而赵充国则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昆阳刘秀以少胜多斩王寻

更始元年正月（公元23年），起事反对王莽政权的各部义军在刘伯升、王凤、陈牧、王常和刘秀等人的率领下，与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及属正（都尉）梁丘赐激战于泚水西，甄、梁被杀。随后，刘伯升击败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于育阳，进围宛城（今湖北荆门县南），起义军中的王凤、陈牧是新市和平林兵的首领，王常是下江兵的首领，刘伯升是刘秀的哥哥。

二月，起义军共同推举刘圣公（刘玄）为天子，即历史上的更始帝；刘伯升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三月，刘秀相继略定昆阳、定陵和鄠城，将所缴获的牛马财物和数十万斛粮食，转运到了宛城，用以加强对宛城的攻城。

王莽听说梁丘赐和甄阜战死，刘圣公被立为皇帝，十分恐慌，派遣大司马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统兵百万，于五月到达颍川，与严尤、陈茂会合。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县西南），是景帝刘启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年轻时，哥哥刘伯升行侠尚义，最喜欢结交朋友，他却勤勤恳恳地安心在家里种庄稼，被人们比拟为刘邦的哥哥刘仲。有一次，因为替叔父刘敞去交涉租赋事务，曾经到过大司马府，见到过严尤，严尤停住车同他谈过几句话。邻人朱福当时也去了，严尤却没有理睬他。回来后，刘秀很得意地同朱福开玩笑说：“严公很看得起我，对你根本就没瞥一眼啊！”严尤驻兵颍川，听说起义军中有个刘秀，不取人民丝毫财物，只是注意调兵用计，笑着说：“就是从前我曾见过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吗，他为何也干起造反的事情来了？”

王莽派王寻和王邑带兵来打起义军，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所征集的人中有所谓的六十三家，共计数百人，被任命为军吏，一个个都号称精通兵法。有一个身材奇特的垒尉，名叫巨无霸，身高一丈，腰大十围。随军还携带着不少虎、豹、犀、象一类猛兽，用以显扬军威。部队开拔时，旗帜辘重，绵延千里，络绎不绝。当时的人们都说，自秦、汉以来，从来也未有过那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刘秀当时驻军于阳关，身边仅有数千人。将领们见莽军态势如此强盛，非常惧怕，全都退缩到了昆阳城里，因为舍不得妻室家财，打算各自回归到其他小县城去。刘秀劝大家说：“眼下我们兵也少，粮也少。敌人如此强大，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加强防御，才有建功立业的可能。一旦分散开来，势孤力单，谁也保全不了自己。宛城还没有攻下来，那边的军队不可能来支援我们。昆阳倘若失守，眨眼之间，各部都将被消灭。处在这种生死关头，你们不作深谋远虑，还只知念念不忘去守妻子、顾财物吗？”诸将听后都发脾气说：“你刘将军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见话不投机，笑一笑便起身回避了。恰好侦察人员跑来报告，说王寻、王邑的部队很快就到达城北了；敌军蜂拥而来，军阵数百里，看不见尽头。将领们见情势已经急迫得犹如火烧眉毛，又只好说：“还是去请刘将军出来从长计议吧！”刘秀于是向大家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阐明利害，并提出了自己的方略。将领们都说：“我们一切听你的！”当时，城中总共只有八九千人，按照刘秀的安排，由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下来守城，而由他和骠骑大将军宗佻、王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往南去收集部队，再回头来解围。莽军聚集于昆阳城

下的，约有十万人。刘秀等十三个人几乎冲不出去，但他们毕竟还是冲出去了。

刘秀抵达鄆城和定陵后，动员留在那里的人马全数出动去救昆阳。又有一些将领由于舍不得放弃财物，主张分兵留守。刘秀说：“如能把敌人击溃，不但可得的珍宝资财将万倍于今，而且对诛灭王莽的事业来说也大功告成了。否则，我们如失败了，那便连脑袋也保不住，还谈得上什么财物！”众人这才只好听从他的调遣。

莽军集结于昆阳，严尤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池虽小，但很坚固，不容易被攻破。称假号的那个人（指刘玄）如今在宛，应该挥重兵急进去压垮他才对。他如果败亡了，昆阳也就不攻自服了。”王邑说：“你是不懂内情啊！还在我任虎牙将军时，奉命包围起事造反的翟义。翟义后来因窘迫而自杀了，没有能抓到活的，我还受到了严厉谴责呢！如今我身统百万之众，遇到昆阳这样一座小城也拿不下来，那又将会怎么说呢？”王邑的这番话，意思是说王莽对他要求很高，他只能拼命蛮干，严尤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把昆阳城围了数十道圈，四周列营百余处，“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云车高达十余丈，可以俯瞰城中动静，积弩乱发乱射，弄得城里的人到井里汲水也必须头顶门板。王寻、王邑认为胜利已只是一时半刻之间的事了，骄傲之气十足，王凤、王常等请求投降，被断然拒绝。

六月，刘秀带着收集到的部队回来了，亲自指挥步骑兵共千余人，行进到距离王莽大军只有四五里处列阵。王寻、王邑立即出动数千人迎战。刘秀毫不示弱，出马直冲敌阵，连续杀敌数十人。部下的将领们见了，都很叹服地说：“刘将军平日遇到小股敌人，表现得并不怎么勇敢，好像很怯懦似的。今天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反而那样的凶猛顽强，带头冲杀在最前面，真是好奇怪呀！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支持刘将军啊！”既然已经初步获胜，大家的劲头也鼓起来了，乘着敌兵稍微往后退却的时机，刘秀便又指挥各部人马，共同前进，杀敌数百人。这时，刘伯升攻下宛城已经有三天了，但刘秀还并不知道。刘秀暗中命人写了一封信，说是刘伯升写来的，告诉昆阳城中的人说，宛城已被拿下了，攻下宛城后的得胜之军已经打来了。同时又故意将书信遗失，让莽军拾倒。王寻、王邑读了刘秀写的假信后，心里很有些郁闷，不痛快。刘秀手下的将领们因为仗打得很顺手，所以胆也大了，气也壮了，无不以一当百。刘秀瞅准了阵地前敌人的要害部位所在，亲自与奋不顾身的敢死勇士三千人，绕道从城西水上直接向他们发起冲锋。王寻、王邑遭到突然袭击，阵列大乱。刘秀乘势猛进，王寻当场被杀。城中军民得知救兵已至并打了胜仗，鼓噪而出，于是内外配合，喊杀声震天动地。莽兵大败溃退，那么多人挤在一块，互相践踏，百余里范围内，尸横遍野；加上忽发雷风大雨，滙川河水陡涨，被淹死的数以万计。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仓皇率轻骑渡滙水逃走后，丢下的车辆物资多得计算不过来，运了一个多月也没能运完，最后只好把剩余部分放火烧掉了。

昆阳之战的主要指挥官刘秀即是后来的东汉开国君主光武皇帝。

耿弇平齐降张步

“有志者事竟成。”此语原出于汉光武刘秀之口，而常为后世的人们所引用，用来说明某个人如果想办成某一件事，只要他有决心，肯下苦功夫，就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刘秀的这句话，就是在表扬耿弇败张步而平齐时说的。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是汉光武时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王莽末，天下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耿弇年仅二十一岁，投靠到了刘秀麾下。刘秀即位称帝，委任他为建威大将军。建武三年（公元27年），耿弇在春陵面见了刘秀，主动请求让他到上谷去收集军队，平定渔阳的彭宠，攻取张丰的涿郡，还军占领富平、获索；最后东攻张步，全面平齐。这是一个规模十分宏大的作战计划，连刘秀亦颇感疑虑，认为耿弇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很有些脱离实际。但后来呢，耿弇却把这个作战计划完全实现了。

张步，琅邪不其人，王莽末起事于家乡，以剧县为根据地，曾杀掉了刘秀派去的使者光禄大夫伏隆而接受了梁王刘永的封号，称齐王。建武五年，耿弇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从朝阳渡过济水。张步闻讯后，派遣他的大将军费邑屯兵历下，并分兵驻祝阿，另外还在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互为犄角之势，摆开阵势专候耿弇。耿弇集中优势兵力，首先重点打击祝阿，从凌晨发动进攻，还来到中午，便把祝阿拿下来了；但特地在包围圈中留下了一个空角，让祝阿败兵可以顺利逃往钟城。祝阿的败军拥入钟城后，钟城守军得知祝阿已经丢失，敌人攻势那么凶狠，纷纷逃窜，结果不战自溃，成了一座空城。费邑见自己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派他的弟弟费敢带一支部队去守卫巨里（巨合城）。

耿弇并不急于攻占巨里，却故意作出要攻占巨里的姿态，命部下到处砍伐树木，说是攻巨里时将用来填塞壕堑。下令三日后向巨里发动进攻，又故意放松警戒，使生俘的张步士卒有机会逃走，以便让他们将进攻日期透露给费邑知道。费邑得知耿弇发动进攻的具体日期后，自带三万精兵增援。耿弇很高兴地对将领们说：“我们前一阶段的各项布置，目的都是为着引诱费邑离开历下出来应敌啊！现在，他果然出来了，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仅仅留下三千人应付巨里方面的敌军，而亲率全部精锐占据高冈阵地，待费邑到达后即居高临下，向他发起猛烈攻击，结果大获全胜，费邑阵亡。费军既败，巨里城中一片惊慌，费敢弃城而逃归张步。耿弇纵兵连克四十余营，占领了济南。

这时，张步正屯兵剧县，他的弟弟张蓝以精兵二万守西安县城，各郡太守合兵万人守临淄。耿弇进军到画中，其地正好处于西安和临淄之间；经过仔细观察，决定于五天以后首先向西安发动进攻。张蓝听说后，亦积极加强防御，日夜不息。待到发动进攻的那天深夜，部队已经吃完饭准备出发了，耿弇却又忽然命令大家，不去西安而改攻临淄。护军荀梁等人同他争论，认为还是以先打西安为好。耿弇说：“西安城小而坚，张蓝部的战斗力也较强。临淄名气虽大，其实防守并不严密。西安料定我们会去攻打他们，已早有准备；临淄却是麻痹大意，安然如常。如攻西安不能速胜，士卒死伤必多；即使攻下来了，张蓝还可以退往临淄。我们孤军深入敌地，缺乏可靠的后防给养转运渠道，怎么能同敌人相持不下，拖延时日呢？”诸将遵命转攻临淄，很快便把临淄占领了。张蓝见临淄已失，也主动放弃西安，率部返回剧县去

了。

耿弇下令全军，不准任意进入剧县境内掳掠，派人纷纷扬言，一定要等张步自己出来了才同他交锋，故意激怒张步。张步听说后，大笑着说：“从前尤来，大彤（均为农民起义军）十余万众，尚且都被我击破了，如今耿大（耿弇在家庭中为长子）的兵要比他们少得多，而且已经很疲劳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率领他的三个弟弟张蓝、张弘、张寿统兵二十万，赶到临淄城下，去打耿弇。耿弇挥军出至淄水上，与张步军前锋遭遇；担心张军倘被击败便将后退而停止前进，乃故意示弱，仍退回到小城内，把精锐隐藏起来。张步果然率部直捣耿营。耿弇命刘歆等与张军接战，自己亲率精兵出东城门对敌阵实施横向冲刺。在战斗中，耿弇被飞矢射中了大腿，立即自己拔刀砍去箭杆，一直坚持到黄昏休战，连左右的人也无人知道他已经负伤。

第二天，耿弇决定出兵再战。这时，刘秀已进入齐境，听说耿弇遭到张步的攻击，打算亲自前往救援但还没有赶到。陈俊劝耿弇说：“张步的实力还很强大，不如先闭营休整士卒，等待皇帝（刘秀）来了再说。”耿弇很不以为然地斥责他说：“皇帝的车驾很快就要到达了，我们作臣子的，应当准备以牛酒去接待他的随行官员，难道反而可以把强敌留下来让他去对付吗？”仍然坚持出战。这一天，自天亮到黄昏，打了一整天，战斗异常激烈；张步军伤亡惨重，沟壑几乎都被尸体填满了。耿弇估计张步有可能撤退，预先分置左右两翼为伏兵，设下了口袋阵地。当天夜晚人静时，张步果然引兵后撤而钻进了口袋，伏兵急起突袭，一直追杀到了钜昧水上。张步返回剧县，军队被分散开来，兄弟们各自率领一部分，各奔一方，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最后，张步退保平寿而投降了刘秀，被封为安丘侯，三个弟弟也被赦免。

耿弇击败张步后数日，刘秀亲至临淄劳军。在一次群臣大会上，刘秀对耿弇说：“将军从前在南阳，向我提出了定彭宠、取张丰、平张步的宏伟计划，当时我还以为落落难合（意谓疏阔不切实际），没想到现在全都实现了，有志者事竟成啊！”

投笔从戎赞班超

唐魏徵《述怀》诗中有句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人们也常称弃文就武为“投笔从戎”。“投笔”，说的就是汉定远侯班超的故事。

班超，东汉永平至永元年间人，原籍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北），是《汉书》作者班固的弟弟，曹寿妻曹大家班昭的哥哥。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朝廷征召为校书郎，班超跟随母亲到了洛阳，为官府抄写挣钱奉养母亲。时间长了，有一天，班超辍业投笔而长叹说：“大丈夫无他志略，也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以取封侯，怎么能够就这样长期地同笔砚打交道呢！”旁边的同事们都觉得好笑，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来有一次，明帝刘庄问班固说：“听说你有个弟弟，他在哪儿呀？”班固说：“在替官府抄写文书呢，以便挣点钱养活我的母亲。”于是刘庄任命班超做了兰台令史。当时的兰台令史共有六名，是掌管书奏文牍一类事务的官员。这种职务当然不足以使班超大展才能，他的一生事业，乃是出使西域。

永平十六年，班超跟随郭恂到达鄯善（即楼兰，今新疆若羌县境）。鄯善王广接待班超恭敬有礼，十分周到，后来忽然又变得怠慢了。班超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觉察到了没有？鄯善王对待我们的态度前后大不相同。这一定是因为匈奴派使者来了，他脚踩两边船。”把鄯善王派来招待他们的工作人员叫来，咋唬说：“匈奴的使者已经到达好几天啦，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呀？”招待人员把匈奴使者的住处如实告诉了班超。班超见果然不出所料，为防止走漏风声，把招待人员禁闭起来，召集全部三十六名随行官吏和士卒在一起喝酒，激励大家说：“诸位和我一起背乡离井，来到了西域这种偏远地方，为的是建功立业求富贵啊！可是，匈奴使者来后还只有几天工夫，鄯善王便不敬重我们了。倘若他翻脸不认人，把我们交给匈奴人，那咱们就只好等着被送去喂豺狼了。”大家说：“处在这种紧急关头，咱们一切都听司马（班超）你的，你快拿个主意吧！”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惟有先下手为强，把匈奴人清除掉！”有人建议他去同郭恂商量，班超说：“这件事必须当机立断，郭恂是一般文臣，他不一定会同意。一旦泄漏了机密，谋事不成，白白丢掉一条命，算得了什么壮士！”当天夜晚，班超领着三十六人，前往偷袭匈奴使者。派十个人带着鼓藏在营帐后面，同他们约定：“见到火光后，拼命擂鼓并大声呐喊！”其余的人都埋伏在营帐出口的两侧。一切安排停当后，趁着黑暗顺风纵火，点燃了匈奴人的营帐。匈奴人从睡梦中惊醒，从火海中窜出来的，包括正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在内，被杀三十余人，其余一百多人全部被烧死。班超把鄯善王叫去，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指给他看。出了这样的事情，鄯善全国都为之震动。经过班超解释抚慰，鄯善王决定派儿子为人质，一心归附汉朝廷。

班超再次奉命出使西域，随行人员仍然是原来的三十六人；于永平十七年春，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一带）。班超派田虑前往盘陀城去劝说疏勒王兜题降附，指示他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而是龟兹人（龟兹，今新疆库车及附近地区）。龟兹王建仗着有匈奴人支持，破了疏勒，杀了疏勒王而立兜题为王。你去了以后，兜题如果不愿降附，就把他抓起来。”兜题见了田虑后，果然不愿降附，田虑当即将他扣押了。班超随后亲自赶赴盘陀城，集合起疏勒的将军和官员，宣布他决定改立原疏勒王哥哥的儿子榆勒为疏勒王，将榆勒改名为忠。疏勒人见班超替他们重新立了自己的国王，都十分高

兴。疏勒人主张把兜题杀掉，班超没有同意，仍把他遣送回龟兹去了。从此以后，疏勒和龟兹结下了怨仇。

永平十八年，焉耆乘明帝刘庄逝世之机，发兵袭杀了汉朝廷派驻西域的都护陈睦。焉耆也是当时的西域城国之一（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陈睦死后，班超也多次遭到焉耆和姑墨等国的攻击，但他和勒疏王忠共同守卫盘陀城，坚持了一年多，屡败敌军。章帝刘炆继位后，担心班超实力太弱了，下诏征召他回国。疏勒人得到消息后，举国震惊。班超回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和官员们抱住了他的马腿，亦热情挽留，不放他走，班超只好又返回疏勒。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等国共万余人，攻破了姑墨城国的石城，杀敌七百余人。五年，刘炆派徐干率兵千人，奔赴疏勒给班超增援。班超上书朝廷，建议另派使者去招慰乌孙（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动员乌孙与汉朝廷合兵共击龟兹。刘炆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而以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带着绸缎布匹去赏赐乌孙国王。

李邑是个胆小鬼，到达于阗时，恰逢龟兹人攻击疏勒，他不敢再往前去了，给朝廷打小报告，说平定西域是绝对办不到的，诬告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在外安享欢乐。班超知道后，叹息说：“我终究难免要被怀疑啊！”为了避嫌，便把妻子抛弃了。刘炆是信任班超的，斥责李邑说：“假如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班超只顾自己享乐，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能不同他离心离德吗？还能像现在那样同他齐心协力生死与共吗？”通知班超：“如果把李邑留下来有好处，就把他留下好了。”班超当即让李邑护送乌孙侍子返回京师洛阳。徐干对班超说：“李邑这人太不像话了，简直是要败坏整个平定西域的事业，皇帝既有诏令，你正好把他留下来嘛！”班超说：“你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浅陋了！‘内省不疚，何恤人言’。正因为李邑曾经毁谤我，我才更应该让他返回去。”

九年，班超征发疏勒、于阗等国的军队共同出击莎车。疏勒王忠接受了莎车的贿赂，据乌即城反叛汉朝廷。班超改立原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收复乌即，原疏勒王忠去了康居。

三年后，原疏勒王忠从康居借到了一支军队，勾结龟兹，派人假投降，企图暗算班超。班超将计就计，表面上装作不明底细，很爽快地答应受降。忠只带了少量警卫部队，便来见班超了；班超把军队布置好，专候他的“光临”。忠到达后，班超大设酒筵款待，就在宴会进行中，将他擒杀了。随后进军袭破了他的部队，杀七百余人。至此，汉朝廷从南面通西域的道路便畅通了。

第二年，班超率领于阗等国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去攻打莎车。龟兹王派一位左将军率领温宿、姑墨、尉头等国的军队救援莎车，士卒多达五万人。班超召集将校们和于阗王共同议计，说：“现在咱们的人少，敌军的人多，打是打不过他们的，不如分头散开往回撤吧！于阗的军队往东边去，长史（班超）的军队往西边去，夜晚听到鼓声后同时出发。”所有俘虏全部提前释放。俘虏们回去后，把得到的消息报告了龟兹王。龟兹王十分欢喜，亲自领着一万名骑兵到西路边界去截击班超，让温宿王领八千骑兵到东路边界去截击于阗王，班超得知两路敌军均已出动，乘夜集中优势兵力直捣莎车营。莎车人猝不及防，被杀五千余人，大量马匹和其他牲畜财物都成了班超的战利品。

莎车被迫投降，龟兹等国的军队两手空空，无立脚之地，只好仍返回老家去了。经此一战，班超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威震西域。

起初，月氏因为曾经协助汉军击车师，和汉朝廷的关系本来是较为亲密的。后来由于他们自恃有功，在贡奉珍宝、符拔（兽名）和狮子的同时，请求派公主去和亲，遭到了班超的拒绝，便转而怨恨汉朝廷了。和帝刘肇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副王谢统率七万人马，向班超发动全面进攻。班超的兵力在数量上是大大少于敌军的，许多人因敌人气势强盛而深感恐惧。班超成竹在胸，毫不畏缩，对将士们说：“别看月氏的军队人多势众，要知道，他们是跑了数千里，从葱岭那边翻过来的。他们有那样强大的运输线，能保证后勤供给吗？我们只须收藏好粮食，坚守一段时间就行了。等到他们肚子饿得忍受不住了，自然也就投降了。”月氏人向前进攻，班超坚守不出，派人到附近去掳掠，也没弄到粮食。七万人没饭吃，那可不是小事呀！班超预见到月氏人处境困难后，必将向龟兹求救，便派出一支奇兵，等候在必经要道上。月氏人果然派人带着金银珠玉去贿赂龟兹王，半路上被伏兵将他们一扫而光。月氏副王谢走投无路，只好低头认罪，惟求班超放他一条生路，让他活着回去。班超答应了他的请求。月氏副王回去后，仍每年向汉朝廷进贡，关系又重新变得较为正常了。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诸城国，相继降附。汉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策立原来留在洛阳的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原来的龟兹王尤利多则被遣送到了洛阳。此后，班超驻龟兹，徐干屯疏勒。西域各地除焉耆、危须、尉犁因是攻没陈睦的主要成员，尚怀二心外，其余全部被平定。

永元六年秋，班超与龟兹、鄯善等国共同出师讨伐焉耆。到达尉犁国界时，派人去通报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班超）这次出动，为的是镇抚三国。你们如果想改过从善，就应派大人物出来欢迎，都护不但不会难为他们，还会有赏赐的。”给每位国王送去彩帛五百匹。

焉耆国王仍不服气。焉耆国有一座苇桥，是进入焉耆的主要通道，为防止汉军进入，国王竟下令将苇桥拆毁了。班超见苇桥已断，改走其他道路，绕道进入焉耆，在一个距离其都城二十里处扎营。焉耆国王大感惊异，决定驱赶群众进山拒战。焉耆左侯元孟曾经在洛阳当过人质，对汉朝廷很友好，暗地派人把国王的行动报告了班超。班超把他派出的人斩首，表示不信任元孟；接着，约定日期，大会各国国王。焉耆王以为班超摸不清他的底细，与尉犁王等三十余人前往赴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却逃亡了，危须王也没有去。班超当机立断，命人逮捕了焉耆王和尉犁王，将他们押解到从前陈睦被攻没的那座城里，宣布罪状，处以死刑，改立元孟为焉耆国王。西域五十多个小城国全都归附于汉朝廷。永元七年，班超封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长期生活在塞外，年纪老了，身体也衰弱了，头上已无一根黑发，手足麻木，拐着拐棍才能勉强行动，十分思念家乡，他在给朝廷的表疏中，曾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句。他的妹妹班昭也曾上书朝廷为他陈情。刘肇大为感动，下诏将班超召回。班超于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九月便去世了，终年七十一岁。从永平十六年初次奉命出使西域至永元十四年返回洛阳，班超在西域生活和战斗了整整三十年。

汉朝廷在征召班超回国时，任命戊己校尉任尚接替他担任西域都护。任尚对班超说：“君侯在西域，历时三十年；我现在奉命接替你，责任重大而计虑浅薄，你一定要不吝指教啊！”班超说：“我年纪老了，脑子也不好使

唤啦！你曾经担任过重要职位，都干得很好嘛，我班超是赶不上的。如果你一定要我发表意见，我就随便说几句好了。跟随我们长期滞留在塞外的这些官吏、士卒，大都是因犯了罪被罚来戍守边境的，原本就不是什么孝子贤孙。塞外的当地人对朝廷常常是三心二意，集合起来很困难而作鸟鲁散却极容易。你的性子急，凡事要求严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我离开以后，你最好把襟怀放宽宏一些，只注重掌握好大政方针就行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则不必斤斤计较。”班超走后，任尚对身边的人说：“我特地向班超征求意见，满以为他会有什么奇妙上策呢，谁知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上任后，由于对内外事务处置不当，西域各地很快便到处反叛朝廷，动乱不止，任尚自己也因罪而被征还朝。“今所言平平耳”，他哪里知道，“平平”之中蕴藏着大道理啊！

刘裕严斥秦使破南燕

东晋义熙五年二月（公元409年），建都广固的鲜卑人南燕政权，大举入侵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和济南太守赵元被俘，大批人口遭掳掠北迁。四月，东晋朝廷的实力人物、中军将军刘裕，率领水军从京师出发，自淮入泗，前去征伐南燕。五月，到达下邳，留下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得悉刘裕兵至，向燕王慕容超建议说：“晋军远来，势难持久，不如扼守住大岷山（今山东临朐县东南，即穆陵关），毁坏庄稼，坚壁清野，迫使他们求战不得又无粮可吃，拖延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打他们。”慕容超不肯那样做，说：“他们长途行军，已经很疲劳了。待他们进了岷山再用铁骑冲杀，不愁胜不过他们。哪能毁坏庄稼，还没开仗便自己糟蹋自己呢？”晋军中也有不少人担心慕容超会采纳公孙五楼的方案，刘裕说：“鲜卑人秉性贪婪，眼光短浅，总想往前去占别人的便宜，绝对舍不得毁坏自己的禾苗。他们的战略步骤必是先据临朐，后守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我们只要进了岷山，事情就好办了。我向你们保证，他们决不会据大岷山而坚壁清野。”后来，当刘裕进入岷山时，不禁以手指天说：“老天保佑，大功告成了。”

六月，慕容超果然以重兵据守临朐。晋军进至距临朐尚有数里处，燕军铁骑万余人率先猛冲过来。晋军奋起应战，一直激战到太阳偏西，仍然难分胜负。这时，刘裕乃另派一支部队，绕过激战战场，从敌军背后直接去攻击临朐。前面的战斗尚未结束，后面的临朐却已被攻陷了。慕容超慌忙往广固撤退，大将段晖等十余人阵亡。

刘裕麾师进围广固，筑长围攻城。城上的人见了，都说：“你们没有张纲，这么个攻法，能把城攻下来吗？”原来，南燕政权的尚书郎张纲，心灵手巧，最擅长设计和制造攻守城池器械。守军依仗着他们有一位张纲，所以信心十足。事有凑巧，张纲奉命出使羌人建立的姚氏后秦政权。从长安返回，被泰山太守申宣逮住了。刘裕把张纲引至楼车上，让他同守城军见面。城中人见张纲已被俘虏，莫不大惊失色。刘裕派人配合张纲，日夜不停赶制攻城器具。

后秦政权的首领姚兴，很想去救援慕容超，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既不敢出兵，却又派使者去对刘裕说：“慕容氏是我的友好邻邦，被你攻得急了，前来向我求救，我已经决定派十万铁骑进驻洛阳。你如果还不撤退，我便要继续向前挺进，去把你击溃。”刘裕严厉斥责使者说：“你回去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要让士卒休息三年，才会去平定洛阳和关中。他如果等不及了，赶现在要自己来送死，那就快些来吧！”

有个录事参军刘穆之，以熟谙韬略而小有名气，是刘裕的主要谋士。听说来了一位羌人使者，急忙赶去见刘裕，但使者已被打发走了。当他了解到姚兴使者的来意和刘裕的答复后，不胜遗憾，埋怨刘裕说：“承你看得起我，往日事无大小，都要去同我商量，再作决定。今天这件事，本来应该慎重考虑的，怎么便如此草率地答复了，你那样回复姚兴，威胁不了敌人，适足以进一步激怒他。倘若燕还没有攻破而羌人的救兵却来到了，不知道你将如何对付？”刘裕听后大笑，说：“正因为这是用兵机谋，不是你能理解的，才没有去同你商量。兵贵神速是普通常识，姚兴如真要派出救兵，保密还来不及呢，还会专门派人来提前通知我们吗？这是他见我讨伐慕容超，兔死狐

悲，心虚胆怯，故意那么样的装腔作势罢了！”

以张纲为主制造出来的攻城器具，在攻城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城上的火石弓矢几乎全都归于无效。六年二月，广固被攻破。慕容超逾城出逃，被征虏贼曹乔胥捕获。刘裕将他押送给东晋朝廷，被处死于建康市。

姚兴果然未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慕容超，说明他的那一通大话纯粹是放空炮。十二年三月，姚兴死去，姚泓继立。八月，刘裕以檀道济、王镇恶为前锋主将，兴师讨伐姚泓。部队出动后，攻克许昌，俘虏了伪颍川太守姚坦和大将杨业；到达成皋时，伪兖州刺史韦华投降。洛阳被攻克，伪陈留公姚洸也投降了。王镇恶到达潼关，遭到了伪大将军姚绍的坚强抵抗。姚绍统率大军深沟高垒，据险拒守。王镇恶悬军深入，军粮匮乏，进退两难，派人返回来请求刘裕增援和运去粮食。刘裕正在黄河船上，命人打开船上的窗户，指给王镇恶派去的人看。原来，黄河北岸到处都是拓跋嗣的军队（北魏）。刘裕说：“我早就说过，攻占洛阳后一定要等待大军到达后再西进，不可轻易深入。现在，岸上是这种情况，怎么可能给他运粮增援呢？”幸好正在这时，姚绍病死军中，由姚赞暂代；当地的百姓得知军队缺粮，踊跃义务捐输，部队也有饭吃了。刘裕亲自引军进抵湖城，姚赞后撤。王镇恶率领水军由黄河入渭水，直抵渭桥。他们乘坐的都是蒙衝小舰，船上的人在舱里，外面是看不见的。北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船，见船上无人，船却在自动往上游行驶，很觉奇怪，说那是“神”。

王镇恶到达渭桥后，叫大家吃饱了便离船上岸。渭水水流急，人一上岸，船都漂到下游去了。此时姚泓屯兵长安城下，尚有数万人。王镇恶对将士们说：“你们大家都是江南人，眼面前所在的这个地方可是长安城北门外呀，距离你们的家乡有一万多里路。衣服、粮食等都在船上，船已漂到下游去了。要想求生存，立大功，惟有与敌人决一死战，否则是别无出路的。”说罢便身先士卒，带头向敌军冲杀过去。士卒亦明知后无退路，人人奋勇争先。姚泓军经不住冲击，很快便溃败了。长安被攻陷，姚泓被俘，后来也被斩首于建康市。

战将陈庆之的辉煌胜利和倏忽败逃

陈庆之是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手下的一员战将，既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也善于使用战场谋略。他的主要业绩是仅以区区数千人护送北魏的元颢回洛阳，取得了一连串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的辉煌胜利。但是，艰难时期过后，出现了大好局面，却因元颢的昏愚和背叛，使他无能为力，倏忽之间军队归于瓦解，自己亦不得不只身逃亡。陈庆之由胜利转为败逃的过程，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看问题，是很能予人以启迪的。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陈庆之奉命随领军曹仲宗出征涡阳。北魏（拓跋珪）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军十五万增援，前锋到达驼涧，距涡阳四十里。陈庆之主张及时出击，但韦放认为，走在最前面的敌军必定是精锐部队，不要轻易地去碰他们，打赢了算不得什么功劳，如被打败则会影响我军的士气，不如以逸待劳，不理睬他们。陈庆之说：“魏人从远处赶来，已经很疲乏了，距离我们还有四十里远，料想不到我们会去袭击他们。如果趁他们立脚未稳，出其不意地对他们发动奇袭，挫伤他们的士气，对我们争取战争胜利会有重大影响。他们扎营的那个地方，林木茂盛，夜晚绝对不会出来活动，对我们伏兵和奇袭十分有利。你们若有疑惑，我独自前去好了。”率领手下的二百名骑兵在夜色掩护下奔袭魏军，击溃了他们的先锋部队。敌军挨了当头一棒，人人震恐。陈庆之返回后再和大家齐头并进，占据了涡阳城，与魏军相持对峙。自春至冬，连续战斗百余次，士卒已经拖苦了，敌军的援军又打算在他们的背后修筑工事，有使梁军前后两面受敌的危险。曹仲宗很害怕，主张往后撤退。陈庆之堵住军门说：“我们共同来到此地已经快有一年了，损耗了国家的大量粮食和器仗。如果不面向敌人去同他们决斗，只知畏缩逃跑，那还算什么军队！行军作战，置诸死地而后生，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大家一定要走，出发时我是奉有朝廷密令的，决不饶恕。”曹仲宗见他说得理直气壮，只好同意留下来。魏军一连修筑了十三处工事，陈庆之采用夜战突袭，首先攻破了其中的四处，涡阳城主王纬被迫乞降。接下来乘胜攻击所余九处，几乎将敌守军全部歼灭，俘获男女三万余口。朝廷将涡阳地区设置为西徐州，部队则前进到了城父。梁武帝萧衍特地下诏表扬陈庆之说：“你既不是将门种子，也非出身于豪门大族，能建立这样的功勋，真不愧为堂堂大丈夫！”

大通初年，魏北海王元颢因内乱投奔了梁朝廷，请求立他为魏国的君主。萧衍接受了他的降附，任命陈庆之为鹰勇将军，护送元颢北归。元颢于涣水即位称魏帝，授予陈庆之前军大都督的称号；陈庆之从铨县出发，攻拔荥城，直抵睢阳。魏将丘大千拥众七万拒战，被陈庆之打败，丘大千投降。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暉业率领二万人驻屯于考城；考城四面环水，防守极为严固。陈庆之浮水筑垒，攻陷考城，活捉了元暉业，缴获战车七千八百辆。此后便直趋大梁，一路上各地都望旗归附。元颢晋升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命他继续往西进军。

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领七万人据守荥阳，阻元颢。敌军士卒精强，地形又极险要，陈庆之没有能将他们攻破。魏将元天穆率领大批援军赶到，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黑占据了虎牢。正面敌军云集，荥阳屹立不动，梁军士众都有些畏惧了。陈庆之镇定自如，开导大家说：“我们从出发到现在，所击溃的敌军实在不是少数了。被杀死的

人，谁不是别人的父兄子弟？元天穆手下的人，全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他们是三十多万，在平原上同他们作战于我们很不利，所以一定要乘他们尚未到齐时拿下荥阳，否则就是等死！”大家很同意陈庆之的看法，一鼓作气，向荥阳发动猛攻，壮士宋景休、鱼天愍等带头越过城墙，终于攻克全城。魏军随后赶来，对荥阳实施反包围，陈庆之又率领三千骑兵背城迎战，大败敌军，敌将鲁安投降，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单骑逃窜；缴获了荥阳城内的大量储备物资，牛、马、粮食、布匹，不可胜计。随后奔袭虎牢，尔朱荣弃城遁走。北魏君主元之攸害怕了，奔逃到了并州。临淮王元或和安丰王元延明率领文武百官把元颢迎接到了洛阳。元颢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

陈庆之北讨，连续不断打了不少硬仗，全是以寡击众，从铨县到洛阳，共历时一百四十天，平城三十二座，大战四十七次，所取得的确实是奇迹般的胜利。他手下的人都穿白袍，所向披靡，当时民间广泛流传着歌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可惜的是，元颢并不是值得扶持和可以信赖的人。他进入洛阳以后，接收了元子攸遗留下的宫女妃嫔，只知荒淫和迷恋酒色，日夜设宴寻欢作乐，一点也不办正事。与元或和元延明暗中筹划，要背叛梁朝廷；对陈庆之虽仍不得不暂时利用，内心则十分刻忌。陈庆之对他们的图谋一清二楚，对元颢说：“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洛阳，各方面的反对势力都还很强大；如果让别人弄清了虚实，联合起来打我们，形势就严重了，必须安不忘危，预作准备。应当请求天子（梁武帝萧衍）给我们增发援兵，并命令各州郡的南方人都集中到洛阳来。”元颢还有些愿意采纳陈庆之的建议，元延明劝他说：“陈庆之兵力不过数千人，尚且这样的难于被人制伏，倘若人再多一些，他还会肯为我们所利用吗？权柄一旦落入他的手中，我们就只好听他的，魏国也就完结了。”元颢从此便更加与陈庆之不一条心了，竟然上表萧衍，说河北、河南都已平定，用不着再派援军；剩下一个尔朱荣，只靠陈庆之和他自己的力量，也能消灭。萧衍因而下诏命各路军队一律留驻于边界地区，不再往前推进。这样一来，陈庆之便被推进险境，当时，洛阳的南方人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其他各族人则十倍于南方人。军副马佛念劝陈庆之说：“功高不赏，震主身危，和元颢这种人共事，你不能不多加小心。从当前的形势看，最好是干掉元颢，由我们自己来当家作主。”陈庆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请求元颢按照早先的任命，让他去当徐州刺史。元颢却又不肯放他走，责难他说：“主上（萧衍）把洛阳的事委托给了你，你现在到彭城去，你这是为自己谋富贵，不是替国家打算。在主上面前，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陈庆之又未能去徐州。

没过多久，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和尔朱荣的长史高欢以及鲜卑、芮芮等各路大军共达百余万人，拥戴元之攸前来进攻元颢了，原来归附元颢的各州郡全都转变为支持元之攸。元颢据守洛阳，被尔朱荣击溃于河桥，逃走到临颖，被敌军俘获，洛阳宣告陷落。陈庆之其时正在河北守北中郎城，三天中战斗十一次，杀伤了大量敌人。洛阳陷落后，被迫带着他那几千人马往东撤退，正好碰上嵩高地区山洪暴发，把队伍都冲散了。尔朱荣率大军从后追击，陈庆之化妆成和尚，经由小路从豫州、汝阴返回到京师（建业），萧衍任命他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陈庆之的遭遇告诉人们，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并非全都取决于战

场。《兵法》上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合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定能获胜，我可以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打起仗来很可能失败，我就应离去。那是十分正确的。在历史上，乐毅弃燕，吴起奔楚，廉颇离赵，就都是出于同一原因。萧衍让陈庆之去扶植元颢那样的昏庸之辈，是绝对成就不了什么事业的。

梁武帝误信侯景困死台城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个小朝廷中，梁武帝萧衍可以算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不仅文治武功都有一定成就，人品道德也比较优秀。故前代史家给予了他极高评价，“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三四十年，斯为盛矣。”就是这样一位比较好的皇帝，最后不但自己困死台城，实际上梁朝廷也被他葬送了。所以然者，他的晚年昏聩，内任小人，外弛防护，是主要原因，其集中表现，则是误信侯景，既未能怀之以德，又不能畏之以威；侯景公开反叛以后，在对侯景的战争中，谋略上也犯了种种错误，从而导致了一场大悲剧。

侯景，朔方人。北魏孝昌四年（公元258年），孝明帝元诩逝世，皇后胡氏临朝。天柱将军尔朱荣自晋阳起兵攻杀了胡氏，侯景带着一队人马投靠了尔朱荣。怀朔镇将葛荣反叛北魏朝廷，被称为“葛贼”，尔朱荣命侯景前往征讨；侯景活捉了葛荣，因功被拔擢为定州刺史，封濮阳郡公。北魏丞相高欢带兵进入洛阳声讨尔朱氏。侯景又投降了高欢，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后来提升为河南道大行台，统带十万军队，专制河南。侯景为人残忍冷酷，带管部队军令严厉；每逢打了胜仗，便把抢劫来的财物分给将士。他手下的人既很害怕他，又贪他的赏赐，所以尽力为他卖命，打起仗来很勇敢。高欢得了重病后，对儿子高澄说：“侯景很狡猾，诡计多端，反复无常，居心险恶。我死了以后，他决不会甘心听从你的指挥。”高澄用高欢的名义写信给侯景，想把他征召回来杀掉。侯景看出了其中有诈，于梁太清元年二月（公元547年），采纳王伟的计策，上表萧衍，请求降附。

一天夜晚，萧衍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地区的州郡长官都来向他投降。次日早晨，把梦中情景告诉了中书舍人朱异，朱异说：“这大概是国家即将统一了，天道先来送个信吧？”萧衍说：“我从来很少做梦，昨天晚上却做了这样一个梦，真叫人高兴。”不久，侯景果然派人来请求投降了。萧衍召集群臣计议，尚书仆射谢举等多人都主张不要接纳侯景，说侯景是个朝秦暮楚不讲信义的小人不可靠。萧衍一面洋洋自得，同时也仍不无疑虑；有一次，在武德阁自言自语：“这事到底是接受好呢，还是不接受好呢？”正在旁边的朱异立即接住话头说：“北方的老百姓，有谁不想回归朝廷呀？侯景据有河南十多个州，等于半个魏国。如果拒绝了他，往后还会有谁来投降吗？”经朱异这么一附和，萧衍作出了最后决断，接受侯景的降附，下诏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

高欢死后，高澄继位为勃海王，派遣大将军慕容绍宗把侯景围困于长社。侯景提出愿意割让鲁阳、长社、东荆、北兖，向西魏求救；同时也向梁朝廷求救。经西魏和梁派兵救援，慕容绍宗退走后，十二月，侯景攻拔城父，向梁朝廷献策，请求从北魏元氏子弟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做魏国的君主，由他辅佐着出兵北伐。萧衍很同意他的办法，下诏封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待渡江后即位称魏主。

高澄再次命令慕容绍宗追击侯景，两军相持于涡阳。侯景手下的人多为北方人，都不大乐意渡江往南去，加上粮食也很短缺，部将暴显等人率部投降了慕容绍宗。牵一发而动全身，暴显等人既走，其余的人也不愿意追随侯景了，于是全军溃散。侯景自峡石渡过淮河，总共才不过八百人。正当他走投无路之际，梁朝廷的马头戍主刘神茂，因为对监州韦黯心怀不满，对侯景

说：“寿春离此地很近，城池坚固。韦黯听说你河南王来了，一定会出来迎接。你便可将韦黯拘押，得了寿春城后，再向朝廷报告。朝廷见你从北方回来了，必然很高兴，哪里还会责怪你呢！”侯景绝处逢生，握住刘神茂的手说：“这是老天特地让你来指点我啊！”侯景进入寿春，韦黯被禁闭，过了很久才获释。侯景因涡阳之败请求萧衍贬削他的官职，萧衍没有同意，反而安慰了他一番，原有官职照旧，并又委任他为豫州牧。

侯景有了寿春做根据地，便开始策划反叛梁朝廷了。全城男性居民被召募去当兵，妇女都被配给了将卒。向朝廷索要一万匹锦作战袍，领军朱异给了他一万匹青布；又说给他的武器质量差，请求拨给原材料让他们自行制造，朝廷也答应了。侯景自战败于涡阳之后，不断向梁朝廷提出种种要求，几乎件件兑现，没有一项遭拒绝。

为了摸萧衍的底，侯景伪造了一封信，假说是魏朝廷发出的，请求和梁朝廷作一笔交易，以在战争中被俘的梁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换回侯景。萧衍接信后便打算应允，舍人傅岐劝他说：“侯景是被追才来归降的，如果抛弃他，于道义上说不过去；再说，他是个身经百战的人，怕也未必就肯束手就擒。”萧衍不听劝阻，复信给魏朝廷说：“贞阳（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表示完全同意与魏作交易。这封回信到了侯景手里以后，侯景说：“我早就知道萧衍那糟老头子对人不安好心。”侯景又提出要娶王、谢二姓家的女人做妻子，萧衍答复说：“王、谢门第太高了，你配不上他们；你到朱、张等以下的家族中去寻觅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侯景很气愤，说：“想娶个老婆你也不答应，等我去把你们那里的女人全都弄来，配给咱们的奴仆。”地盘可以给，官职可以给，服装可以给，武器也可以给，惟独娶妻要讲门第，不能娶王、谢家的女人；既然那样的信任他，却又愿意把他遣送回去交换萧渊明。萧衍行事就是这样的轻重倒置，糊涂浆一盆。侯景终于铁心要反叛萧衍了。

坐镇合肥的都阳王萧范和司州刺史羊鸦仁多次向朝廷反映，说侯景有造反的苗头，领军朱异说：“侯景身边就那么几百人，成得了什么气候？”侯景责难萧衍说：“高澄那家伙很狡猾，他请求连和，你为什么就那样的相信他呢？我实在觉得太可笑了。我活了四十六岁，从来没听说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过来了，却引起了那么多的议论，看来江左的佞邪之臣亦复不少。你再给我一块地盘吧，也好让我有个落脚之处。否则，我若带兵渡过江去，进军闽、越，恐怕朝廷上的大臣们便都会吃不好、睡不稳了。”对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萧衍竟仍然无动于衷，让朱异答复他说：“普通老百姓中的贫穷人家，尚且会有十个八个客人；我惟有你这一个客人，有人说了一些令人生气的话，这是我的过失，太对不起你啦！”萧衍和朱异等人的种种愚蠢动作，进一步助长了侯景作乱的决心。二年八月，侯景出兵攻破马头、木栅，俘虏了太守刘神茂和戍主曹璆等。这时，萧衍方才下令让邵陵王萧纶统一指挥萧范和柳仲礼、裴之高等人，领兵去对付侯景。派太子家令王质率领三千人在长江岸边巡逻，以防侯景渡江。

九月，侯景以外出游猎为名，离开寿春。王伟向他献计说：“用兵要讲快速，倘若拖拖拉拉，很有可能被萧纶纠缠住，莫若直接掩袭扬都。我们从外面打进去，命萧正德从里面打出来，天下便是我们的了。”侯景采纳了王伟的策略，说是要去合肥，实际上却突袭谯州，助防董绍先投降，刺史丰城侯萧泰被俘。进攻历阳，太守庄铁的弟弟庄云阵亡。庄铁投降了侯景，主动

提出愿意给他做向导。直至这时，各地已不断送来了不少有关侯景动向的情报，朱异仍还在梦中迷糊，说：“侯景绝对不会有渡过长江的打算！”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早已在暗中与侯景勾结到一块儿了，派出大船数十艘，诡称是去运芦苇，前去迎接侯景过江。侯景到达京口，担心王质的三千人碍事，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梁朝廷将王质调去做丹阳尹，三千巡江将士无缘无故自行撤除。侯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特地派人过江去察看，说：“王质如果真的撤走了，你便从江东折一柳枝回来，以作见证。”侦察人员从江东折得柳枝，回去报告，说王质和他的那三千人的确不见了，侯景很高兴地说：“我的大事看来真能办成，不成问题了。”从采石渡过长江，梁朝廷连一点信息也没得到。即使是这时，侯景的总兵力也不过是马数百匹、士卒千余人而已。侯景袭击姑孰，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被俘，接着进抵慈湖。梁朝廷命扬州刺史宣成王萧大器和都官尚书羊侃守京师，南浦侯萧推守东府城，西丰公萧大春守石头城，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

侯景到达朱雀航，萧正德从丹阳郡率领军队来与他会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人驻屯航北，一见叛军便逃跑到南塘去了。皇太子命王质去增援庾信，也是不战自溃，侯景很快便打到了建康城下。萧大春放弃了石头城，谢禧也放弃了白下。侯景放火烧了大司马门和东华门、西华门，在东掖门遭到羊侃的狙击，才暂时后退一点。此后，双方进入了猛攻和坚守的相持阶段。

十一月，侯景立萧正德为帝，改年号为正平。侯景自任相国、天柱将军。萧正德把女儿送给了侯景。

侯景攻破东府城，命他的仪同卢暉略领着几千人，手里都拿着大刀，站在城门两边。把城内文武官员赤身裸体从城内驱赶出来，两面交相砍杀，被杀死的达二三千人之多。

侯景到达京师外围后，散布谣言说萧衍已经去世了。皇太子萧纲为稳定人心，请求萧衍亲出巡城，向城内外军民亮相。萧衍登上了大司马门，城内守军见到后，热烈欢呼，军民都受到了极大鼓舞。为了加固城防工事，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们全都亲自参加挖土、运土。侯景原以为很快便会把京师攻破，待到久攻不下，人心开始离散，庄铁逃走到了浔阳，仪同范桃棒暗中与梁朝廷联络，请求让他杀侯景归降，城外从各地来的援军不断增多，他便更加丧心病狂，显露出了豺狼狰狞面目，公开纵兵掳掠，实行大屠杀。尸体把道路都堵塞了，妇女全被抓进兵营。昼夜修筑攻城工事，谁干得稍慢点立即毒打，倒下来的便填在土中，人们号哭之声震天动地。

十二月，侯景在使用各种攻城器械、纵火以及修筑土山等都未能奏效之后，挖掘开玄武湖放水灌台城，城内城外到处都被泡在水里。南岸的一切建筑，被侯景全部烧光。

城外的援军日益增多，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南陵太守陈文彻、宣猛将军李孝钦等先后赶到，萧嗣和裴之高也渡过了长江。侯景登上禅灵寺门楼瞭望，乘韦粲尚未安下营垒之机，首先出兵攻击韦粲，韦粲战败被杀。柳仲礼率兵驰援，斩敌数百人，投水而死的有千余人，这才把侯景的攻势遏制住。

萧纶与临城公萧大连从东面把部队集结到南岸，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来的部队结营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也相继到达。萧嗣和羊鸦仁、李迁仕等进攻东府城，大破叛军，进抵青溪水东。这时，侯景所有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完了。他的处境很不妙，他自己当然心中有数，特

别是听说萧绎已亲自率领荆州兵往东开来了，更是十分恐惧。彭城人刘邈劝侯景说：“大军屯兵已久，台城百攻不下，如今援军云集，存粮已尽而民间无粮可掠。我们如同婴儿，性命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如主动乞和，争取将部队安全撤走。”侯景与王伟议后，派任约到城北上表伪降，实施缓兵之计。萧衍开头是坚持不同意讲和的，拒绝说：“我有死而已，谈什么和议！侯景逆贼凶狠多诈，他的话根本不能相信。”萧纲劝他不如先许和议再定后计，萧衍大怒说：“和不如死！”如果萧衍能继续坚持下去，事情该有多好呀？可惜他并没有坚持下去，犹豫了一阵后又说：“你看着办吧，只要不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耻笑就行了。”萧纲主张讲和，理由是城内生活条件艰苦，形势严峻；事实上，两军相持，各有各的难处，谁胜谁败，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啊！

侯景提出的讲和条件是，梁朝廷割让给他江右四个州，派一位亲王去做人质；朝廷如能答应，他便解围渡江撤退。双方就是按这样的条件谈判的，并很快达成协议，在西华门外设坛，各派代表遥遥相对，刑牲敌血，订立盟约。

侯景请求朝廷将北路援军全部聚集到南岸，萧衍下令命北军都进入江潭苑。侯景提出先将广陵和谯州借给他，待他得到寿春和钟离后再归还，朝廷也表示同意。和约既成之后，萧绎的援军也后撤了。存放在东城的米，没有援军阻隔，叛军又可以安全运输了。所有这些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萧衍全都未曾考虑到，叛军却紧紧地把它抓住了。王伟对侯景说：“你以人臣举兵造反，围攻宫阙百余日，逼辱妃嫔公主，残破污秽宗庙，天下哪里还会有你容身之处？千万不能如约撤军。”三年三月，城内派御史中丞沈浚去指责侯景，说他不应违背盟约。这显得有多么可笑啊！侯景对他的答复是，“大怒，更加昼夜猛攻不息。”此时，侯景已经喘过气来，日子好过得多了，城中则总共只剩下三千人，一个个瘦弱不堪，已毫无战斗力了。一天，萧坚的书佐白昙朗和董勋华在城西北楼放下绳子拉叛军上楼，台城终于陷落。侯景抢劫去了宫廷全部资财、珍宝和后宫女人，把王公大臣禁闭在永福省，自任大都督、大丞相，萧正德被降为侍中、大司马；以萧衍的名义，下令命各路援军统统撤回原地去。台城陷落时，永安侯萧确和他的哥哥萧坚（均为萧纶之子）曾奋勇抗击，最后实在抵挡不住了，跑到文德殿报告萧衍说：“台城已经被攻破了。”萧衍问：“还能一战吗？”萧确说：“不行了！我曾经亲自同敌人格斗，大势已去，身边没有一个人了，仅仅逃出一条命。”萧衍叹息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自我失之”，多么发人深省呀！

萧衍被困于台城，连伙食也被裁减得不足以维持生命，又病又饿，终于死去，六月，萧正德被侯景杀害。大宝二年十月（公元551年），萧纲在被侯景立为皇帝后，又被侯景杀害了。十一月，侯景自己即位做皇帝。

三年正月，萧绎派来的荆州兵主将王僧辩进军到芜湖，大败叛军骁将侯子鉴。王僧辩乘胜逼进，经张公洲、禅灵寺，从石头城西连营直至落星墩。侯景率兵拒守，又被击败，卢晖略、纥奚斤投降。

侯景收集起一点残兵败将，用皮袋装着他的两个儿子挂在马鞍上，自领百余人往东逃去，留下王伟守台城。侯景离开台城后，王伟放弃台城逃跑，后被人抓住，送给萧绎杀掉了。

王僧辩派侯瑱追击侯景，在松江把他堵住了。侯景自动将两个儿子淹死，

乘坐小船，企图自沪渎入海，行至壶豆洲，被前太子舍人羊鲲杀死。王僧辩将他的脑袋割下来送给了萧绎，砍下两只手送给了北齐政权的文宣帝高洋；给他的肚子装上五斗盐，送至建康示众。

侯景之乱，不但使建业地区几成废墟，即整个江南各地人民，亦被拖累得苦不堪言。到处都在闹饥荒、旱灾、蝗灾同时爆发，野菜野果，芰实苕花，草根树皮，全都被吃光了。旧史书上描绘其惨状是，“千里无炊烟，白骨堆积如山丘！”萧衍误信侯景，一念之差，流毒四海，这样的历史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刘裕袭杀刘毅与陈霸先袭杀王僧辩

东晋末期的刘裕和刘毅，都是手里掌握着军队的实力人物，功业是不相上下的。虽然也不能说刘毅就没有野心，但当义熙八年四月（公元412年），刘毅以后将军、荆州刺史坐镇江陵时，毕竟不曾有过什么不轨行为。刘裕为着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取代司马氏的东晋朝廷自己做皇帝，却对刘毅下毒手了。九月，刘毅因有病，请求把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调去当他的副手，刘裕表面上满口答应，待到刘藩入朝，立即将他杀害，尚书仆射谢混因与刘毅交情较深，也同时遇害。二十九日，刘裕兴师前去袭击刘毅，给王镇恶加了个振武将军的头衔，让他率龙骧将军蒯恩带领一支水军提前出发，指示他说：“你到了荆州以后，要见机行事。如一时拿不下来，可先烧其舰船，驻军江边，等待我亲自率领的大军到达。如果刘毅连一点准备也没有，可袭便袭，一路上只说是刘藩的部队，是去荆州协助刘毅的。”

王镇恶于十月二十二日到达豫章口，距离江陵只有二十里了，刘毅还什么消息也不曾得到。道路传言都说是刘藩来了，刘毅也以为真的是刘藩来了。王镇恶到达豫章口后，命令部队舍船登岸，每条船上只留下一二人，让他们在对岸树立起了许多旗帜，每面旗下都设置一只大鼓，约定：“估计主力已经进城了，便摇旗擂鼓，做出好像是背后有大军紧随着的模样。”另外还派了一支小分队，专门到江津去放火烧刘毅的船只。王镇恶领着主力部队堂而皇之地向江陵开拔，走到距离江陵只有五六里路了，碰上了刘毅手下的将领朱显之，步骑共数十人，要到江津去。朱显之问：“你们是什么人？”回答：“兖州刺史刘藩来了。”又问：“刘藩在哪里？”回答：“在后面。”朱显之只见军队却不见刘藩，士卒们又都扛抬着攻城器具；此时，江津船只已被焚烧，烟焰张天，江岸上的鼓也擂响了。朱显之慌忙掉转头跃马返回，前去向刘毅报信：“城外到了一支大部队，是从下游开来的，江津船只已被焚烧了。”刘毅下令关闭城门，但已来不及了，王镇恶的前锋已经进入江陵，夺占了大城东门。刘毅留在内城的战斗人员共计约有三千人，从吃早饭时厮杀到中午，人数逐渐减少。王镇恶因风纵火，把南门和东门全都引着了。外城失陷后，刘毅固守内城。下午，王镇恶在内城东门外挖通了一条地道，于是侵入内城，两军短兵相接。入夜，刘毅手下的勇将赵蔡阵亡。三更时，刘毅见各阵士卒均已溃散，带着尚存的三百余人从北门突击。王镇恶与蒯恩头分截击，最后，刘毅奔逃至牛牧佛寺，自缢而死。

南朝梁末期，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几乎与刘裕袭杀刘毅如出一辙。若论勋业，王僧辩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出力要比陈霸先多，功劳也要比陈霸先大。贞阳侯萧渊明即帝位后（公元555年），任命王僧辩为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驻建康；陈霸先为大司空、南徐州刺史，驻京口。王僧辩丝毫也没有想到陈霸先会去袭击他，陈霸先却早已在暗算他了，当年九月，陈霸先集合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人，把他早就准备好了的锦采、金银和数千件锦袍拿出来，分赏给了大家，乘夜起兵，水陆兼进，前去袭击王僧辩。陈霸先亲自率领的步军最先到达，从石头城北蜂拥而入，王僧辩还正在照常处理公务呢！有人向他报告，说外面有一支部队打进来了。他还没愣过神来，陈霸先的士卒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了。王僧辩慌忙奔跑，和他的第三个儿子王颢一起，走出阁门。跟随在他身边的数十人，虽然拼死搏斗，毕竟众寡不敌。王僧辩登上了城南门楼，向陈霸先求情，杀望能留下他一条命。陈霸先不予理

睬，下令纵火焚楼。王僧辩从楼上下来，立即被捆绑起来。如此轻易地便把对手擒住了，连陈霸先自己也颇感茫然，问王僧辩说：“你怎么连一点防备也没有啊！”王僧辩回答说：“我把北门全都委托给你了，怎么能说毫无防备呢？你就是防卫嘛！”当夜，王僧辩惨遭杀害。从表面上看，陈、王之争是陈主张立萧方智，而王迎立了萧渊明，但那决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事实上，王僧辩死后，萧渊明退位，萧方智上台。萧方智总共只作了一年多时间的傀儡皇帝，便被陈霸先取而代之了。陈霸先杀王僧辩，正如刘裕杀刘毅那样，乃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刘裕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则是南朝陈的开国皇帝，他们以阴谋手段残杀异己的行为，是不足取的。刘毅和王僧辩的惨痛教训，却很值得注意。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说普通人也应该常有防人之心的话，那末，带兵的人就更加应该时时都有战备观念，不能无防人之心了。

韩擒虎活捉陈叔宝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到了陈末时，地窄人稀，虽仍然保有一个陈氏小朝廷，实际上已不及太平时的大郡。陈后主陈叔宝闭眼不顾现实，依旧在那里挥霍浪费，荒于酒色，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刑罚滥酷，监狱里的人犯经常是关得满满的。

隋文帝杨坚在长安，得知了陈叔宝在江南的所作所为，对仆射高颍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去拯救！”下令制造大型战船，准备伐陈。有人建议保密，杨坚说：“我乃是要正大光明地去诛戮残暴的罪人，用不着保守机密！如果陈叔宝知道后，改过自新，我也就对他没有什么苛求了。”

开皇八年十月（公元588年），杨坚正式兴师出征。参加这一战役的将领有杨俊、杨素、刘仁恩、王世积、韩擒虎、贺若弼、燕荣等，共计九十名总管，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统一节制。

贺若弼早在任吴州总管时，凡遇沿江驻军换防，都故意让交换双方集结于历阳，大张旗帜，遍布营幕。初时陈方以为是隋军大举出动了，立即采取防御措施，后来次数多了，才知道那其实只不过是隋军在换防，也就不在意了。待到贺若弼真的渡江去打他们了，他们连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

隋军分多路向建业推进，各处镇守长官相继向陈叔宝告急。执掌朝廷机密的施文庆和沈客卿，将情报全都扣压下来，不向外透露，直至隋军已到达江边了，陈叔宝还在那里吹牛：“王气在我这个地方嘛，怕什么？从前齐军（高氏北齐政权）不是来过三回吗，周军（宇文氏北周政权）也来过两回嘛，还不是都被摧毁陷没了？这次他们又来了，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贺若弼攻克京口，随后又攻拔南徐州，刺史黄恪被俘；韩擒虎从横江渡过长江，攻占了采石，随即又占领了姑孰，抵达新林。经采石戍主徐子建再三催促，陈叔宝这才下令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等为都督，领兵拒战。贺若弼进军至钟山，陈军列阵相抗，鲁广达居南，任忠随其后，樊毅、孔范又在任忠后，萧摩诃在最北面，南北绵亘二十里，人数并不少，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各自行动，互相不照应。萧摩诃在战斗中还是很顽强的，同隋军从上午一直激战到黄昏。都官尚书孔范的军队一出阵尚未交锋便四散溃逃，结果弄得全军阵脚大乱。萧摩诃独力难持，被贺若弼生俘。

任忠，即任蛮奴，兵败后驰入台城，对陈叔宝说：“陛下不用慌张，准备坐船往上游去吧，那里还有我们的许多部队，我誓死捍卫你前往。”说罢便退出去了，说是作好准备后再来接他。陈叔宝命宫人束装以待，左等右等也不见任忠回来。贺若弼在钟山获胜后，经白土冈前进到宫城，纵火烧北掖门。韩擒虎从新林进抵石子冈，恰遇任忠前去投降，并充任向导，引韩部进入南掖门。陈军中尚有人企图抵抗，任忠对他们说：“连老夫我也投降了，你们还有什么必要干这种事？”于是大家一哄而散，都跑光了。

敌人已经打进来了，只有尚书仆射袁宪还留在殿内。陈叔宝领着十多名宫人出后堂景阳殿，要下到水井里去。袁宪劝他说：“北兵就是进来了，也不会侵犯陛下的；大家既已如此，只好安于现状，还是衣冠整齐，在前殿接见他们吧！”陈叔宝哪里肯听？说：“人家手里都拿着刀呢，惹不得的。”挡住井口不让他进去，他还是非进去不可。袁宪见阻拦不住，也只好走开了。韩擒虎到后，命人把他从井里拉上来，将他活捉了。待后贺若弼到了，韩擒

虎命陈叔宝去同贺相见，陈叔宝满身流汗，两腿打战，跪下连连磕头。贺若弼说：“你是小国之君，我是大国的卿，你拜一拜我，也是应该的。入朝仍不失为归命侯，不要害怕嘛！”

陈叔宝竟然昏到了如此程度：当贺若弼已过了京口，韩擒虎已占领采石，陈朝廷的戍守人员以军情要件向陈叔宝报告敌我形势，陈叔宝为了避免耽误喝酒，竟懒得打开来看一眼。如此重要的前线急报，直至高凯进入他的寝宫，从床下拾起来，仍然是密封得好好儿的，根本就没有拆开。对这件事，杨坚听说后评论说：“此亦是可笑，盖天亡也！”

唐高祖捷足先登据长安

隋大业末，炀帝杨广远出巡游，滞留于江都（今扬州市），丧失了控制政权的能力。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文帝杨坚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国家三十余年后，又出现了群雄逐鹿中原的大混战局面。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以右骁卫将军任太原留守。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曾遭到过杨广的猜忌。有一次，杨广下诏命李渊去见他，李渊因病而未能成行。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侍奉杨广，杨广问王氏说：“你舅父怎么迟迟不来呀？”王氏说：“他病了。”杨广说：“病？病得快死了吗？”不过，当杨广被隔绝于江都，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时，李渊对乘机参与争夺天下却并不十分积极。他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决心起事还不敢向他张嘴。晋阳令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李密参加起事造反后，刘文静被杨广下令逮捕关进监狱，李世民特地去探望他。刘文静很高兴地说：“天下大乱，没有一个像成汤、周武王或者是汉高祖、汉光武那样的人，怕是稳定不下来啊！”李世民说：“你怎么就知道没有那样的人呢？只恐有那样的人，一般人看不出来就是了。今天我到监狱里来探望你，并非儿女情长，而是来同你商量大事的。”刘文静向他提出了发动起义的倡议，说：“眼下李密正在围攻洛阳，主上（杨广）远在淮南，各地造反的人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山泽，正是英雄用武的大好时机。我在晋阳做官为时已久，人事熟悉。令尊（李渊）有兵数万，他说出一句话来谁敢不从？如果乘虚入关，便可号令天下。”他的这一番话，与李世民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怎样才能促使李渊下定决心起事呢？当时正任晋阳宫监的裴寂，与李渊交情很厚，两人经过仔细磋商，决定把裴寂也拉进来，让他去动员李渊。恰好在这时，太原副留守高君雅被突厥击败，李渊遭牵连，杨广下令要拘押他。李世民让刘文静和裴寂去对李渊说：“如今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形成，你身处嫌疑之地，只因副留守打了一次小败仗，尚且要如此惩罚你，可见你的处境实在是很危险的。关中天府，代王（杨广的儿子杨侑）幼弱，你最好举兵西进。晋阳士马精强，宫监中物资充足，图大事是完全有条件的。”李渊勉勉强强的表示同意后，李世民命刘文静伪造了一道杨广的敕令，征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年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约定于年底到汲郡集合，说是又将去征伐辽东。人民苦干连年战祸，本就惶恐不安了，这道敕令传播开来后，决心参加造反的人就更多了，刘文静催促裴寂说：“你难道没听说过‘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吗？唐公（李渊）要起义图大事，怎么仍然拖拖拉拉的，不见行动呢？”因为裴寂曾经选送过一些晋阳宫人去供李渊玩弄，刘文静威胁裴寂说：“你是宫监，私自命宫人去侍奉外人。你死了不足惜，为什么要陷害唐公啊？”裴寂心虚胆怯，很害怕，有一次，和李渊在一起喝酒，乘机敦劝他说：“二郎（李世民）已暗中准备好了，欲举义旗成大事。他担心宫人的事倘被揭露势必遭诛戮，也是被迫才那样干的。现在天下大乱，城门之外遍地是盗贼，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呀？”李渊说：“我儿子确实有此打算，既然已经定下来了，那就照他的计划进行吧！”这样，李渊据太原起事，算是最后敲定了。

马邑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有侵犯太原的苗头。李世民以讨伐刘武周为借口，派人分头到各地去招募新兵，并动用宫监内的军需物资。副留守高君雅和王威看出李渊扩军备战是别有用心，图谋将李渊除掉。李世

民知道后，某日，趁李渊与王、高正在共同处理公务时，由刘文静把鹰扬府司马刘政会引去，说是有一封密信，是告人谋反的，要当面呈交。李渊命王威拆看，刘政会不肯给他，说：“密信告的就是副留守，只能让唐公一个人看。”李渊看完信后，对王威说：“有人告你们谋反，这事应怎样处理？”高君雅大声辩解说：“哪有那样的事情？这是想造反的人企图找借口杀害我们。”刘文静不由分说，命人将王、高逮捕，随后又将他们杀掉了。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于太原开大将军府，以长子建成为左领大都督，次子世民为右领大都督；七月，率兵三万从太原出兵西侵关中，结营于灵石县的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二万于霍邑拒战，堵截了进军道路，加上连续下了十来天的雨，粮运颇感困难，李渊经与裴寂商议后决定下令回师返回太原。李世民劝阻说：“起事的本意是号令天下拯救苍生，一遇小敌便向后转，跟随我们的人非解体不可。回去守一座太原孤城，即使只想保全自己也是不可能的。”李渊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催促部队迅速撤退。李世民被逼得在军帐外放声大哭，李渊听到后，把他叫进帐去，问其缘故。李世民说：“起义的队伍进战必克，退则必散，这是一般的趋势。我们往后撤退，如果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死亡末日顷刻间即将到来，我哪能不悲伤？”李渊这才觉悟过来，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八月，李渊进抵霍邑。宋老生大开城门列阵出战，李渊与建成合阵于城东，李世民与柴绍合阵于城南。宋老生首先向李渊发动冲击，李渊被迫后退。李世民从城南横冲敌阵，将宋部一分为二，宋军攻势受挫后，宋老生企图仍退回到城里去，也就是在他靠近城门引绳欲上时，被唐军杀死了。

霍邑既破，唐军继续向西进发。隋将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聚兵扼过河东，唐军向他发动进攻，未能攻下。裴寂建议说：“屈突通占据着蒲关，不把他拔除掉，我们便将前面有京城（长安）拒守，后面有屈部阻拦，正所谓腹背受敌。必须先攻下蒲州，才能入关向京城。蒲州既陷，京城失援，也就易于攻下了。”李世民不同意裴寂的意见，说：“兵贵神速，必须尽快渡河去。目前关中情况混乱，许多起事队伍都还没有主子，应赶快去招怀他们。如果我们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人多力量强，京城有什么攻不下来的吗？屈突通只能自守，用不着过份惧怕他。”李渊对他们的意见采取两从的态度，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河东，同时挥师进关，直取京城。

李世民率领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后，不断吸收各地小股起义军，经渭北到达泾阳时，已有众九万人。起义军首领李仲文、何藩仁、向善志等分别起义于郿县和周至，后来也归附了李世民，单是这几支义军，人数就多达十三万。

十月，李世民自渭南屯兵阿城，李建成自新丰往霸上，李渊率军自上邦西上。各路人马集合于长乐宫时，已共有二十万人。隋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等辅佐杨侑据守长安。十一月，长安被攻破，卫文升病死，阴世师被杀。李渊进城后，立杨侑为天子，遥尊杨广为太上皇，那当然只不过是走过场的形式罢了。第二年五月，即仅约过了半年时间，李渊即位称帝，建立起了李唐王朝。

屈突通在唐军渡河直取长安后，将河东留交鹰扬郎将尧君素把守，自己绕道武关赴蓝田，打算返回长安去。军抵潼关时，遭到刘文静的拦截，相持一个多月后，屈部受到严重损伤。有人劝屈投降，屈突通哭着表示拒绝说：“我历事两主（杨坚、杨广），受了人家的重恩厚禄，怎能临难脱逃？”用手摩着自己的脖颈说，“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后来，听说长安已被李

渊平定，家属已被俘，留下桑显和守潼关，自己率兵东下往洛阳转移。他才一上路，桑显和便投降了刘文静。刘文静派兵追赶，在桑稠追上了屈突通。桑显和对众大声宣扬说：“京城已经陷落了，你们都是关西地方的人，还想到哪里去呀？”隋军士卒本就不想再替杨家卖命了，便都放下武器溃散了。屈突通下马朝东南再拜号哭，被生俘后遣送到长安，李渊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国公。至此，潼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全都入于唐军之手。

在隋末的全面大混战中，李唐王朝之所以能扫平群雄，独得天下，直捣京城而先得关中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如同当年楚，汉相争时，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占有关中是其重要原因一样。当时的李唐王朝是以李渊为首的，但这一着棋的主谋者实际上是李世民。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他真不愧为一代英主呀！

李密与王世充洛阳大决战

李密，辽东襄平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曾祖李弼是北魏（拓跋氏）司徒，祖父李曜是后周（宇文氏）太保，父亲李宽是隋上柱国，封蒲山公。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对杨广（炀帝），李密是他的主要谋士。玄感败亡，李密一度被捕，脱险后逃亡到淮阳，于走投无路之际，参加了东郡翟让的农民起义军，翟让很信任李密，当李密劝他袭取兴洛仓，占据东都（洛阳）时，翟让说：“我是从庄稼地里跑出来造反的，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如果要按你的计划行动，就请你来领头好了，别的事待攻下兴洛仓后再说。”十三年春，李密与翟让攻下了兴洛仓，翟让实践诺言，推举李密称魏公，自己为司徒。长白山义军孟让、巩县长柴孝和、隋虎贲郎将裴行基等，先后投靠了李密。李密声威大振，众达数十万，率军攻占了回洛仓，直逼东都。柴孝和劝李密说：“关中地区历来就是成就霸业的好基地，你不如命裴行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自率大军西袭长安。京城既得，业固兵强后，再师出崤函扫荡东洛。现在群雄并起，倘若被别人赶在我们前面占据了关中，再想去也就去不成了。”李密说：“你的这种想法，我也早就考虑到了，确实是一条好计策。只是，眼下昏主（杨广）尚在，兵众还多，我的部众又多是山东人。如果不把洛阳攻破，有谁会肯跟随我西去？”没有采纳柴孝和的意见。

恰在这时，杨广派遣王世充统领劲卒五万，从江都出发，进击李密。两军初战于洛阳近郊，李军失利，柴孝和溺死于洛水。在此后的三四个月中，又有黎阳、洹水、清河、平原、齐郡等多股义军前来归附，李密的实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翟让的哥哥翟宽对弟弟说：“皇帝只能自己作，怎么好让给别人？你不愿做，我来做好了。”被李密知道后，便定下了杀害翟让的毒计。某日，翟让到李密的住所去了，李密招待他喝酒，特地拿出一张弓给他看。趁翟让试拉弓弦之机，李密预伏的壮士从背后突出，将翟让杀害，翟宽和部将王儒信亦同时遇害，部将徐世勣被砍伤。

王世充移营于洛北，架设浮桥，准备向李密的所在地洛口发动进攻。李密率军出战，王世充被打败，部将杨威等多人阵亡，淹死在洛水中的多达数万人。李密乘胜攻陷偃师，修建金墉城以聚众，军队扩充到了三十余万。这时，东至海、岱，南至江、淮，包括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等著名首领在内，各部义军全都派人去同李密联络，表示拥戴。

大好形势并没有促使李密多办实事，他仍然没把长安放在心上。李渊要前去占据京城，李密写信给他，称呼他为“兄”。示意李渊可拘押杨侑，然后到洛阳来同他为“盟津之会”，合纵以灭隋，他要像周武王那样“殖商辛于牧野”。李渊读完信后，大笑着说：“李密这个跳梁小丑，真是够放肆的啦！不过，我如今正在忙于处理京城方面的事务，还来不及往东去收拾他。让他替我堵住东都兵，守住成皋，也是好的嘛！”命温大雅执笔给他写回信，故意吹捧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李密很高兴地将信拿给部属们传看，说：“连唐公（李渊）都是这样的推崇我，平定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好办呢？”

宇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了杨广后，率兵十余万北抵黎阳。隋越王杨侗在洛阳称帝，其谋臣元文都等为着挑动两虎相斗坐观成败，派人去授予李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等一连串头衔，命他去打宇文文化及。

李密担心陷入洛阳和黎阳两面夹击之中，接受了杨侗授予的官职，与宇文化及大战于卫州童山。李密被流矢射中，屯兵汲县。宇文化及去了魏县，其部将陈智略、张童仁、王轨等投降了李密。

王世充此时正在洛阳城中，对元文都等拉拢李密的作法大不以为然，对手下的人说：“元文都之流，刀笔吏啊，到头来非被李密制伏不可。我们是军人，同李密打过仗，杀过他的人，仇恨深着哪！一旦李密得势，还有我们的活路吗？”于是先下手为强，组织起一批人，杀掉了元文都等，控制了杨侗，自任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

李密赶走宇文化及后，撤军往回走，劲兵良马多已战死，士卒们被拖得疲疲劳劳的；原本想直进洛阳城去面见杨侗，行至温县得到王世充在洛阳发动事变的消息，只好仍然回归到金墉城。其时李密的士卒缺少服装，王世充则缺乏粮食。王世充主动提出，愿意用布换粮。李密起初本不大乐意交换，后来却又仍然同意了。当东都缺粮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前去投靠李密，王世充得到粮食后便很少有人来投降了，这时李密方才知道了王世充的当，但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了。

唐武德元年九月（公元618年），王世充率精卒二万余人列阵于洛水南；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领兵至偃师，北依邙山驻营。李密自击走宇文化及后，很有些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临阵竟然不设壁垒。王世充于战斗展开前，趁夜派三百余骑潜入北山，埋伏于溪谷中。第二天凌晨，王军向李军逼进；李密挥兵应战，行阵尚未成列，两军早已厮杀开了。战斗正酣之际，王世充的伏兵突然杀出，居高临下直捣密营。李密措手不及，庐幕被纵火焚烧，大败溃退，走保洛口，身边尚有万余人。王世充占据偃师后，继续向洛口挺进。李密尚未进入洛口仓城，其守将邴元真、郑虔象等因留在偃师的家属被王世充俘获，已暗中降附了王世充。李密得到情报后，故意装作不知道，打算趁王世充半渡洛水时，然后出击。没料到侦察人员竟会误了时辰，王军到达后，他们未能及时发觉，待李密下令出击，敌兵早已全部渡过洛水了。李密见预定计划落空，独引数十骑遁逃到武牢，企图转赴黎阳。有人提醒他说：“你杀翟让时，徐世勣也几乎被砍死了；你现在去投靠他，安全有保证吗？”李密便又不敢去了。王伯当放弃金墉后到达河阳，李密从武牢赶去见王伯当说：“我们已经失败啦，久劳各位辛苦了！我现在就自杀了吧，太对不起大家啦！”府掾柳掾劝他说：“从前刘盆子归汉，还照样吃俸禄呢！你不是也与唐公同族，都姓李吗？虽然你没有同他一起举义，但隔绝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那也是功劳嘛！”李密乃决定引众进关归附李渊。直至这时，他仍然沉迷于自我陶醉之中，自比于以河西地区归汉的窦融，以为李渊一定会给他一个台司一类的崇高官职。到了长安以后，李渊委任他为光禄卿，封邢国公，李密便又很不高兴了。

不义，李渊命李密领兵往黎阳去招集旧部，以王伯当为副，王伯当被委任为左武卫将军。李、王进至桃林，占据桃林而叛唐，派人去告诉旧部张善相，命他起兵接应。镇守熊州的史万宝遣副将盛彦师追踪李密，将李密杀死在陆浑县南七十里的山谷中。王伯当原本是反对叛唐的，曾苦苦劝阻，但李密不听，起事失败后亦同时被杀。

王世充，字行满，西域人，大业年间任江都宫监，因善于逢迎而大得杨广赏识。他在江都时，曾多次镇压农民起义，故杨广命他去打李密。王世充在击败李密后，逼迫杨侗让位而由他做皇帝，国号郑。洛阳被李世民攻破，

王世充投降，被遣送到长安；李渊决定把他全家流放去蜀，尚未起程，被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杀死。

窦建德兵败牛口渚

唐武德三年七月（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兵攻打盘踞于洛阳的王世充，抵达谷州时，王世充率精兵三万列阵于慈涧。李世民自领轻骑挑战，一度陷入重围。单雄信以数百骑夹道相逼，长枪交相乱刺，几乎把李世民刺中了。幸亏几员部将及时赶到，才将李世民救出。王世充从慈涧撤回洛阳后，李世民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从洛口切断了王世充的粮道，形成了对洛阳的战略包围。王世充见自己的处境日益蹙迫，派人去向窦建德求救。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农民，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与同县人孙安祖揭竿起义，节节获胜；十三年，在河间乐寿自称安乐王，以乐寿为都城，改号金城宫；十四年，国号夏，次年迁都洛州（今河北永年县）。

王世充派人去向窦建德求救，夏国中书舍人刘斌向窦建德献策说：“眼下唐国（李渊）据有关内，郑国（王世充）占领着河南，我们夏国处于河北地区，三足鼎立。唐国进攻郑国，首尾已达两年，郑国处境日益危殆，两国兵争至今尚未停息。唐强郑弱，郑国终将被灭亡。郑国灭亡后唐国会更加强大，我们夏国将面临唇亡齿寒的威胁。我仔细替大王（窦建德）作了一番计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援郑抗唐。郑拒于内，夏攻其外，很有可能把唐国打败。如果唐国撤退而郑国得以保全，仍不失三分天下的老格局；若唐军彻底失败，我们可再打郑国，合并两国军队一起去夺取长安。”窦建德很赞同刘斌的见解，于是确定了抗唐援郑的战略方针。

四年二月，窦建德率部到达滑州。在此以前，他战败并俘虏了曹州起义军首领孟海公，齐、济二州及兖州起义军首领徐圆朗已自动归附。窦建德带着自己的主力，加上孟海公和徐圆朗的旧部，出动时声势是相当强盛的。王世充驻滑州的行台仆射韩洪打开城门迎接窦建德进城；随后，元州、梁州和管州相继被攻克，夏军直达荥阳。

夏军进抵酸枣，李世民手下的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担心腹背受敌，主张撤退到谷州静观形势发展。李世民说：“王世充粮食已经吃完了，内部人心不稳，可不劳攻击而坐收其敝。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必须据险扼制住他。倘若让窦建德进入武牢，与王世充会合，并力对付我们，那就不好办了。”屈突通请求暂解洛阳之围，李世民也不同意，毅然决定留下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王世充，自率步骑三千五百人直奔武牢。

三月，李世民进入武牢，凭险拒守。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将军郭士衡领兵数千人前去声援窦建德，两军合计共有十余万人，驻营成皋，在板渚构筑工事，准备与李世民展开一场生死搏斗。相持了两个月，窦建德被堵住在险关之下，寸步难前。李世民派部将王君廓袭击了窦建德的粮运通道，俘虏了大将张青特。

窦建德多次失利，士气大受影响。手下将帅在攻破孟海公时，得到了一些金钱财物，全都想返回洛州去。祭酒凌敬劝窦建德说：“鉴于目前的形势，赶快挥兵渡过黄河去吧！过河以后，可首先攻占怀州、河阳，再越过太行山直入上党，转往壶口、蒲津，控制整个河东地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进军地区没有敌军，我们有保存自己和取得胜利的充分把握；二是可以扩展领土，增加兵源；三是使唐军有后顾之忧，郑围可不战而解。”窦建德本拟采纳凌敬的策略，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长孙安世故意从中捣鬼，暗中以金玉

贿赂了将领们，指使他们去对窦建德说：“凌敬是书呆子，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他懂得个屁！”窦建德改变主意，谢绝凌敬说：“如今大家的决心大得很呢，这是天意要赞助我成大功啊！趁着士气正高，开战肯定能取胜。我已经采纳了众人的建议，不能按你说的办了。”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很同意凌敬的主张，劝丈夫说：“祭酒（凌敬）的计谋是对的，你必须听从，为什么不采纳呀？我们可以从滏口乘虚而入，占领山北地区；同时派人去关照突厥，让他们往西入侵关中。唐国多面受敌，必然回师自救，郑国之围自然就解了嘛！放下这样的计策不用，屯兵于武牢关下，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枉自吃了不少苦；拼着命硬往前打，也很难捞到什么好处的。”窦建德说：“用兵作战的事，不是你们女人家所能懂得的。郑国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们正在盼着有人去援救，我也曾答应过要去援救他们，怎么能见难而退，失信于天下人呢？”于是倾全力进逼武牢，唐军以逸待劳，多次挫伤他的锐气。

决战的那一天，窦建德列阵于汜水。王世充的部将郭士衡在其南面列阵，两军绵亘数里，鼓噪声惊天动地，唐军诸将见后都面有难色。李世民登高了望后，对将领们说：“这些农民军，从来没有遇到过强劲的对手。在武牢这样的险关之前，吵吵嚷嚷，可见政令不严；逼城而列阵，分明是有轻敌之心。我们最好是按兵不动，待他们呆的时间久了，肚饥口渴了，必然往后撤，那时再去打他们。我现在同你们约定，就在今天中午以后，一定能击败他们。”夏军自辰至午，忙忙碌碌的吆喝了大半天后，果然支持不住了，许多人都坐下来歇息，或者是争着去找水喝。这时，李世民立即下令出击。窦建德重新整顿阵列应战，但士气已衰，要挽救颓势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亲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等骁将直冲夏军后阵。窦建德忙于前后应付，于中枪负伤后，败退到牛口渚，被唐军车骑将军白士让和杨武威生俘。相传曾有童谣说：“豆入牛口，势不得久。”“窦”与“豆”谐音，窦建德果然兵败于牛口渚。

窦建德被俘后，部队大量溃散，他的妻子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等带着数百名骑兵撤退到洺州。余部要求立他的养子为主，继续打下去，齐善行说：“夏王（窦建德）平定河朔，兵强马壮，尚且一战告败，自身被俘。这岂不是说明已经天命有归了吗？不如转变态度，拥戴唐国，免得徒然再令生灵涂炭。”打开仓库，将财物全部分配给士卒们，让他们各奔前程。自己与右仆射裴矩以及曹氏等人，带着八枚国玺和整个山东地盘，前去降附李渊。

七月，窦建德被押解到长安，惨遭杀害时，时年四十九岁，从起事到败亡共历时六年。就在他遇害的当年，刘黑闥占据山东，重新揭起了义军的旗帜。

徐敬业讨武则天

徐敬业是徐世勣的孙子，年轻时跟随祖父南征北战，英勇果敢，颇有一点名气，后来袭爵英国公，任眉州刺史；嗣圣元年（公元684年），因牵连一起贪污案件被贬为柳州司马。当时，给事中唐之奇贬括苍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贬黜县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临海丞，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猷被免去了周至今职务。这几个人与徐敬业一起，同时滞留在扬州，同样都怀有快快不得志的失意情绪。

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表面上虽立了睿宗李旦，实际上政权仍掌握在她自己手中，李旦等于是一名囚徒。武家的人得势横行，唐家的子孙纷纷遭诛戮，朝廷上的许多人对此都很反感，徐敬业等人决定占据扬州起事，声讨武则天。七月，徐敬业示意党羽监察御史薛璋主动请求出使江都。薛璋抵达江都后，又指使人诬告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让薛璋将他逮捕。徐敬业以朝廷的名义杀掉了陈敬之，自称州司马，说他奉密诏招募军队，要去征讨背叛朝廷的高州首领冯子猷。命参军李宗臣释放监狱里的犯人和纠集役工数百人，打开府库，将他们装备成为一支军队。录事参军孙处行表示反对，当即被杀。声势造成以后，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仅十天时间，兵力发展到了十余万人。尊奉庐陵王李显为天子，并找到了一个外貌与章怀太子李贤近似的人，蒙哄大家说：“李贤其实并没有死，他就是李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部三县，响应徐敬业。

徐敬业命骆宾王写了一篇檄文，遍告全国各州县，历数武则天的种种劣迹和罪行，这便是后世著名的《讨武君檄》。檄文传到京城，武则天一边阅读一边哂笑，很不把它当一回事；但越往后读便越觉写得不错，等到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情不自禁大为激动，忙问：“这篇檄文是谁写的呀？”有人告诉她说是骆宾王写的，武则天说：“宰相没有尽到应尽之责啊！这样的一位人才，为何没有将他招引到朝廷任事，以致让他去写这种文章呢？”单就文采而论，《讨武君檄》的确不失为一篇杰作。例如其中的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魄强劲，语调铿锵，就常为后世的人们传诵和引用。

徐敬业起事后，武则天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兵三十万前往镇压，削夺了徐世勣的官爵，挖掘了他的坟墓。悬出赏格，谁如果杀了徐敬业，授予三品官职，赏帛五千。徐敬业同大家商议对策，前周至尉、军师魏思温说：“你是因反对太后囚禁天子而起事的，应立即指挥军队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等处听说你起兵勤王了，响应和归附的人一定会很多的，用不着拖很长时间便能平定天下。”右司马薛璋不同意魏的主张，说：“金陵背靠长江，守住了金陵，便能站住脚跟，最好是先去攻占常州和润州，待形成霸业基地后，再挥师北上。”魏思温说：“郑、汴、徐、亳的英雄豪杰们，谁会愿意让武则天凌驾在他们的头上呀？如今都在盼望着我们早日赶到，怎么能失去这个势头，困守金陵挨打呢？”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思温的计策，派徐敬猷驻屯淮阴，韦超驻屯都梁山，自己领兵攻陷润州后，委署李宗臣为刺史，然后回师屯兵高邮，将进兵矛头指向阿溪。魏思温叹息说：“兵力宜于集中而最忌分散，徐敬业不倾全力渡过淮河去突袭洛阳，能成得了什么事业！”

李孝逸到达淮河地区时，徐敬业正在南攻润州，徐敬猷屯兵淮阴，韦超据都梁山。有人对孝逸说：“韦超凭借山势险阻，仰攻无处下手，骑兵根本

上不去，蛮干会造成大量伤亡。不如分兵把守，大军直攻扬州。”支度使广府司马薛克构说：“韦超虽据险难攻，但他的人数不多。放下他不攻，终是后患，还是以击溃他为好。败超则淮阴丧胆，淮阴破，楚州诸县必将投降，然后再经高邮去直捣江都。”李孝逸采纳了他的意见，进攻韦超。韦超在数百人被杀后，趁夜遁走。李孝逸乘胜攻淮阴，徐敬猷败退。徐敬业只好掉转头来屯兵于下阿溪。

武则天随后又派黑齿常之出动江南兵去增援李孝逸，合军进击。官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奇兵五千夜袭徐敬业，兵败阵亡，李孝逸退守石梁。监军御史魏真宰察看了阵地后，对李孝逸说：“此地获草干燥，很适宜于用火攻。”李孝逸选择了顺风的方向，用火攻进逼徐敬业。徐敬业在退却中让精兵居前，以老弱殿后，阵列混乱，七千余人被杀；经江都、润州到达蒜山脚下，企图乘船由海路逃到高丽去，抵达海陵时，遭逆风阻拦，停留于遗山江中，被他手下的将领王那相杀害，同时被杀的有二十五人。

徐敬业的迅速败亡，战略方针失当是重要原因；正像魏思温说的那样，他本应挥师直趋洛阳。凡起事造反，必须保持进攻势头；否则，一旦陷入被动困境，便必败无疑，这几乎是一般的客观规律。

高仙芝、封常清热血洒潼关

唐代的安史之乱，从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起兵，至代宗李豫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共历时七年多。这场叛乱之所以发生，李隆基晚年昏愆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梁武帝萧衍误信侯景困死台城颇有类似之处。侯景之乱曾使萧梁政权一蹶不振，安史之乱则使李唐王朝由盛变衰，只不过是安史之乱比较于侯景，历时更长，牵涉到的地区更广，人民所受的灾难更为惨重罢了。李隆基的昏愆，不但表现于安禄山来反之前，也表现于安禄山既叛之后。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一路上势如破竹，占据洛阳时，军锋士气都还处于极盛时期。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高仙芝、封常清采取固守潼关以捍卫关中挫敌锋锐的防御战略，原是很正确的；李隆基竟下令将高仙芝和封常清于同一天内，惨杀于潼关。

安禄山，唐时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胡人，本姓康，名轧犂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族人安延偃，才改姓安，更名禄山；投奔唐王朝后，立过一些战功，被提拔为偏将、平卢兵马使。他是个极为残忍狡诈而诡计多端的人，李隆基晚年既骄且侈，很喜欢接受别人的阿谀奉承，给了他以可乘之机。由于他采取了许许多多的讨好蒙哄李隆基和杨贵妃等人的阴谋手段，最后被封为东平郡王。

截至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蓄谋叛乱已有十年之久了。他控制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是惟一手握重兵的边帅。在他起兵反叛之前，无论是谁，只要说安禄山会造反，李隆基都一律不相信，甚至还要把他抓起来送去交安禄山处理。但是，安禄山终于在十四年十一月，以受密诏诛杨国忠为名，率领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冲着李唐王朝杀过来了。安禄山起事七天后，李隆基才在华清宫得到消息，其时太平日久，人们早已忘记什么叫做战争了，晴天一声霹雳，中外失色，人心惶惶。安禄山从范阳出发，除了受到常山太守颜杲卿（河北正定）、平原太守颜真卿（山东德县）、睢阳太守许远（河南商丘）、真源令张巡（守雍丘）等人的抵抗外，一路上都是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年号圣武。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身材瘦小，脚短而跛，为人多才学而性果断；天宝十三年，任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李隆基在华清宫得到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恰值封常清入朝晋谒，因而乘便向他征求如何诛讨的意见。封常清说：“安禄山虽有凶徒十万，毕竟是谋逆造反，形势很快就会起变化的，请你派我赶到东京（洛阳）去，打开府库，招募骁勇，然后催马渡过黄河，去把逆贼的头颅割下来送到长安示众。”李隆基正在忧心如焚之际，听了他的这几句宽心话，认为他很有勇气，第二天委任他为范阳节度，命他募兵东讨。封常清奔赴洛阳，仅十天时间，便聚集起了六万人；人数倒也不少，但全都是城市闲散贫民，谁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丝毫也不懂战斗技术。就凭着这样一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封常清下令砍断了河阳桥，开始在洛阳部署防务。十二月，安禄山渡过黄河，攻陷陈留，进入罍子谷，先头部队进抵葵园。封常清勇气百倍，率部迎头痛击叛军，杀敌数百人。叛军大队赶到后，锐不可当，封常清退守上东门，先后在都亭驿、宣仁门、提象门和谷水同他们展开激战，最后被迫撤退到陕郡，与高仙芝会合。从当时的情势看，封常清是并没有犯什么错误的。十一月十七日，他接受了李隆基的任命，尚在长安；十二月七日，便已在洛阳同叛军接战了。包括从长安至洛阳和招

募军队在内，前后总共不过二十天时间。领着一群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去对付已蓄谋十年的凶残叛军，他能够打得赢，挡得住吗？一边打一边撤，一边撤一边打，可以说已尽到了最大努力了。封常清见到高仙芝后，对高仙芝说：“这几天，我连续血战，叛军确实不好对付。想一举将他们击败，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如今潼关并无防御，倘若让他们狂奔入关，京师就危险了。不如退保潼关，方是万全之计。”高仙芝和封常清尚未立定脚跟，叛军已经跟上来了。高仙芝采纳了封常清的意见，当机立断，火速退回潼关，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隙里，作好了防御准备。叛军蜂拥到关下时，已无法进关，也不敢停下来攻打。这又再一次证明，高仙芝和封常清并没有犯错误，而且是有大功的。

高仙芝，朝鲜族人，擅长骑射，是一位能征惯战屡建功勋的优秀将领。天宝十四年，任右羽林大将军，封密云郡公；十一月，安禄山反叛，李隆基任命京兆牧、荣王李琬为讨贼元帅，以高仙芝为副元帅，监门将军边令诚为监军。高仙芝领着从朔方、河西、陇西应召来京的部队以及从关中地区召募来的五万人，继封常清之后，出关去迎战叛军。李琬只是挂个空名，而且很快便病故了，部队的实际负责人是高仙芝。出发时，李隆基曾在望春亭为他送行。十二月十一日，封常清兵败于汜水；十二日，安禄山攻陷洛阳。高仙芝在陕州迎面碰上了封常清，两人合兵一处，退守潼关。

封常清原本想返回长安去面见李隆基，向他陈述叛军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御敌方略，已经到达渭南了。李隆基下令削夺了他的言爵，命他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返回到高仙芝军中继续效力，而不愿见他。高仙芝让封常清监巡左右厢诸军，封常清身穿青布衣服，仍在积极工作。高仙芝和封常清把潼关守得好好儿的，监军边令诚事事掣肘，几乎弄得高仙芝动弹不得。高仙芝没有也不可能全听他的，于是便把他得罪了。边令诚上奏李隆基，胡说高仙芝是什么故意逗留阻挠、不肯进军，把封常清的败退形容成一塌糊涂。李隆基听后大怒，不问青红皂白，转命边令诚到潼关军中去把高仙芝和封常清诛戮。状是边令诚告的，杀人仍叫边令诚去；堂堂一位副元帅，连问也懒得派人去问一声，李隆基昏就昏到了这种地步！

边令诚到了潼关，首先将封常清带到驿南西街，向他宣布了李隆基的敕令。封常清说：“我之所以没有战死于洛阳，是不忍污辱国家的声誉而增长叛军的凶焰。讨逆无功，现在要叫我死，我是心甘情感的。”把他早已写好的表章交给了边令诚，便被杀害了。封常清在遗表中哀叹：“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他是满怀悲愤贪恨而死的啊！

高仙芝从外面巡察阵地回来，边令诚带领着一百名短刀手去见他，因为他还兼着御史大夫的头衔，所以仍称呼他为大夫，告诉他说：“皇帝的敕令中也有关于大夫的一份恩命。”高仙芝从厅堂里出来，走到杀害封常清的那个地方，封常清的遗体已经被摆放在苇席上了。高仙芝听完敕令后，说：“如果说我不应退守潼关，那便是罪，便要杀我，我无话可说。说我减截兵粮和克扣赏赐物，那是诬蔑！”质问边令诚：“上是天，下是地，兵士们都还在嘛！难道你边令诚一点也不知道吗？”许多由他召募来的兵卒排着队站在外面，高仙芝对着他们大声呼喊说：“我在京城把你们招来，得到过的一点物资，连极简单的应有装束也嫌不够。条件那么差，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破贼立功取高官重赏上。我把你们带到此地来，为的是固守潼关。我若是有过减

截兵粮、克扣赏赐的行为，你们就言‘实’；我若无此行为，诸君则应言‘枉’。”兵士们齐声高呼：“枉！枉！”把地皮都震颤了。但那又有有什么用呢？高仙芝注视着封常清的遗体，无限感慨地说：“封二呀！自你初次从军，到你成为著名将领，是我把你提拔为判官，后又接替我做节度使，我俩曾长期生活在一起，今天，我又和你同时死于潼关，难道这是上天注定的吗？”话音犹未落，便被边令诚杀害了。

高仙芝、封常清既死之后，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继高仙芝之后而领兵据守潼关的是哥舒翰。哥舒翰是突厥族人，十二年，封凉国公；十三年，任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安禄山起兵造反，他正在长安养病。高仙芝、封常清丧败后，李隆基给他加了个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的头衔，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任行军司马，命他带领部分军队，连同高部旧有士卒，共二十万人，前去据守潼关。出发后，又给他加了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哥舒翰到达潼关，有人劝他说：“安禄山造反，以诛杨国忠为名。你不如留三万人守关，而带领其余的人回师诛戮国忠。这就是当年汉朝廷杀晁错以挫败吴、楚七国的计策，你以为怎么样呢？”话头虽是有的，并无任何实际行动。杨国忠知道后，立即采取反措施，报告李隆基说：“兵法上说，安不忘危。如今潼关兵力虽强，如无后援，京师仍难保万无一失，最好是再训练一支军队来。”得到同意后，先是在京城内集结和训练了三千人，交由剑南将军李福、刘光庭分管。随后又召募一万人，屯兵灊上，由他的腹心人物杜乾运率领。哥舒翰前临大敌，背后又出现了这么一支队伍，担心遭杨国忠暗算，乃上奏李隆基请求将杜乾运的部队也划归潼关驻军管辖。只说是计议军情，将杜乾运叫去，杜去后便被杀掉了。

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驻军于陕郡，养精蓄锐，时时都在窥测方向，在求一逞。有人对李隆基说“叛军毫无防备”，李隆基深信不疑，下令命哥舒翰赶快出关进讨。哥舒翰回奏说：“叛军蓄谋已久，已经公开造反了，安禄山很会用兵，哪里会毫无防备？表面上看去好像无防备，那是阴谋诡计啊！贼兵远来，利在速战；王师是就地作战，利在坚守。倘若轻易出关挑战，那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计了。”杨国忠担心哥舒翰会返回来打他的主意，不断去劝说李隆基，让他催促哥舒翰进军。李隆基就这样的糊里糊涂，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潼关督责。哥舒翰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出关了。

129

十五年六月四日，哥舒翰到达灵宝县西：八日，与叛军接战。官军的阵地南面是陡峭的险崖，北面是黄河。崔乾佑以数千人赶在官军之前，据险拒守。哥舒翰和田良丘等坐船从黄河上观察了一阵，认为叛兵人数少，不足为虑，下令发起进攻。道路狭窄，人员众多，行动起来后，拥挤到一块儿，再也形不成队列了。中午过后，忽然刮起了猛烈的东风；叛军以草车数十辆纵火前行，霎时间烟焰满天。官军被迎面扑来的火和烟熏烤得睁不开眼，自相排斥，许多人都掉进了黄河。叛军冲杀过去，前面的已经溃败，后面的有劲无处使，哪里还顶得住？被杀和掉进黄河里的，死者数万人。一部分人侥幸设法渡过黄河，到达北岸，仅为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而已。

大军既败，哥舒翰与数百名骑兵向西奔驰，半路上被部将火拔归仁扣押把他带去投降了安禄山，最后被安禄山杀害。

此后便是李隆基仓皇出逃、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勒死和安禄山进长安

那一幕幕悲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安史之乱，盖由人谋，殊非天命也！

郭子仪以威德慑回纥

唐代的郭子仪，出将入相，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我国历史上的武臣行列中，是一位比较出色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同样也曾受到过不少人的嫉恨和谗害，却仍能富贵寿考，子孙发达，所谓“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下面，先说两个有关他的人品的小故事。

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等担心郭子仪功高难制，曾经多次在皇帝面前巧行离间，郭子仪总是胸怀坦荡地对待他们，以自己光明磊落的行动使他们的谗谤不能得逞。有一次，鱼朝恩邀请郭子仪去参观他兴建的章敬寺，暗藏甲兵，打算杀害郭子仪。郭子仪得到宰相元载转送给他的情报后，手下诸将主张率领三百名甲士替他担任警卫。郭子仪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他岂敢害我！如果是皇帝命令他杀害我，你们去了又有有什么用？”只是随身带着几名家僮便大大方方的去参观章敬寺了。鱼朝恩很惊奇地问：“你怎么这样简便，连警卫军将也不带呀？”郭子仪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说：“我听别人说，你今天请我游寺是有打算的，要就便杀害我。我带来的人多了，岂不是要给你添麻烦吗？我这样的轻装而来，为的是替你省事啊！”鱼朝恩听罢，无地自容，流着眼泪说：“多亏你是一位忠厚长者，要是别人，真要信不过我了。”他那么诚惶诚恐的，哪里还有胆量碰一碰郭子仪呢？这一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元载传递给郭子仪的情报是假的，制造这一情报的目的是为着挑拨郭子仪和鱼朝恩的关系，往火上浇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更加显示出郭子仪的高瞻远瞩了。

唐代宗大历二年十二月（公元767年），正当郭子仪在灵州打了胜仗，准备回朝时，忽然有人把他父亲的坟墓挖了。挖墓贼始终没有抓到，人们怀疑是鱼朝恩之流指使人干的。在旧社会，被别人挖了自己的祖坟，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朝廷的大臣们担心郭子仪回来追究这件事，一个个都很焦虑。他正手握重兵，倘若一怒之下来点什么动作，谁能受得了呀？郭子仪似乎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回朝后根本就没提那回事情，当李豫主动向他谈起挖墓一事时，他流着眼泪回答说：“我长时期领兵在外，行军打仗，不能约束部下，士卒们破坏别人家的坟墓，不知道有多少呢！现在我父亲的坟墓也被别人挖了，这是我不忠不孝，上天对我的谴责啊！”经他这么一表态，朝野上下便都放心了。郭子仪的这一段话，无论是发自内心，或者仅仅是为了息事宁人，都只能说明他襟怀宽大，能克己容人。

那么，战场上的郭子仪，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李亨（肃宗）去世后，李豫继位做了皇帝；郭子仪因遭到程元振的忌刻，被免除了副元帅职务。李豫在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长安、洛阳）的战役中，曾经与郭子仪共过患难，是比较了解和信任他的。但鱼朝恩和程元振的阻挠也十分有力，致使李豫虽想恢复他的官职让他重新带兵亦不能实现，郭子仪被迫滞留于长安，无所事事。

宝应二年十月（公元763年），梁从义占据襄阳发动叛乱，仆固怀恩屯驻汾州，招引回纥、吐蕃入侵河西。吐蕃攻陷泾州，刺史高晖被俘后甘愿充当向导，带领敌军经奉天、武功渡过渭水，直逼长安。李豫毫无办法，这才又不得不委任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郭子仪的旧部早已散尽，身边仅剩下了二十名骑兵。他到达咸阳的当天，李豫便离开长安往东逃

到陕州去了。郭子仪闻讯后，赶快掉头返回，进城时在开远门恰逢射生将王献忠背叛李豫，要绑架丰王李珣（李隆基的儿子）等十位亲王去投奔蕃军。王献忠说：“皇帝（李豫）已经往东逃跑了，国家没主啦，所以我尊奉这些王爷们西去。你是元帅，你看该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意思是想由郭子仪出面主持立李珣做皇帝。这不是乱套了吗？郭子仪当即批评了王献忠和李珣，下令仍将他们遣送到李豫那里去了。

郭子仪集结起三千骑兵，进抵商州，得到了驻防武关的部队和收留了一些散兵游勇后，方才又略具实力。蕃军进入长安，立了广武王李承宏（邠王李守礼的儿子）做皇帝。郭子仪派六军兵马使张知节和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人率兵万人为前锋，驻营韩公堆。全绪命禁军旧将潜入长安，组织起一帮少年豪侠准备迎接官军，在一天夜间于朱雀街一面擂鼓，一面大声呼喊：“郭令公（子仪）统率朝廷的军队打回来啦！”蕃军不知虚实，很惶恐，便撤退了。大将李忠义首先屯兵御苑，接着渭北节度使王仲升控制了朝堂；郭子仪的大队渡过泾水，朝廷下诏命郭子仪临时留守长安。

经过这一次的西蕃入侵和李豫东逃，天下人没有不痛恨程元振的。程元振仍在暗地里中伤郭子仪，为防止他再次立功，劝说李豫不要回长安而改去洛阳。郭子仪上表李豫慷慨陈词，说明利害，劝他“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李豫在读完他的表章时不禁流下了眼泪，很感动地叹息说：“郭子仪真是社稷忠臣啊，我哪能不迅速回去呢！”十一月，李豫回到长安。当郭子仪向他伏地请罪时，李豫慰劳他说：“都怨我没有早日任用你，这才招来了如此的一场风波。”下令为他图形于凌烟阁。三年十月，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党项等共计军队数十万人，一齐南下，京城于是又再次告急，郭子仪奉命出镇奉天。李豫问他有何应敌上策，郭子仪说：“依我看，仆固怀恩绝对成不了什么大事。他原来是我手下的一员偏将，如今背叛朝廷，也背叛了我。我在他那一支部队里是有威信的；我去了，大家决不会同我兵刃相见。”郭子仪到达泾阳时，仆固怀恩的前锋已逼近奉天。将领们主张迎头痛击，郭子仪阻止他们说：“不要着急嘛，真要打起来，还不知道会谁胜谁败呢，暂时让他们嚣张一阵吧！叛军中的许多人过去都曾经是我的部下，我们不去打他们，他们内部会要起变化的。”于是大家都采取坚守而不出击的防卫态势，仆固怀恩果然不久便自动撤退了。郭子仪从泾阳回到长安。

永泰元年五月（公元765年），郭子仪奉命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等共三十余万人南下，李豫急令郭子仪从河中转往泾阳。郭子仪到后，立足未稳，敌军立即将他四面团团包围，此时郭子仪仅有区区一万余人。虽然众寡悬殊，但仗还是要打的呀！郭子仪将八千人分头布置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让他们各自独当一面，自己率领二千骑兵，前后左右流动接应。回纥人见到了他那两千骑兵后，询问说：“那员主将是谁呀？”回答：“郭令公！”回纥人不肯相信，说：“郭令公还在吗？仆固怀恩不是说天可汗（李豫）已经死了，郭令公也去世了吗？只因中国无主了，我们这才跟着他来的。如今你们却说郭令公还在，难道天可汗也还在吗？”回答：“皇帝万寿无疆！”

回纥人都说是仆固怀恩欺骗了他们，郭子仪乃趁势派人去开导他们说：“当年你们回纥人远涉万里，同我并肩战斗，收复了东西二京。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艰难日子，我郭子仪一天也没有忘记，没想到你们竟会抛弃旧日的

友好情谊，协助仆固怀恩这样一位叛臣，你们实在太愚蠢了。像仆固怀恩那样不讲信义的人，你们同他勾结在一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纥人请求说：“我们是听说郭令公已经去世了这才出来的，既然郭令公还健在，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见？”郭子仪立即准备亲自去同回纥人见面。将领们担心出事，劝他不要去。郭子仪说：“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数十倍，硬拼是不行的。至诚可以感动鬼神，何况回纥毕竟还是人呢！”将领们请求派五百骑兵护卫，郭子仪说：“派军队跟去，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接着便从从容容地向回纥人走过去，命人大声传呼：“郭令公来啦！”敌军开始很有些拿不准，一个个弯弓搭箭，杀气腾腾地等待着。郭子仪仅以数十骑随行，见到回纥人后，主动卸除兜鍪甲冑同他们打招呼说：“大家都好吧？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不都是老朋友吗，怎么弄成眼前这个样子呀？”回纥人一见郭子仪来同他们见面了，全都放下武器，下马叩拜说：“真是我们的父亲来了啊！”郭子仪同各位回纥首领饮酒话旧，劝他们说：“吐蕃和我们本是甥舅之国（唐朝廷曾以公主下嫁吐蕃），毫无道理地入侵边境，是他们破坏了双方长期保持的友好关系。如今他们牛羊满野，遍及数百里地面；你们若是反戈一击，易如俯身拾草芥，这实在是天赐良机。”郭子仪与回纥人的这次会晤方才结束，仆固怀恩便病死了，吐蕃将领马重英等于十月初引军撤退，循邠州旧路往回走。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领二千多名骑兵到泾阳见郭子仪，表示愿意投降。郭子仪严阵以待，回纥人说：“这次我们来，没有任何恶意，只求见令公一面。”郭子仪立即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郭令公嘛！”回纥人说：“请你去掉甲冑。”郭子仪立即放下枪，去掉兜鍪甲冑，回纥的酋长们说：“不错，确实是令公。”郭子仪指着站在他身旁的两员大将向他们介绍说：“这一位是渭北节度李太保（李光进），这一位是朔方军粮使路大夫（路嗣恭）。”回纥人都下马罗拜，郭子仪也从马背上下来了。这时，回纥左右两翼的骑兵，逐渐包抄过来；唐军见形势紧张，也赶快向郭子仪靠拢。郭子仪挥手让手下人退开，命人拿酒来请回纥人喝，赠给他们缠头采三千匹算作见面礼，握住回纥大将可汗的弟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的手，批评他说：“你们从前对国家有功，我们是承认的，国家对你们的赏赐不是也同样很优厚吗？你们为什么要背约负信，发兵来侵犯我们呢？我一定要同你们打一仗，你投什么降啊！我单人独骑也敢进你们的军营，不怕你们扣留。我手下的将士是肯定要同你们决一死战的。”回纥人回答说：“这全都是由于仆固怀恩在从中捣鬼！他对我们说，唐国的天子已逃亡到江、淮去了，郭令公也不掌兵权了，所以我们才敢来的。谁知天可汗见在京城，令公仍是主将，仆固怀恩又被上天杀了。请求你允许我们去追杀吐蕃，收缴他们的羊、马，报答国家的恩典。”药罗葛和在场的五位宰相要求与郭子仪盟誓，郭子仪举起酒杯说：“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谁如果负心违背盟约，身死阵前，家口屠戮。”药罗葛听后，大惊失色，只好也端起酒杯回答说：“我们完全同意令公的誓约！”订盟以后，回纥人全都欢喜异常。原来，当他们领兵出发时，曾两位巫师预言说：“这次出兵，不会有什么危险，根本不会同唐军发生战斗。在见到一位大人物后，便会班师返回的。”兵临泾阳后，郭子仪单人独骑去同他们见面，使他们人人都大为感动：除了他郭子仪，谁会有这样的胆量呀？难道这样的一个人，还算不得大人物吗？可见巫师的预见全都证实了。郭子仪听完回纥人的这一番解说，一个个拍着他们的脊背，让他们也拿出一一点缠头采去赏赐巫师。订盟后的第二天，回纥首领石野那等六人，

进入京城朝见了李豫。五天后，回纥与唐军协同动作，以泾州灵台县的赤山岭，击溃吐蕃军十余万人，杀敌五万，生俘万人，缴获了大批骆驼、马、牛、羊等。

这就是战场上的郭子仪！

战争，似乎仅仅是一件靠动用武力从厮杀中求胜利的事情，其实不然！有时候，其他因素会比动用武力更为重要。

李光弼誓死守河阳

唐代名将李光弼，作战用兵勇谋兼备，常常能以少胜多。在当时，天下服其威名，与郭子仪并肩，被人们号称为“李郭”。他的一生是在军旅中和战场上席过的。他誓死坚守河阳三城是最能体现他的威略的典型战例。

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八月（公元759年），李光弼奉命以太尉、兼中书令取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兵马副元帅，率领军队从汴州转赴东京（洛阳）。其时，史思明在相州击破了九位节度使对他的包围，杀安庆绪而自即伪位，正当气焰嚣张的劲头上。汴州守将许叔冀投降后，史思明乘胜引军西向，紧随于李光弼之后，也在向洛阳挺进。

李光弼到达洛阳后，问留守韦陟说：“洛阳城不是打防御战的理想场所，你有什么想法呀？”韦陟说：“第一步退到陕州，第二步退到潼关，据险固守以逸待劳，挫伤敌人的锐气。”李光弼说：“你说的倒也是用兵的常规办法，但算不得出奇制胜，一下子丢掉五百里阵地，太让敌人占便宜了。不如移军河阳，往北利用泽潞、三城同他们对抗。胜则制敌，败则坚守，使叛军无法西去。”判官韦损说：“洛阳是皇帝的都城，侍中（李光弼）为什么不守呢？”李光弼说：“如果要守洛阳，必须先守汜水、崤岭，我们哪有那么多的人，守得过来吗？你是兵马判官，你能去守吗？”于是颁布命令，通知洛阳官吏、居民一律出城回避，把物资都运到河阳以供守备。洛阳很快便成了一座空城。

史思明随后赶来，与李光弼相持于河阳。十月，展开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河阳攻防战。李光弼在中禅城西首战告捷，杀敌千余，俘虏五百。

李光弼命令李抱玉去守南城，问他说：“将军能够坚持两天吗？”李抱玉说：“过了两天怎么办？”李光弼说：“过了两天如果仍然无人去救援，你放弃南城好了。”李抱玉奉命守南城，后来果然到了非放弃不可了的紧急关头。李抱玉欺骗敌人说：“你们不要再攻打了，我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决定明天投降。”叛军很高兴，停止了攻击。李抱玉抓紧时间修缮工事，重新部署队伍，到了第二天仍继续坚守，准备出奇兵突袭敌军。叛军再次发动猛攻，遭到李抱玉派出的奇兵里外夹击，伤亡惨重，最后只好撤走了。

李光弼据守着中禅城，围攻南城的叛军撤下来后，也集中到中禅来了。李光弼命荔非元礼带领一支劲卒拒战，自己亲自站在城东北角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叛军逼近城下，开始填塞壕堑，开辟了很多条前进通道，荔非元礼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措施。李光弼派人去问他说：“中丞（荔非元礼）眼看着敌人填沟开路却置之不理，这是什么缘故呀？”元礼反问：“太尉（李光弼）是想让我打呢，还是想让我守呢？”回答：“打！”元礼说：“这不就对了嘛？既然要打，敌人主动来替我开辟出击通道，又有什么不好的呢？”李光弼说：“好！你比我更高明，好好干吧！”荔非元礼直待敌人逼近后，方才瞅准时机，忽然领兵突出。叛军仓皇后撤数百步，但阵势仍很坚强。元礼料定倘若不顾后果硬是突入敌阵，并不一定能占到什么便宜，便也忽然踏步不前了。李光弼很恼火，派人去要把他叫来，元礼说：“我真忙着呢，叫唤个什么呀？”等过了一会，敌人以为荔非元礼不会再向前推进了，斗志便松懈下来了。这时，荔非元礼却又忽然挥军蜂拥向前猛烈冲杀过去了，把叛军打得大败溃逃。

叛军进攻南城和中禅城都未能得手，又去转攻北城。李光弼也转往北

城，登上城楼观察了敌阵后，说：“他们人数虽多，但阵列混乱，瞎呼乱叫成一团，没什么可怕的。”问手下将领们：“根据你们的判断，哪一处的敌人最为坚强呀？”有人告诉他：“西北角。”李光弼命令郝玉说：“你去打西北角的那一股敌人吧！”郝玉说：“我领的是步兵，调给我五百骑兵吧！”李光弼给了他三百骑兵。又问：“还有哪一处比较坚强？”有人告诉他：“东南隅。”李光弼命令论惟贞说：“你去打东南隅吧！”论惟贞说：“我是蕃将，对步战不太熟悉，给我三百铁骑吧！”李光弼给了他一百名骑兵。郝玉和论惟贞作好出击准备后，李光弼下令说：“大家都看着我的旗帜行动，若是缓慢摇摆，可以徘徊不前，观察形势，寻找战机；若是连续不断急速挥舞，便应万众一心向前冲杀，宁可战死也决不可后退一步，后退的一律处死！”战幕拉开后，有一人连续刺杀死了敌军数人，也有一人被敌兵逼近，不战而退。李光弼立即赏赐给前一人五百匹绢，而将后一人斩首。没隔多久，郝玉也退回来了。李光弼望见后，大吃一惊说：“如果连郝玉也顶不住了，那就危险了。”命人去将郝玉斩首。郝玉对派去的人说：“我不是败退回来的，是因为马被射中了。”李光弼得到回报，当即命人给他换了一匹好马。郝玉回身再战，李光弼连连挥舞军旗，全军呼声震天动地，一齐拼死向前冲杀。叛军抵挡不住，阵亡万余人，八千人当了俘虏，大将徐璜玉，李秦授等同时被俘。主将安太清撤退到了怀州。此时，史思明还在攻打南城，李光弼命人押着在北城俘获的叛军去送给他看，围攻南城的叛军最后也撤走了。

在这次战役展开之初，李光弼就已下定决心，不是获得胜利，就是以身殉国。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战争是很凶危的事情，我位为三公，是不能死在敌人手里的。倘若失败了，惟有自裁的一条路可走。”总是在靴筒中藏着一把短刀，随时准备自杀，直至敌军退走。将士们对李光弼的坚强意志，没有不感动和钦佩的。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光弼进围怀州，史思明率部来救，被击退后转驻河清，扬言要渡过黄河去截断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扎营于野水渡，到黄昏时便离开了，留下牙将雍希颢据守，嘱咐说：“贼首高暉、李日越是两员猛将，力敌万人，史思明一定会命令他们来野水渡劫营。他们来了，你不要同他打；他们如果投降，就带着他们来见我。”身边的人听了，私下里都很觉奇怪，认为他简直是想入非非了。敌人好好儿的，怎么会投降呢？

当天，史思明侦知李光弼停留在野水渡军营内，果然召见了李日越，命令他说：“李光弼离开大队而到了野水渡，那个地方是经不起一打的，你乘夜带五百铁骑去把他抓来吧！这样的大好机会，如果抓不住李光弼，就别回来见我了。”李日越奉命赶到野水渡，派人询问：“李太尉在吗？”回答：“已经离开这里回大队去了。”问：“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回答：“一千人。”又问：“主将是谁？”回答：“雍希颢。”李日越一听便慌了，对手下的人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奉命来捉李光弼，却只捉了个雍希颢，回去后史思明是决不会饶恕我的。”于是表示愿意投降。雍希颢立即带着他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很热情地接待了李日越，代表朝廷授予他特进、兼右金吾大将军职衔。高暉听说李日越已经投降，接着也投降了。事后，有人问李光弼为什么能预见到李日越、高暉必将投降，李光弼说：“这事其实不难推断。史思明擅长野战，在攻城战斗中一再被我击败后，心头是有气的，总在寻找野战机会以图报复。听说我停留于野水渡，一定会认为大好时机来到了，决心非抓住我不可。雍希颢没有什么名气，抓住他算不得什么功劳，李日越害

怕回去交不了差，不投降又能怎么样呢？高晖与李日越是同等人物，才能本领不在李日越之下，听说李日越投降后当上了金吾大将军，哪能不能动心？跟着投降也是必然的了。”不久，怀州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终于被拿下，叛军安太清、杨希仲等主要将领被生俘。李光弼因功进爵为临淮郡王。

紧接着屡胜之余，李光弼却忽然打了一次大败仗，即历史上著名的邙山之败。河阳和怀州之战后，因为前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史思明又故意散布流言，说叛军大多是北方人，在外日久，都想回老家了，厌战了。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真，屡屡上奏朝廷，说可以一举扫灭叛军。仆固怀恩对李光弼建立的功勋也很眼红，暗中极力支持鱼朝恩的主张，给李光弼出难题。李光弼向朝廷提出，叛军锐气尚存，是轻易消灭不了的，朝廷不予理睬，仍不断派人催促他主动出击。李光弼被迫将河阳交由李抱玉据守，自己前出到邙山，命仆固怀恩傍山列阵。仆固怀恩说：“我指挥的是骑兵，山路险要，行动起来不方便，不如在平原列阵。”李光弼说：“背靠险要，胜可以前进，败可以后退；平原就不同了，一旦受挫，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叛军早就在寻找决战机会了，会不顾生死拼命搏斗的，还是以凭借险要地形列阵为好。”仆固怀恩坚持非要同敌军在平原上对阵不可。叛军占据了高地，待两军接触后，故意抛弃物资装备佯败。仆固怀恩部下的士卒不知是计，以为敌人真的被他们打败了，争着去抢夺敌人的资财，叛军的伏兵一拥而出，官军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怀州再次沦入于敌手，李光弼渡过黄河撤退到闻喜。李抱玉因实力太弱，也只好主动将河阳放弃了。

历史上的名将，谁也保证不了决不会打败仗，李光弼自然也不例外。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毕竟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事情，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真正的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同时也还由于战场上战斗的胜败，有时候并不全部取决于战斗，李光弼的邙山之败就多种原因促成的。

惨烈悲壮的睢阳守城战

张巡，开元末年进士及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令，期满后回到长安。其时杨国忠正在得势，炙手可热，有人劝张巡说：“你去见见杨国忠吧，只要他一句话，你便可得到重用。”张巡说：“他那个人，还不知道会替国家招来多大灾祸呢，靠巴结他升官的事是绝对干不得的。”终于不曾去见杨国忠。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张巡正任真源令。

天宝十五年正月（公元756年），张巡与单父尉贾贲联合，带着两千人行军到雍丘。雍丘令令狐潮要去投降叛军，官吏和百姓们坚决反对，趁他离城外，将张巡、贾贲迎接进了雍丘城。令狐潮回军围攻雍丘，贾贲阵亡。张巡指挥部队同令狐潮激战，负伤数处仍毫不退缩，深得将士们的崇敬，一致拥戴他为主将。

令狐潮的人马多达四万，如潮水一般聚集于雍丘城下，守城将士见了，很有些恐慌害怕。张巡对将领们说：“令狐潮在雍丘呆过，对城中虚实知道得很清楚，敌我实力差距很大，他一定很瞧不起我们，如果利用他的轻敌之心，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必然能给予他严重打击，挫伤其锐气。”将领们很同意他的看法，于是组成数支小分队，同时出发。张巡亲自走在最前面。率领大家向叛军冲去。令狐潮遭到突然袭击，果然往后退却了。在此后的六十多天里，一攻一守，经历了大小数百次战斗，雍丘城不但没有被攻破，叛军反而多次被打败。令狐潮原本与张巡有交情，一天，在城下劝张巡说：“唐朝廷命在旦夕，大势已去啦！你带着这几个瘦弱兵丁，守着这一座危城，替谁尽忠呀？还不如我一样，跟着安禄山造反，取得暂时富贵呢！”张巡说：“你自己没本事，假借着叛贼的势力来同我作对，总有一天你的头颅会被割下来悬挂在大街上示众，为后代百世所耻笑。你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吧！”把令狐潮说得满面羞惭。

城里的粮食日见紧缺，恰逢令狐潮有一批粮船到达了。张巡于一天夜晚将主力集结于城南，招引得令狐潮亦倾全力前来拒战；与此同时，张巡悄悄命人偷摸到河边，取得盐米千余斛，拿不完的放一把火全烧掉了。当令狐潮发觉时，张巡派出的人早已安全返回了。城里的箭快用完了，张巡命部队捆绑了一千多个草人，穿上衣服，于夜间从城墙上放下去。叛军以为是守城军出击夜袭，立即乱箭发射；猛射了一阵以后，方才知是草人。草人被收回来，守城军获得了箭数十万支。后来张巡真的派人夜出，叛军以为是草人，看着笑着，一点也不防备。缒下城去的五百壮士突然猛砍敌营，叛军一时大乱，帐幕被焚毁，倒退十余里。

令狐潮恼羞成怒，不断增兵围城，弄得雍丘城里连柴草也没有了。张巡派人去对令狐潮说：“我已打算放弃雍丘城，你必须把军队后撤六十里（二舍）；否则，我想走也走不成呀！”令狐潮不知是计，同意暂时后撤。叛军一走，张巡的人立即四面出城，搬运回了大量木材和其他物资，以供继续坚守。令狐潮大怒，率军卷土重来，又将雍丘围住了，张巡对令狐潮说：“并非我不愿离开，只怕你不是真想要得到这雍丘城，你真的想要这雍丘城吗？那也好办，你给我几十匹马吧，有了马我才好逃走啊！”令狐潮给了他三十匹马，张巡把马全都分配给了手下的骁将们，同他们约定：“开战时，每人必须至少斩杀一员敌将。”第二天，令狐潮责备张巡违约，张巡说：“不是我不想逃跑，是将士们不肯放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呢？”令狐潮正待挥军攻

城，阵势还没有排列好，三十骑骁将早已冲到他的跟前了。战斗结束时，叛军将领有十四人被俘，百余人被杀，守城军还缴获了不少器械、牛、马。令狐潮多次损兵折将，最后撤退到了陈留，再也不来打雍丘了。直至七月，才又率领叛将瞿伯玉前来围攻，又打了四个多月，仍未能将雍丘攻破。这时，其他各地守军都正在纷纷投降或弃城遁逃，原来驻屯彭城的河南节度使嗣虢王李巨（张巡就是由他任命为先锋的），也往东转移到临淮去了，张巡进退无据，被迫放弃雍丘，退保宁陵；后来又转往睢阳，与睢阳太守许远和城父令姚母（姚崇的侄孙）会合。即使是在那样孤立无援的艰难环境中，张巡仍曾派部将雷万春、南霁云等在宁陵北与叛军杨朝宗部展开激战，杀敌万余人，把杨朝宗打得连夜逃跑。唐朝廷下诏任命张巡为主客郎中，副河南节度使。

睢阳太守许远，是李治时期宰相许敬宗的曾孙，曾任过碛西支度判官；后来在剑南因得罪上级官僚，被贬为高要尉，遇赦后回到长安。安史之乱爆发时，有人向李隆基推荐了他，被任命为睢阳太守。他和张巡是同年生的，出生月日在前，张巡称呼他为兄。张巡来到睢阳后，许远认为自己的才能是赶不上他的，主动将守城军政事务交由张巡主持，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已死，安庆绪命部将尹子琦与杨朝宗等统兵十余万，重新围攻睢阳。张巡一面守城，一面不断出击，多次取得胜利。唐朝廷下诏给了张巡御史中丞的头衔，许远为侍御史，姚母为吏部郎中。

有一次，在战斗中，张巡想直接射杀尹子琦，但不知道尹子琦在什么地方，便先用蒿杆当箭，向敌人发射。敌人中箭后，一看，原来是蒿杆，以为城里的箭已经用完了，连忙高高兴兴的拿着蒿箭去报告尹子琦。就这样，城上把尹子琦认出来了。南霁云瞄准他一箭射去，正好射中了他的眼睛。尹子琦中箭后，叛军曾一度后撤。但到七月，又把睢阳围困了。

睢阳城中的粮食，本来多达六万斛，可以支持一年；李巨却非要调一半给濮阳和济阳不可。济阳得到粮食后，立即投降了叛军。七月叛军再次围城时，睢阳很快便缺粮了。开始时，每一名士兵每天还能分到一勺米，随后便只能啃树皮，捉天上的鸟雀，掘地下的老鼠，连铠甲、弓弩也吃掉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接替李巨任节度使，屯兵于临淮。他手下的许叔冀屯兵于彭城，互相观望，不肯援救睢阳。张巡派南霁云率领三十名骑兵出城去向贺兰进明求救，遭到叛军万余人的拦截。经过九死一生的奋勇冲杀，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赶到临淮。贺兰进明见到南霁云后，告诉他说：“睢阳存亡已成定局，只怕是早已被攻陷，再去支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南霁云说：“睢阳城肯定尚未被攻陷，如果已经陷落，你处死我好了。”贺兰进明仍始终不肯出兵。原来，许叔冀名义上虽是贺的下级，实际上头衔也是兼御史大夫，而且兵力比他还强，是宰相房琯专门派来牵制贺的。贺兰进明因为与房琯有嫌隙，一心只在防备着许叔冀，根本就没有把睢阳的事放在心上，不但不肯出兵，见南霁云是一员猛将，还想把他留下来，为己所用；一天，大排筵席，设酒奏乐，以示优待。酒宴开始后，南霁云哭着说：“我从睢阳出来时，城里的将士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粮食了。张巡已经把他的爱妾杀掉给大家吃掉了。你既不愿意出兵，却这样的奏乐设宴，我实在不忍心在这里单独享受，食物就是塞到嘴里也咽不下去。主将（张巡）委托给我的使命，我已经转达给你了，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现在就将我的一个手指留下作为凭证吧，我这就回去报告中丞（张巡）好了。”说罢便拔出佩刀，砍下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他的壮烈行为，使在坐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南霁云没有动一下任何酒

食，站起身来便退出了。临离去时，返身一箭射中一处佛寺的宝塔，把箭留在塔砖缝中，发誓说：“待我破贼以后，一定要回过头来消灭贺兰进明；这一箭便是标志，它代表着我的决心。”

南霁云回到真源，李贲送给他一百匹马；到达宁陵时，城使廉坦拨给他三千人。南霁云在一天夜间，突袭叛军，进抵睢阳城下。当夜大雾漫天，张巡听到厮杀声，说：“这一定是南霁云回来了。”立即下令打开城门。南霁云重进睢阳城，带回来了从叛军那里缴获的数百头牛，清点人数时，三千人只剩下一千人，两千人阵亡。

城中守军得知外援无望，互相抱头痛哭。叛军也知道睢阳外援继绝，围攻更加紧急。有人建议往东突围，张巡和许远认为睢阳是江、淮门户，倘若放弃了睢阳，叛军往南进攻，江、淮便有丧失的危险；仅凭着城中的那一点兵力，也未必能突得出去，仍只好决定死守。

十月的一天，叛军又来攻城了，城中将士再也无力站立起来应战了。张巡向西跪拜说：“睢阳这座孤城，已到了最后时刻。我生时不能再报效国家，死后再变成鬼杀贼吧！”睢阳城破，许远与张巡同时被俘。部众见了张巡，痛哭流涕抬不起头来。尹子琦问张巡说：“听说你督战时，常常大声呼喊，眼睛流出血来，牙齿都被咬碎了，怎么就到得了那种程度？”张巡回答说：“我本想气吞逆贼，只是力不从心罢了。”尹子琦用刀撬开他的嘴，一看，真的只剩下三四颗牙了。张巡骂他说：“你这个家伙，归附逆贼，猪狗一样的人，你绝对活不长久的！”尹子琦很钦佩张巡的气节，打算释放他。但其他叛军不同意，说：“张巡如此地尽忠守义，想利用他是没有可能的。他太得人心啦，留下来难免出乱子。”叛军用刀威胁张巡投降，张巡置之不理；叛军又去逼迫南霁云，张巡呼唤南霁云说：“南八呀，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吧，可不能屈服啊！”南霁云笑着回答说：“你还不了解我，我南霁云难道还会怕死吗？”张巡、南霁云、姚毋、雷万春等共三十六人，同时被杀害。张巡死时年四十九岁。许远被押送到洛阳后，安庆绪将其杀害于偃师。

张巡先后在雍丘和睢阳孤军作战，从来都是以一当百。无论环境如何艰苦险恶，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离开他；明明知道必死无疑，仍然紧紧地追随在他身边。睢阳城破，城内军民还活着的仅仅四百余人。城破之前，李亨下诏命中书侍郎张镐接替贺兰进明任河南节度使，率领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等四位节度使前往援救。当张镐赶到时，张巡等入已在三日前被杀害，十天以后李豫和郭子仪收复了洛阳。

李愬雪夜袭蔡州

李愬雪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是一次采用突然袭击手段以奇取胜的典型战例。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起了重要作用。但事后有的人认为，这一战例的特点仅仅是参战将士战斗作风顽强，则又未免太片面了。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只有被置于谋略基础之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事实上李愬雪夜袭蔡州所取得的胜利，乃是经过长期策划精心部署的结果。

唐宪宗李纯时，吴元济割据蔡州，称雄一方。唐朝廷先后派遣高霞寓、袁滋等人前往征讨，都没有能把吴元济打垮。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李愬上表朝廷，主动请求让他去试一试；宰相李逢吉也认为他很有军事才能，是可以信用的。李纯委任李愬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随唐邓节度使，把讨伐吴元济的任务托付给了他。

李愬到任之初，正值高、袁战败之后，军威衰落，士气消沉。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上有意识地让部队暂时宽松一下，不加严格管理，连侦察兵也不常派出了。有人给他提意见，李愬说：“吴元济对袁尚书（袁滋）松松垮垮的作风已经很习惯了，我们应继续让他维持对官军的成见。倘若因实行严格管理引起吴元济的警觉，使他察觉出形势已起了变化，因而加强戒备，那就失算了。”为此，特地下令全军说：“天子知道我性情柔和，能忍耻受辱，所以才命我来抚慰大家。打仗嘛，那不是我该办的事情。”士卒们都很相信他说的话，乐得各享清闲。吴元济自认为既然连高霞寓和袁滋都不是他的对手，李愬的名声地位远在高、袁之下，他有什么可值得恐惧的呢？丝毫也不把李愬瞧在眼里。其实李愬对进军蔡州的准备工作，从来也不曾放松过。士卒负伤或有疾病的，他都要亲自去关怀照料；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内部休整上，事事都有较细致的规划，让部队从作风松垮士气低沉的起步线上，逐渐苏醒转变过来。就这样的一直延续了半年，方才上表朝廷，说他打算采取行动了。李纯为增强他的实力，给他调去了河中、愬坊骑兵二千人。

部队俘虏了吴元济的部将丁士良，李愬亲自同他谈话，发现他气概刚强，有一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头，立即释放了他，委任他为捉生将。丁士良对李愬很赏识自己，十分感激，主动建议说：“吴元济很重用吴秀琳，让他统率数千人马长期据守文成栅。吴秀琳从来没有被谁击败过，靠的是有陈光洽替他出谋划策。我有办法去把陈光洽俘虏过来，再通过他去招引吴秀琳降附。”李愬表示完全同意丁士良的建议，丁士良果然俘获了陈光洽。十二月，吴秀琳在陈光洽和丁士良的劝说下，带着文成栅的三千人马投降了李愬。李愬前进到新兴栅，就地指挥吴秀琳带过来的部队攻破了吴房县的外城，射杀了守将孙忠宪；虽然打了胜仗，却又忽然下令放弃吴房后撤，不打了。有的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不乘势将吴房占领，李愬说：“我们如果攻占吴房，吴元济便会将兵力全部集中到蔡州去，那么，他的基地便会更加巩固了。不如暂时仍将吴房留下，让他派人据守，以便分散他的兵力。”因为李愬早已确定了以奇袭夺取蔡州的方针，不采用堵援围城的常规战法，这样作当然是很正确的。

吴秀琳降附后，李愬同样待他很亲厚，委署他为衙将。吴秀琳对李愬说：“要想平定吴元济，一定要把李佑弄过来才行，我是远远赶不上他的。”李佑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员骑将，很有胆略，据守着兴桥栅，行动谨慎，出没无

常，前任官军将领谁都对付不了他。李愬听取了吴秀琳的意见后，作了周密侦察，掌握了李佑的行踪，司令部将史用诚说：“李佑这几天正领着一些人在张柴割麦、你可以带三百名骑兵埋伏在附近的树林里。只派少数人摇旗呐喊，装作要去放火烧麦的样子。李佑是从来瞧不起官军的，见人数很少，必定会认为很轻易地就能将他们赶跑；等他出来追赶时，你便突然杀出，将他俘虏过来。”史用诚按照李愬的布置行事，果然将李佑俘获了。

李佑因跟随吴元济时间较长，在战场上，官军吃够了他的苦头，许多人都很痛恨他。听说他被抓住了，都来请求李愬，要将他杀掉，李愬坚决不同意，释放了李佑并以客礼相待，经常同他和另一降将李忠义在一起密谋策划讨伐吴元济的具体办法，有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别人不断劝阻他不要那样做，他却越来越宠信李佑。李愬组织起了一支三千人的突击部队，正准备出发袭击吴元济，天气好像是故意同他作对似的，从五月到七月，连雨不止，田野道路到处是水，致使部队无法行动。军中的官吏以迷信思想寻找借口，说久雨不晴乃是由于不杀李佑造成的，甚至说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情报资料也说明，敌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李愬见部队里要求处死李佑的情绪日益强烈，不胜忧虑，担心一旦他阻止不住某些人的过激行动，李佑很可能死于非命；如有人将他信任李佑的情况上报朝廷，弄不好连他自己也将遭到诽谤。抱持李佑伤心痛哭，感叹说：“难道真是天意不叫朝廷平定吴元济吗？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人众口一词，非要杀你不可呢？”下令将李佑押解到京城去，交由朝廷处置；同时附上密表明确指出：“如果将李佑杀掉，那就再也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来帮助我平定吴元济了。”李佑被押解到长安后，李纯下诏将他释放，并仍又将他送还给了李愬。有了皇帝的诏令作挡箭牌，李愬便比较放心了，委任李佑为散兵马使，随后又改为六院兵马使，平时可以佩刀出入于李愬的军帐，彼此之间不存在丝毫猜疑。按照旧有的军令，抓获到了敌人的间谍一个也不能留下，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李把这条军令取消了，通过厚待敌方的谍报人员，获得了许多宝贵情报，对敌军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

李光颜是一员著名勇将，被朝廷任命为陈许节度使后，吴元济不得不抽调出部分军队前去应付李光颜对他造成的威胁。十月，李愬决定乘吴元济将注意力暂时转向了李光颜的大好时机，向蔡州发动奇袭，派判官郑愬去将出师日期通报了当时正以宰相身份出任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裴度。十日夜晚，李愬命李佑率领由三千人组成的突击部队，以李忠义为副，走在最前面打先锋；自己率领三千人为中军，紧随继进，由田进诚率领三千人殿后。初出文成栅，手下人向他请示行军路线，李愬下令说：“往东行进六十里后停下来。”进入吴元济控制的地区后，把他派驻在张柴的守卫部队一个不漏全数歼灭。这时，天色阴沉沉的，下起了大雨雪，狂风把军旗都吹得撕裂了，战马浑身颤抖，站立不起来。士卒们冻得直打哆嗦，有的人怀里抱着长枪，走着走着便倒毙在路上了。李愬让大家稍为休息了一会儿，又下令继续前进，将领们问他：“这一次前进的目的地是哪里呀？”李愬说：“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大家听后，脸都吓得变色了。张柴以东地区，大家从来没有去过，情况一点也不摸底，奉命往前走，就像是向无底深渊走去一样。监军使哭着发牢骚说：“咱们果然落入李佑的阴谋诡计之中了！”李愬置之不理，一心一意只顾督促军队继续往前进发。将士们都认为自己肯定不能再活着回来了，可是，主将既已发布明确军令，又不敢临阵脱逃，只好闷着头跟随他一路往前走去。在雪夜的行军途中，被活活冻死在路上的，大约

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为了堵截敌人的援军，李愬分遣出五百人切断了洄曲桥，分遣出五百人切断了朗山通路，自张柴出发又走了七十里，半夜过后抵达悬弧城，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城里的守军依仗着有外围吴房、朗山等处的外线防卫，在那样的风雪交加的深夜，没有任何人想到会遭到突然袭击，更没有任何人发觉已经有人在向他们发动奇袭了。李佑和李忠义带头爬上城墙，突击部队随后一拥而入，歼灭守门兵卒后，大开城门，放后续部队进城，但仍将打更巡夜的人留下，让他们继续照常敲梆打更。天亮后，雨雪停止了，李愬也进城了，就住在吴元济的外宅里。蔡州官吏赶去报告吴元济说：“不好，蔡州城已被攻陷了。”吴元济不肯相信，说：“你瞎嚷嚷什么呀？一定是洄曲方面的弟兄们回来要求发给寒衣的。”一会儿又听见李愬手下的军人呼喊传递军令：“常侍传令啦！常侍传令啦！”吴元济懵懵懂懂的，说：“这蔡州城里，哪里来的什么常侍？”待他集合起身边的一些人登上子城，企图顽抗时，田进诚早已率部将子城四面包围，水泄不通了。吴元济还在梦想他派驻在城外的董重质能来援救他，其实董重质由于留在城中的家属得到了李愬的妥善照顾，已经宣布投降了。田进诚放火焚毁了子城南门，吴元济在城上一筹莫展，被人用梯子接了下来，李愬派人将他押解到了长安。吴元济被俘后，申、光二州和散布在各地的军队尚有两万多人，全都先后放下武器投降。蔡州城破，除了吴元济被生俘，没有任何人遭杀戮。

十一月，李愬撤军回到文成栅，因功封凉国公。

李存勖勇闯虎穴下汴京

后唐庄宗李存勖，就其整个一生来说，无论是政治、军事或人品，都算不得十分优秀。特别是后期，忘记了草创天下的艰难，不爱民，不爱兵，乱杀大臣，结果众叛亲离，身死伶人之手，为天下笑。致使旧史家为之慨叹不已，说他“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得之孔劳，失之何速”？但在前期，他在潞州之战、胡柳之战和取汴京之战中，却确实表现出了临机果决的智慧和敢于进取的勇气，是很值得为之大书一笔的。

唐哀帝李愬天愬五年正月，亦即后梁朱温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于晋阳。李存勖是李克用的长子，继位为晋王，年仅二十四岁。其时，以汴京为都城的朱梁政权正在入侵潞州，李克用的部将周德威驻重兵于乱柳。三月，朱温亲自率军进抵泽州，以部将刘知俊为招讨使，范君寔、刘重霸为先锋，统带大军结营于长子。

四月，李存勖下令将周德威部调回晋阳。朱温见晋军主动撤走了，认为李克用已死，晋人正在忙于办丧事，潞州势在必得，已不必再增援了，便也从泽州返回洛阳去了。这时，李存勖对将佐们说：“汴人（朱温政权）听说我们有国丧，必然会认为我们决不会在这样的时刻兴师动众；我少年嗣位，从前未曾指挥过战争，定会有轻我之心。如果我们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去袭击他们，以愤激之师击骄怠之众，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解潞州之围而奠定霸业基础，在此一役。”将佐们都很同意他的看法，大军从太原出发，进驻潞州北的黄碾。

五月一日凌晨，趁着大雾昏暗，李存勖亲自率军埋伏于三垂冈下，前锋直抵潞州夹城。李嗣源攻打东北隅，李存璋、王霸专事纵火，周德威、李存审亦分头发起进攻。梁军遭到突然袭击，十分恐慌，掉头往南奔逃，被杀万余人，副招讨使符道昭等三百余人被俘，丢弃的器材兵械填塞道路，粮食马料数以百万计。梁招讨使康怀英逃出天井关，跟随他一起逃出去的仅有百余骑，朱温在洛阳接获败讯时，且惊且惧，感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李克用可算得虽死犹生了。我的那些孩子简直是猪狗！”

这便是李存勖嗣王位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潞州之战。

天祐十五年正月，李存勖攻占了杨刘城；八月，驻营于麻家渡。梁将贺尹、谢彦章统兵屯濮州行台村，与晋军对垒相持，百余日不退。十二月，贺尹杀谢彦章。李存勖知道后，很高兴他说：“敌军将帅自相鱼肉，哪能不败亡？”下令将所有老弱及非战斗人员，一律遣送回魏州。拆毁原有营垒，全军一齐向汴州方向挺进。晋军到达临濮后，梁军也只好抛弃营垒，随后紧跟，两军遭遇于胡柳陂。接战的那一天早晨，梁军排列成阵势，横亘数十里。晋军以横阵与之相对抗；李存勖与李存审率河东及魏博军居中，周德威率幽、蓟兵居西，镇州及定州兵居东。战斗展开后，李存勖亲自冲锋陷阵，以他的精锐亲军银枪部队最先突入梁军；敌兵抵挡不住，败退十余里，贺尹与王彦章单骑遁逃去了濮阳。中军虽然获胜，西阵后部却出了问题。原来，晋军的辎重全都聚集在西南，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临阵惊惶，望见梁军旗帜后便自相扰攘，秩序大乱。敌军乘势掩袭，在混战中，大将周德威阵亡。李存勖迅速赶往援救，见陂中有一土山，地位险要，已被梁军数万人抢占；来到土山下，挥军进击，敌阵严密，岿然不动。李存勖大声呼喊说：“今天这一仗，前面这座山是决定性关键，得山者必胜！现在山已经被敌人占据了，我一定

要和大家一起去把它夺取过来！”说罢，带头向土山冲杀过去。大家见他已走在了最前面，随后也蜂拥而上，经过一阵猛烈拼杀，终于抢占了土山。

梁军被从土山上赶下来，下山后又重新排列成阵势，长达数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有人向李存勖建议说：“各路军队尚未到齐，还是先回军营，待明天再战吧！”大将阎定说：“不行！我们现在是深入敌境，面临强劲对手，目的是同他们决一雌雄。敌人的主将（贺尹、王彦章）已经跑了，人心不固。我们已占有土山，从上往下冲，势如破竹，为什么不打了呢？”银枪都督王建及披甲横枪自告奋勇说：“我们初战告捷，骑军并未受到大的损伤嘛！现在已快到黄昏了，敌人都想休战回营了，趁这时候去冲击他们，必能获胜。王（李存勖）但须登山观战就行了，由我带兵去把他们击溃吧！”李存勖命李嗣昭负责指挥骑兵从土山北面直逼梁。王建及向士卒们高呼：“我们所失去的辎重，都在山脚下哪，必须去把它拿回来，冲呀！”大家万众一心，一齐向敌军冲击过去。晋军的气势有如山洪暴发，所向披靡，梁军大败溃退。元城令和贵乡令所带领的都是一些役夫和勤杂人员，无力参加战斗，也在山下拖曳树枝扬起尘土，大声鼓噪呼喊，弄得败退下来的梁军，不测虚实，自相践踏。这一仗的结果，梁军残部活着逃回到汴州的，不足一千人。李存勖占领了濮阳，缴获了大量物资军械。

这便是著名的晋、梁胡柳之战，真是一次斗智斗勇的硬仗呀！

同光元年四月（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即位称帝，国号唐，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这时朱温虽已死去，李存勖的实力并不见得强过于朱梁政权。八月，梁将段凝率众五万结营于王村，李存勖驻军朝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领着一百余人投奔了李存勖，向他详细地介绍了梁军的作战计划：梁朝廷采纳了段凝和王彦章的建议，决定分数路向晋军发动全面进攻。董璋以陕虢和泽潞军经石会关直取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军经柏卫攻镇定，段凝和杜晏球领大军与李存勖正面对抗，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攻郢州，约定于十月同时开始行动。在军队发动进攻时，自滑州南掘开黄河堤，放水往东，直灌曹、濮和汶阳地区。这就是当时李存勖所面临的正面敌情；其实，在他的背后还有个契丹，即辽人，也在时伺机入侵，他尚有后顾之忧。

九月，李继韬以泽潞叛降于梁，梁州、黎阳均被梁军占领。魏州以西、相州以南，每天都有敌军出没，人民被迫流亡。按照统计，当时李存勖所有的军需赋税，不足半年开支。王郁和卢文进勾引契丹，南侵瀛、涿地区。

在这样的严峻局势面前，应当怎么办呢？李存勖召集将佐官吏计议对策，宣徽使李绍宏说：“自从我们占领汶阳以来，必须派大将固守，城门之外就是贼寇，仔细算来，得不偿失。为今之计，莫若放弃郢州，与梁人订盟，以黄河为界，互不侵犯。”李存勖听后直摇头，说：“嘻！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意见行事，我们便都无葬身之地了。”随后，独卧于军帐中，将郭崇韬唤进去，叫他发表意见。郭崇韬说：“我没读过书，不会引经据典，就照当前情况实话实说吧！陛下（李存勖）自即王位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为着报家仇、雪国耻，自己连年战斗不息，甲冑生虻虱；老百姓出赋税，运军需，吃尽了苦头。现在即位称帝了，人民都希望你能统一国家，让他们能过上太平日子。可是你呢，取得汶阳尺寸之地，尚且不能保全，还想尽有中原吗？划河为界，让谁去替你把守？根据康延孝提供的情报估计，敌我双方谁胜谁败，将在今年内最后决定。梁人既然将以大军数路进击，自恃有黄河天险，必定

料我不敢渡河。陛下不如亲统六军，直指大梁。倘若伪朝廷已被捣毁，贼将们群龙无首，势必倒戈归降。今年收成不好，军粮只能吃几个月，不要再去浪费时间听他们的那些浮泛议论了。”李存勖虎地站起身来说：“说得好，这才正合我的心意呢！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去问司天监，司天监说：“今年岁时于我不利，出兵是不可能成功的。”李存勖不理他那一套，下令军中将所有家属和文官一律送回魏州。自己带头让刘皇后和儿子李继岌也返回去，于朝城西的一个荒野亭子里流着眼泪同他们告别说：“事势成败，决定于这次出征，倘若我失败了，我们也就不会再见面了。”留下李绍宏和宰相豆卢革、租庸使张宪等守邺城，自己亲统大军向汴京进发。梁将王彦章率部到达汶河，与前锋李嗣源遭遇于递公镇。嗣源纵兵出击，杀敌二百人，生俘三百人，王彦章退保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

十月，李存勖经杨刘渡河，到达郓州；趁夜渡过汶水，向中都发动进攻，中都历来无城可守，王彦章又是初来乍到，一触即溃。中都被攻克，王彦章张汉杰等将吏二百余人被俘。有人主张再攻兖州，李嗣源说：“最好是直向汴州。段凝大军驻屯于黄河边，假如他要驰援，必须去滑州才行，十万之众，哪有那么多的船？我们距离汴州并不太远，日夜兼程前进，两天两夜就能赶到。段凝还没有过河，汴京已在我们手中了。我请求带一千骑兵为前部先锋，陛下统率大军随后继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李存勖表扬了李嗣源的勇敢精神，命令他于当天夜晚率先引兵起程。第二天早晨，自己便也上路了。路经曹州时，梁将出降。

正如李存勖和将领们所预料的那样，唐军进抵汴州，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李嗣源来到汴京城下，向封丘门发动进攻，梁开封尹王瓚投降。李存勖到达后，王瓚亲自迎接他从大梁门进城，梁朝廷的文武官员都聚集到马前谒见，说：“我们世代都是唐的臣民，不幸陷入伪朝廷，今天能再睹中兴盛世，虽死无恨。”梁末帝朱麟被部将皇甫麟杀死，割下首级献给了李存勖。段凝所部马步军五万余人，在封丘放下武器。段凝率领将军们往汴京面见了李存勖，表示降附。李存勖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将朱梁政权推毁了。

这似乎显得太简易轻便了，但仔细想来，并无什么神奇之处。在战争中，原就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战机，只是往往为其他现象所掩盖，不容易被察觉就是了。文人们常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吧？既然梁朝廷未能预见到唐军会突袭汴京，唐军又断然采取了突袭汴京的行动，那么，唐胜梁败便是必然无疑的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五代十国中的南唐政权，自赵匡胤即位做皇帝建立起赵宋王朝，就一直同宋朝廷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关系，上表称臣，年年进贡。李煜慑伏于宋朝廷的军威实力，每天都在为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而担忧，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主动降格，原来自称“唐国主”，改为“江南国主”，属下官称“中书门下省”改为“左右内史府”，其他所有名称也全都作了变更，表示他不敢与宋朝廷分庭抗礼。

七年秋，赵匡胤下诏征召李煜到汴京去，李煜假说自己有病，不肯去，暗中积极准备着，一旦宋朝廷动武，他还是要挣扎一下的。赵匡胤委任义成军节度曹彬和山南东道节度潘美等，统领大军前去征伐南唐，特地嘱咐曹彬说：“金陵被攻占后，绝对不准任意杀人。即使有人顽强抵抗，也要设法保全李煜一家，不可擅加侵害。”

军队出动后，首先攻克池州，进军到采石矶，南唐龙骧都虞侯杨收等被俘，缴获马三百匹。江南原无战马，从马身上的印记看，缴获的那些马都是早先宋朝廷赏赐给他们的。早在进军之初，江南进士樊若水向宋朝廷建议，可以在长江上架设浮桥渡江。赵匡胤派石全振、郝守浚等建造了黄黑龙船数千艘，并准备了其他许多供架设浮桥用的器材。不少人议论说，自古以来从未见有架设浮桥渡长江的，怕是成不了事。李煜知道后，也同大臣张洎商量过，张洎说：“在所有的历史书籍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李煜说：“我也认为他们简直是在闹着玩呢！”后来曹彬等到达采石，只用了三天时间，便把浮桥架设成了，大军过江如履平地。

宋军过江后，李煜委任皇甫继勋主管军事。皇甫继勋是反对同宋军对抗而主张速降的，凡有人要求出战他便设法阻拦，也不将军事情报及时转知李煜。八年春，宋军已至金陵城下，李煜还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天，李煜登城了望，见城外栅寨林立，旌旗遍野，方知受了蒙蔽，下令杀掉了皇甫继勋。

八月，宋军攻克润州。李煜派遣徐铉和周惟简去见赵匡胤，请求他停止进军。徐铉是江南最为博学多才的著名人物，素以重臣自负。出发前，对如何应付和说服赵匡胤作了周密思考，找到了不少论据，下决心非要难住赵匡胤不可。他到达汴京后，宋朝廷的大臣们也曾特别提醒赵匡胤说，徐铉能言善辩，一定要作好应酬他的准备。赵匡胤笑着说：“我心中有数，你们尽管放心好了，这事你们就用不着操心啦！”徐铉在晋见赵匡胤时，果然讲了许多一大套、一大套的理论，说李煜没有罪过，赵匡胤“师出无名”；李煜以小事大，就如同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如今却要去讨伐他，实在说不过去。徐铉滔滔不绝地说着，赵匡胤几乎就没有插一句嘴。最后，赵匡胤说：“江南有何罪？谁也没说它有罪啊！不过，如今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只问了徐铉一句：“照你看来，父亲和儿子究竟应当是一家人好呢，还是应分成为两家好呢？”问得徐铉无法回答，只好默默地告辞退出。

李煜杀掉皇甫继勋后，命朱令阉以甲士数万人乘巨筏从上游顺流而下，企图冲断浮桥，尚未到达采石，已被宋军击溃。李煜还曾召募勇士五千余人，命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火把，于夜间去偷袭宋军，但那些人全都没有战斗经验。宋军见他们去了，故意放他们走得很近了才还击，结果被一举歼灭。

曹彬严格执行赵匡胤的指示，已经将金陵围困得很严实了，却并不发动攻击，一再命人去见李煜，劝他从速投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去对李煜说：

“事势已经发展到了目前的状态，所应当优先考虑的是金陵全城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你只有听从朝廷的诏令，方是上策。”后来，眼看金陵很快将被攻克，曹彬忽然病倒了，不能处理公务了。将领们跑去看望他，曹彬说：“我这个病，不是药物可以治疗得了的。要想治好我的病，除非你们大家诚心诚意共立誓言，城破之日，不妄杀一人。”将领们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焚香为誓。两天后，金陵被攻陷，李煜带着他的大臣们共百余人，前去向曹彬请罪。曹彬以客礼相待，安慰了他一番以后，让他回宫去准备行装，以便出发去汴京。派去跟随李煜的人，到达宫门前便停步了，只让他们在宫外等候，而不准进入宫门。有人暗中问曹彬说：“李煜回宫以后，尚有什么意外或自杀，那可怎么办？”意思是还是以派人紧跟在他的后面好一些，曹彬笑着说：“李煜这个人，素来软弱不果断，既已表示归降，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有曹彬的精心保护，南唐灭亡时，李煜君臣没有一人被伤害，金陵城也未遭破坏。将士们都很守纪律，不敢胡作非为。李煜等人被遣送到汴京，赵匡胤也没有举行献俘仪式，每个人都给了个官衔，赐给了冠带、器币、鞍马，住房也各有适当安排。

赵匡胤一方面坚持原则，进军平定南唐，统一国家；一方面严禁军队违犯纪律，祸害人民，曹彬破金陵而未妄杀一人，在历史上都被传为嘉话，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在此以前，北宋朝廷平定西蜀孟昶，由于军队不守纪律，却曾经引起过一场动乱。

乾德二年十一月（公元964年），赵匡胤下诏兴师伐蜀，委任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主将，以武信军节度崔彦进为副；曹彬当时任枢密承旨，也是伐蜀将领之一，但位在王全斌之下。部队出发前，赵匡胤让从蜀国来的孙遇等人把蜀中山川地形和驻军布防情况都描绘成图，交给了王全斌等，问他们：“四川可以拿得下来吗？”龙捷右厢都校史延德说：“西川如果在天上，人爬不上去，那确实无可奈何。只要是在地上，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啥时候到达啥时候就准能拿下来。”王全斌等人也说攻克西川不成问题。赵匡胤听后很高兴，说：“你们果敢如此，我也就放心了。”特别嘱咐王全斌：“凡入蜀后攻破城寨，必须把军用器械和粮秣造册上交，钱布等财物可分赏将士。”其时正值冬季，汴京大雪，赵匡胤身着紫貂皮衣帽在讲武殿处理公务，忽然对身边的人说：“我穿戴得这样好，仍觉寒气袭人，西征将士冲犯霜雪行军作战，怎么受得了呀！”把衣帽脱下来命人去赐给王全斌，以示他对出征将士的关怀。

十二月，宋军入川，连克兴州、三泉、嘉陵、利州。当向剑门前进到达益光时，王全斌召集将领们商议说：“剑门是著名天险，自古以来就有‘一夫荷戈，万夫莫前’之说，我们应当怎样攻取才好呢？”一位侍卫军头提供情况说，有个降卒牟进，据他说，从益光江东边越过大山数重后，有条小路叫来苏，从那里出剑关南二十里，可达清强店，再上大路。如从来苏进兵，剑门就守不住了。康延泽说：“来苏小路，不须主帅亲自去，派一位偏将去就行了。莫若仍以主力在正面向剑门发动进攻，再命一偏将经来苏去清强，从北面进击。这样，剑门便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了。”王全斌命史延德带兵走来苏小路，直达清强。

孟昶派大臣王昭远与赵崇韬领兵拒战。王昭远是个不学无术却又好说大话的人，从成都出发时，手里拿着个铁如意，自比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后，

挥动着胳膊说：“这一次出去，不但是打败敌人而已，我还要领着这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夺取中原如反掌！”行军至汉源，听说宋军已至清强，剑门已守不住了，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丢盔弃甲逃走到东川，把眼睛都哭肿了，还在念着罗隐的诗句：“运去英雄不自由。”孟昶派去御敌的将领，包括王昭远、赵崇韬在内，很快都被宋军活捉了。王全斌攻克剑州，杀蜀军万余人。

王昭远等败后，孟昶又招募起一支军队，让他的儿子孟玄哲率领前去迎击宋军。他的这个儿子连王昭远也不如，离开成都时，带了一大帮姬妾、伶人，一路上日夜嬉戏，根本不管军政事务。到达绵州，得知剑门已失，也逃往东川去了。孟昶诚惶诚恐，老将石斌建议说：“宋军远来，势不能久，可以聚兵固守。”孟昶说：“我父子（孟知祥、孟昶）以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现在遇到敌人了，有谁替我向东发射过一箭呀？固守，谁来替我固守？”三年正月，派人去向宋军请求投降；其时王全斌已达魏城，于是继续前进，遂入成都。

在此以前，平蜀之役进展胜利，好得很嘛！可是，待刘廷让部来到后，只因孟昶对刘的接待规格也同王全斌一样，赵匡胤下诏颁赏两军也没有差别，王部与刘部便互相妒嫉，闹不团结了。宋军平蜀，兵分两路，王全斌与崔彦进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刘廷让与曹彬领步骑二万出归州道。行军路线不同，到达成都的时间有先有后，原是可以理解的，王全斌却认为他的功劳大，刘部不应同他享受同等待遇。

王部进入成都后，军纪很不好，贪污公款，强夺民女，搜刮资财，弄得市民们怨声载道。行营都监王仁贍按照簿籍去向孟昶的大臣李廷珪索要军需物资，李廷珪向宋军将领康延泽请教解救办法，康延泽说：“王公（王全斌）志在声色，只要能满足他的个人欲求，别的是不会再追究的。”李廷珪历来生活俭约，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只好去向亲戚朋友乞求，弄到了女妓四人和价值数百万的金帛，送给了王仁贍，这才逃脱一难。

特别严重的是，赵匡胤下令将蜀兵开拔到汴京去，对每一名蜀兵士卒发多少钱和供应多少给养都作了明确规定，王全斌拒不执行。蜀军士卒愤慨不满，人人思乱，到达绵州后便开始闹事了，自号兴国军，众达十余万，原来的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被推为主帅。王全斌派都监米光绪去招抚，米光绪将全师雄合族杀光，抢劫了他的所有财物并霸占了他的女儿。全师雄被推为主帅本是遭胁迫的，合族被杀和女儿受辱后，便真心实意出来领导叛乱了，率军进攻绵州、彭州，逐刺史王继涛，杀都临李德荣。成都十县皆起兵响应，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宋军前往讨伐，多次被击败，不得不退守成都。叛乱最盛时，全师雄所控制的地区包括邛、蜀、眉等多达十七州。成都城内尚有蜀军二万人，被王全斌诱骗到夹城内，全数屠杀了。待后经刘廷让、曹彬等竭力征剿，加上全师雄因病逝世，蜀军叛乱虽然平息了，但无论是蜀军或宋军，无论是老百姓或地方官员，都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各方面所受到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

王全斌返回到汴京，赵匡胤命大臣们议罪，大家都说应当杀头。赵匡胤没有杀他，而将他和崔彦进降职贬官。后来，出兵平定江南，赵匡胤那样的注意策略，重视军纪，曹彬那样的严格执行朝廷旨意，都是因为有了平蜀的前车之鉴，是接受惨痛教训以蜀为戒啊！

潘美渎职杨业捐躯

在我国古代的著名将领中，有不少人的事迹都被后世的人们搬上了戏剧舞台或者是写入了文学作品，数量之大和形式之多恐怕谁也赶不上北宋初期的杨业了。有关杨业及其亲属、后裔的种种传说，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无论是大人或小孩，有谁不知道“杨家将”啊？不过，小说、戏剧、影视等文艺作品毕竟不同于历史事实，虚构、想象的成份实在是太大了。见诸史籍的杨业事迹确实是壮烈的，但它要比文艺作品中的“杨家将”简要得多。

杨业，太原人，原是北汉刘崇手下的一员骁将，因为所向克捷，屡立战功时人号为“无敌”。宋太宗赵匡胤征太原，北汉主刘继元投降。赵匡胤特地召见杨业，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接着又因他抵御契丹（辽人）有功，升任云州观察使。就宋朝来说，杨业是一位“降将军”，得到如此的信任，许多人都因妒嫉而上书指斥他的短处，但赵匡胤毫不动摇，凡属流言蜚语一律不予理睬。杨业对赵匡胤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归宋后忠贞不二，誓以身报。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赵匡胤兴师北伐，征讨契丹，以曹彬、崔彦进、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向飞狐；潘美出雁门，以杨业为副，而以蔚州刺史王胤、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临出发时，赵匡胤交待说：“潘美、杨业应首先进攻云、应二州。其他部队共十万人，对外都要说是去取幽州的，行军速度应持重缓行，不可贪利，目的是迫使契丹人集中主力救范阳。这样，潘美一路就可大胆放手在山后地区活动了。”战役的第一阶段，形势发展很快，潘美、杨业连克寰、朔、云、应四州，田重进攻克飞狐、灵丘、蔚州，山后多处要害被占领，曹彬也攻占了一些州县。后来，曹彬进抵涿州，因为缺粮，回师到雄州去转运。赵匡胤得报后，大吃一惊说：“哪有大敌当前退军去取粮食的道理，曹彬这样作实在太危险了。”下令命曹部停止前进，沿白沟河开拔与米信会合，潘美在占领山后地区后应与田重进会师，然后两路大军再联合起来去攻打幽州。赵匡胤的这一安排，也还胤很可以的。曹彬部下的将领不听调度，听说潘美和田重进都已经得手立功了，自己手握重兵却没有攻取到多少城池，议论纷纷。曹彬为部属所怂恿，又再次去攻涿州，正好迎面碰上了敌人的走力。天气炎热，粮又匮乏，冲又冲不过去，只好后退；结果在后退中遭到契丹人的跟踪追击，打了个大败仗。曹彬既已失利，其他各路军队也同时班师，潘美和杨业回到了代州。

赵匡胤又下诏给潘美，命他以所部保护云、应、寰、朔四州的老百姓迁徙回内地。这时，契丹国母肖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领众十余万，已经把寰州又夺回去了。杨业对潘美说：“眼前敌人众多，兵势强盛，敌我实力悬殊，不能同他们硬拼。我们可领兵出大石路，暗中去通知云、朔二州守将，只待大军离开代州，云州军民便率先起程。我们兵向应州，敌军必然赶去拒战，朔州军民便可乘机出城，直入石碣谷。大军接出应州军民后，迅速与敌兵脱离接触，这样，三州之众便全都安全撤出来了。”杨业的这一方案，既适应战场实际情况，又合乎朝廷旨意，原是十分恰当的。两位护军却坚决反对，王侁说：“咱们现领着数万精兵，哪能胆小到这种地步？只顾一路往东杀去好了。你杨业从前在北汉，号称‘无敌’，如今见到敌人，光绕圈子不敢打，你是不是有二心呀？”作为一位“降将军”，这样重的话头，谁能承受得起呢，杨业告诉他们说：“并非我杨业贪生怕死，而是形势于我军不利，徒然

伤亡士卒不能为国立功。你们既然要打，那就让我去打头阵吧！”作为主将的潘美，竟然自己不拿主意而听任杨业被王、刘逼迫着去冒险犯难。杨业率领部队出发时，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一仗肯定打不过敌人，我杨业是太原降将，战死疆场是我的份内事。北汉灭亡时朝廷没有杀我，反而授予兵权，宠以连帅，我并非纵敌不出，而是想等待战机，立功报国。如今你们认为我是惧怕敌人，畏缩不前，我只好死于敌阵以明心迹了。”说罢，指着阵地前的陈家谷口说：“请你们把部队分成左右翼，埋伏在谷口的两旁。我冲出去以后，将同敌人作殊死拼搏，待我转战到谷口时，你们可发伏兵两面夹击，以避免我全军覆没。”

杨业于凌晨出发，潘美与王侁依照预定作战计划，伏兵于陈家谷口。快到中午时，王侁派人登高了望，误认为杨业已把敌军击溃，急急忙忙地率领部队离开谷口，前去争功；潘美应当制止，也能制止，但他没有制止。王侁等沿灰河往西南前进了二十里，不久便听说杨业已在往后退却，他们不是紧急返回陈家谷口准备接应，而是只顾自己带着部队逃跑，再也不去管杨业的死活了。杨业自中午开始与敌人接触，浴血奋战直到夕阳西下；当他按照预定计划抵达陈家谷口时，伏兵早已撤除，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了。杨业捶胸顿足，悲痛万分，只好继续孤军苦战，手刃敌数十百人，自己也遍体鳞伤。这时，他身边尚余百余人，杨业对大家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不必和我同归于尽，赶快各自寻找生路逃回去投奔朝廷吧！”大家痛哭流涕，无一人愿意离开。最后，杨业因坐骑重伤不能再前进而落入敌手，于自我绝食三天后壮烈捐躯。左右俱战死，包括他的儿子杨延玉在内，无一人生还。赵匡胤得知杨业牺牲后，曾下诏褒美他，同时将大将军潘美贬降三级，王侁和刘文裕官职除名。

杨业之败，实在太令人惋惜了。事前不逼迫他冒险出击，他可以不败；事后不擅自撤伏，他也可以不败。如能待敌兵至谷口而两面夹击，说不定还能打个小胜仗呢！

杨业的儿子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延玉外，名见史籍的尚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杨延朗亦名杨延昭，是一位抗辽名将，曾驻防边关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最高官职为保州防御使，高阳关副都部署。延浦等只是供奉、殿直等一类官员，没有什么显赫的事迹。杨家第三代见于正史的，只有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一人，他也是一员武将，在陕西时曾居范仲淹麾下，后从狄青南征，到过广西，最高官阶是步军都虞侯。

寇准抗辽与澶渊之盟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邦人，十九岁即进士及第。宋太宗赵匡胤选拔人才，一般都要亲自口试，年纪太小了的人常常被罢去。有人劝寇准把年龄多报几岁。寇准不同意，说：“我正想进取向上，怎么能欺诳君主？”进士及第后，历任多种官职，有一次，在殿上奏事，因意见不合，赵匡胤很恼怒，站起身来要走。寇准竟大胆地拉住了他的衣服，请他重新坐下来，直至把事情谈完作出决定方才罢休。赵匡胤很嘉许他的这种有胆有识的行为，曾对人夸奖他说：“我得到了寇准，就如同文皇（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了魏徵！”

赵匡胤去世，真宗赵恒继位，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寇准与毕士安同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其时，契丹人（辽）经常派出游动骑兵在深、祁地区掳掠，稍遇抵抗即往后撤退，装作毫无战斗力的样子。寇准识破了其中奸诈，说：“敌人是在试探和引诱我们啊，必须迅速委派将领，加紧练兵，扼守要害处所，以防突袭。”这一年的冬天，契丹果然大举来犯。寇准命令部队分头拦截阻击，由于早有准备，以逸待劳，敌人的进攻势头很快便被遏制住了。赵恒不胜惊慌，上朝时间寇准下一步打算怎样应付。为着借用皇帝的地位声望振作军威，同时也让赵恒亲自见识前线抗战形势，以稳定其情绪，寇准回答说：“陛下如果真想从速了结这场契丹入侵之战，只须数天时间就行了。妙计只有一条，就是请陛下亲临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赵恒听说要叫他上前线，大感意外。群臣见皇帝面有惧色，很害怕，要退朝，寇准留住他们不让走，请求大家一定要等候到皇帝作出亲征的决定。赵恒很作难，也想退朝，寇准说：“陛下这一进去，我就见不到了，那也就大事去矣！请你就出发亲征吧，不要再回宫啦！”赵恒只好安静下来，同大家详细计议亲征事务，听取群臣意见。

随后，契丹围攻瀛州，直逼贝、魏地区，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赵恒转移到金陵去；陈尧叟是蜀人，建议赵恒转移到成都。赵恒命寇准发表意见，寇准明明知道建议逃跑的是王钦若和陈尧叟，故意装作不知道，说：“是谁建议陛下转移到别处去呀？出此下策的人，按其罪行应当诛戮！陛下英明神武，将帅和大臣们亲密和睦，如果御驾亲征，敌军必然败逃；他们如不主动后撤，则可一面出奇兵扰乱他们的部署，一面坚守阵地，将他们拖垮。我军以逸待劳，优势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跑到楚、蜀那样偏远的地方去呢？一旦人心崩溃，敌军乘势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仍然坚持原议，请求赵恒亲自前往澶州。

赵恒很勉强地离开京城，到达南城后，因见契丹兵威正盛，许多人又气馁了，主张他停下来观望形势，千万不可渡河到北岸去。寇准说：“陛下如果不过河，则人心会更加涣散，敌人的气焰也压不下去，这哪里是什么制敌取胜的好办法？王超早已率领精锐屯兵中山，卡住了敌人的要害；李继隆、石保吉带着大部队，分别布置在左右翼，各地派来的增援部队每天都在不断到达，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停下来不敢前进呀？”朝臣中的胆小鬼实在太多了，虽经寇准极力抗争，是进是退仍然决断不下来。大家还在正厅里继续议论，寇准在屏风间偶然碰上了高琼，问高琼说：“太尉受了国家的厚恩，如今国家有事了，难道就不思报答吗？”高琼说：“我是武臣，有什么可说的，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寇准见他回答得很有气魄，立即返身回去，并让高琼也跟上。见到赵恒后，寇准大声呼喝说：“陛下如认为我说的不是事实，

那就请问高琼吧！他是懂军事的，是可以信赖的。”高琼不负所望，紧接上说：“寇准的意见十分正确，说的都是事实。”寇准抓住火候，说：“形势紧急，机不可失啊，陛下这就起驾吧！”高琼一挥手，命卫士将御车推到了赵恒面前，赵恒就这样地过了河，登上了北城门楼，远远近近的将士们望见了皇帝的御驾车骑，受到了极大鼓舞，齐声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

赵恒把军中事务委托给了寇准，寇准当仁不让，毅然承担起了全部责任，号令严明，深受将士们的拥护。敌人的数千骑兵直抵城下，遭到迎头痛击，一大半被杀伤和俘虏，被迫往后退却。击败敌军后，寇准仍然留在城楼上。赵恒回到行宫，忐忑不安，派人到城楼去察看，只见寇准正在与杨亿一边喝酒，一边谈笑，显得十分从容自在。赵恒很高兴地说：“寇准能够这样的镇静自若，必是胸有成竹，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两军相持十多天以后，契丹统军挾览亲自临阵督战。宋军威虎军头张尹守候在床子弩旁边，见挾览出现在阵地上，立即向他瞄准发射，一箭正中前额。挾览被射死，敌军受到了重大打击，终于派人来请求讲和了。按照寇准的意图，如要议和，契丹必须向宋朝廷称臣，并退还幽州。赵恒却缺乏信心，害怕打仗，惟求安抚契丹，尽快平息争端。寇准初时不允契丹讲和，有人竟在赵恒面前进谗言，说他是利用战争要挟朝廷以保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寇准难以承受那样严重的压力，也只好同意议和了。赵恒派曹利用去议定每年给契丹人的钱币数量，说：“只要不超过一百万，你便可以答应下来。”寇准将曹利用叫进自己的军帐中，警告他说：“即使皇帝已经发表意见了，你答应的数目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你的头！”后来曹利用与契丹人达成的岁币协议，果然是三十万。和议告成，敌军北撤，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的成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寇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是由于赵恒和其他人过分软弱，乐于眼前宁静而不计长治久安，才未能取得更大胜利。

“澶渊之盟”的结局是十分令人惋惜的。辽人悬军深入，后防补给线危如游丝。宋军人数众多，又是在本土作战，将相措置也尚恰当，有何必要在敌方主动求和时反而要议定年年向他们进贡呢？后世曾有人认为，倘若当时宋朝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全歼辽军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澶渊之盟”的结果却是胜者不胜，败者不败。北宋终于不免灭亡于外敌之手，殊非偶然，“澶渊之盟”实已显露端倪了。

李纲守汴抗金兵

李纲，字伯纪，原籍邵武，后迁居无锡，进士出身，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任太常少卿。金人毁弃盟约，大举入侵，边境不断告急，朝廷议论纷纷，不少人建议避敌遁逃。赵佶（徽宗）下诏征召各地军队驰援京师，委任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并向大家征求意见。李纲应命上御戎五策，对给事中吴敏说：“皇帝叫太子任开封牧，这不是明摆着要命他留守京师吗？金人如此猖獗，要想利用太子的威望招徕天下豪杰，最好能将帝位传给太子，单是叫他任开封牧恐怕是很不够的。”吴敏说：“那么，让太子监国怎么样？”李纲说：“从前唐代安史之乱时，肃宗（李亨）在灵武如果不即位做皇帝，能够挽救国家吗？可惜当时的决策并非出自玄宗（李隆基）。主上（赵佶）是聪明人，倘能采纳你的建议，将来金人被遏制住了，国家安宁了，天下人都会受益非浅的。”第二天，吴敏面见了赵佶，把李纲的意见转告了他，并表示自己的看法完全与李纲一致。赵佶召见李纲，李纲刺破自己的手臂，用鲜血缮写表章说：“名份不正而掌握军国大权，是不足以号召天下建立万世功勋的。如果把帝位传给太子，让他替陛下保守社稷宗庙，率领将士誓死抗敌，天下必定能够保安全。”赵佶传位给赵桓的事于是得以最后决定下来。

赵桓（钦宗）即帝位后，李纲上书劝他对外应攘除外患，对内应诛锄内奸。当时朝廷正待派遣使臣去同金人谈判割让土地，李纲说：“祖宗遗留下来的疆土，应当拼死坚守，一尺一寸也不可任意割让予他人！”赵桓表示很同意他的看法，任命他为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吴敏任行营副使，以李纲为参谋官。金将斡离不部渡过黄河，赵佶东逃，执政大臣提议赵桓也离开汴京。李纲说：“道君皇帝（赵佶）把天下托付给了陛下，陛下就这样的一走了之，合适吗？”赵桓听后默不作声。太宰白时中说：“都城不是一个有利于防守的城市，守不住啊！”李纲批驳他说：“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处能比得上都城？如果都城守不住，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守得住？都城是宗庙社稷和百官万民聚居之地，放弃了都城，还有什么地方可去？”赵桓问大家可有什么计策，李纲说：“惟一的计策就是整顿军队，固结民心，奋起抗战；坚守都城，等待外地勤王之师到达，伺机反击。”赵桓问他谁可以担任主将，李纲说：“朝廷以高爵厚禄崇敬大臣，就是希望一旦有事他们能为国分忧。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没有带过兵，但他们的地位职衔还是有号召力的，统率将士抗敌卫国是他们应尽的职责。”白时中很气恼地反过来质问：“莫非你李纲也能领兵出战么？”李纲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倘若皇帝不嫌弃我庸愚怯懦，下令叫我治兵，我宁愿以死相报！”赵桓乃委任李纲为尚书右丞。不少执政大臣仍然坚持要求赵桓离开汴京，李纲极力主张赵桓不要逃跑，劝阻他说：“唐明皇（李隆基）听说潼关被安禄山攻破立即离开长安外逃，结果长安很快沦入敌手，后世的人们都说他那样做是十分错误的，理应率领军民坚守待援才对。如今各地的军队都在向京师靠拢，即将大军云集，陛下怎么可以轻举妄动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呢？”赵桓已稍为觉悟，正在此时，有人禀报，说皇后已经出发了。赵桓脸色大变，慌慌张张地从御榻上下来，说：“我还是得走，留不住了。”李纲悲痛得流下了眼泪，跪下磕头请求他不要草率从事，说就是死了也不忍心见他放弃都城外逃。赵桓无可奈何，对李纲说：“好吧！就算是我听你的，我留下来好了。治军御敌方面的事务，你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李纲表示一

定尽力而为。事隔不久，赵桓又再次动摇了，仍然要往南逃跑。李纲听到消息后，又不得不赶去劝阻。当他到达朝堂时，警卫人员已全副武装，车马都早已准备好了。李纲紧急传呼警卫人员，向他们说：“你们都说说心里话吧，到底是愿意留下来坚守京城呢，还是愿意逃跑呢？”众人齐声回答：“宁愿死守！”随后，李纲求见赵桓，告诉他说：“陛下已经答应过要留下来，怎么忽然又要走呢？眼下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一个个都愿意死守，万一他们半路上散伙，由谁来保证你的安全？敌军近在咫尺，倘若知道你还没有走远，派精锐骑兵从后追赶上去，那可怎么办呀？”几句忠言提醒了赵桓，只好又同意留下来，不走了。李纲趁热打铁，迅速往下传达了赵桓的旨意，明令左右：“敢有复言去者斩！”在场的将士们都为之欢欣鼓舞，齐声高呼“万岁”；消息传遍六军，不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

李纲奉命担任亲征行营使，他并非军人出身，却把守城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办事效率极高，仅几天工夫，整个汴京城已严阵以待。敌军到达城下并发起攻击，李纲亲赴前线督战，组织突击部队出城实施反击，杀敌数千人，其中包括酋长十余人。金人见宋军已有充分准备，且又听说赵佶已传位赵桓，被迫决定撤退，要求派大臣去同他们议和。李纲建议派他去，赵桓却要派李榘去。李纲说：“这次议和很重要，安危在此一举，我很担心李榘没有胆量，会误了国家大事。”赵桓不听劝说：李榘奉命与金人谈判，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便把对方提出的条件全盘带回来了，主要是三条，即提供金币以千万计，割让太原、中山、河间，派宰相、亲王去做人质。李纲说：“以千万计的金币，别说是都城一地，就是搜尽全国，也没有那么多呀！河北三镇（太原、中山、河间）乃国之屏障，如何能割让？要是那么干，还像个什么国家？要派遣人质，宰相去倒还可以，亲王是决不能去的。不如先派人去同他们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再拖几天，待我们的援兵集结起来了，金人孤军深入，到那时他不想撤走也非撤走不可。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同他们议和，他们才会不敢轻视我们，议和才是靠得住的。”李纲的这个意见，可说是再正确也没有了，但执政大臣硬是不赞同。李纲孤掌难鸣，斗是斗不过他们的，于是请求辞职。赵桓就像哄骗小孩子那样，安慰他说：“你只须出去一心一意管好军队就行了，这议和的事嘛，待后再慢慢商量。”只待李纲退出，他便发出文书，答应了敌人的全部条件，派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去做人质。

都城哪里有那样多的金币？挡不住金人日夜摧逼，只好天天搜刮。金军到处屠杀抢掠，贪得无厌就如同一个无底洞，永远也不知满足。这时，各地开往京师的军队已经陆续到达，种师道和姚平仲率领的泾原、秦凤军也已赶来了。李纲奏报赵桓说：“从金兵当前的态势判断，是非用兵不可的了，否则无法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号称六万，我军集结在开封城下的，已达二十余万人。他们即使是一群虎豹，也已自投于槛阱之中。目前勿须同他们硬拼，而应以计取。如果派人扼守住黄河渡口，切断他们的粮道；一面布置重兵挡住正面，一面分遣部队占领北面各城，采用坚壁固守的战略，就像当年周亚夫困死吴、楚七国的军队那样。等到他们粮尽力疲，被迫后撤时，我们再出击，取胜便有十足把握了。”赵桓本来已经表示同意李纲的意见，准备逐步实施。只因姚平仲急于求成，率先出动步骑万人，夜袭敌营，企图一举擒拿榘离不并接回赵构，才多少打乱了一点李纲的全面部署。但是，姚平仲的出击，赵桓也并非不知道。当天半夜时，赵桓曾派人去通知李纲：“姚

平仲已经出动，你赶快去增援吧！”李纲奉命领兵出封丘门，于次日早晨与金兵激战于幕天坡，以神臂弓连续向敌阵发射，金军被迫退却。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嘛，但当金方派人来议事时，宰相李邦彦竟主动告诉他们说：“用兵是李纲和姚平仲自作主张，并非朝廷的旨意。”下令罢免了李纲，而由蔡懋取代他。

李纲的无故被免职，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请愿浪潮。大学生陈东等跑到皇宫前上书，说李纲是无罪的；全城军民事先未经任何酝酿串连，自动集合在陈东等人周围的，多达数十万人。群众如此之多，一声呼喊也地动山摇。朝廷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以致李邦彦遭辱骂，并有内侍被杀伤。赵桓慌了手脚，把李纲叫去，恢复了他的尚书右丞头衔，充任京城四壁守御史。蔡懋接替李纲后曾经下令军队，倘遇金兵攻城，不准以矢石还击，即只准挨打、不准回手，这算是什么命令？逼得将士们全都憋着一肚子窝囊气。李纲复职后，立即下令，能杀敌立功者一定厚赏，军队士气一下子便又高涨起来了。金人看在眼里，深知再呆在开封城下已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乃渡河往北撤退。李纲被委任为知枢密院事，经奏明赵桓，采用澶渊之盟的办法，派兵随后跟踪金人，命将领们见机行事，能袭击时便可予以突袭。十万大军奉命分道前进，原是颇有声势的，宰相等人却横加干涉，指责李纲不应派遣守城军队去追袭敌人，紧急命令部队迅速返回。将领们在邢、赵地区追上了金兵，正打算动手掩袭，退兵的命令恰好也送到了。将士们没有不扼腕慨叹的。等到李纲去据理力争，朝廷答允军队可以采取行动，战机早已丧失，敌人已去得远了，想打也打不成了。

金军撤离之后，赵佶从南方回来了，宋朝廷一派安富尊荣的太平景象又重新出现了，再也不去关心边境上的事了。惟有李纲仍然没有忘记国家的大患隐忧，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密切协作，积极部署防御兵力，随时准备对抗来犯金兵。他的一片卫国卫民苦心，不但未得到朝廷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不少人的污蔑。耿南仲竟提出说陈东及京师军民伏阙上书请愿，是李纲暗中派人鼓动起来的，要将他交御史查办。吴敏建议设立详议司“检详法制，以革弊政”，赵桓要任命李纲为提举官，也因耿南仲的阻挠而中途停止。李纲建议赵桓裁减无功受禄的官员，“稍抑冒滥，以足国用”，竟被将奏章公布于十字路口，以便激起某些人对李纲不满，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声望。赵桓曾经给了李纲空名告敕，准许他便宜行事，给了他任命官吏的权力，但当守御司上奏请求补充任命副尉二人时，赵桓竟亲笔加批，说“大臣专权，此风不可长”。逼得李纲不得不去向他说明，两名副尉是“有劳当补官”，完全是正常任命，是遵旨行事，并非他李纲“专权”。

太原被围，日久不解，耿南仲乘机建议：“若想救援太原，非派李纲去不可。”赵桓立即采纳，委任李纲为河东、北宣抚使。李纲表示辞让，赵桓不予理睬。谏官说李纲离开不得，赵桓说那是“为大臣游说”，予以严厉斥责。有人看出了其中奥妙，劝李纲说：“你难道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派你去太原吗？这哪里是什么援救太原，只不过是找个借口排挤你罢了。你如果坚持不去，后果不堪设想。”许翰心里有数，嘴上不敢明言，特地写了“杜邮”二字赠送给李纲。那明明是说，就如同当年秦相国范雎妒嫉白起那样，白起战功显赫却被“赐死”而伏剑自刎于杜邮，李纲也面临着杀身之祸啊！李纲心领神会，向朝廷表示愿接受任命，离汴奔赴太原。当赵桓把手抄的《裴度传》赠给他时，李纲对赵桓说：“吴元济盘踞区区蔡州一小片地方，胆敢与

唐朝廷对抗，其强弱形势根本无法与今天的金人相比拟，我的学识才能赶不上裴度的万分之一。外寇只要大家肯共同努力还是可以扫除的，小人在朝要扫除可就难了。”当时的所谓宣抚司，全部兵力仅仅只有一万二千人，李纲请求延期几天，待各方面事务都措置得稍有头绪后再出发，赵桓又立即亲笔批示，说他是“迁延拒命”。李纲上疏向他说明情况后，说：“陛下前几天指责我‘专权’，现在又指责我‘拒命’。你的目的是解太原之围，却派了像我这样一个‘专权拒命’的人去，岂不是太不相称了吗？请你还是解除我的职务，让我去当老百姓吧！”赵桓只顾催他快些离开京城，说：“我是暂时派你去巡边，很快仍会叫你回来的。”李纲说：“我既然出去了，也就不指望再回来了。从前范仲淹奉命以参知政事出抚陕西，路过郑州时见到了吕夷简，吕夷简说：‘参知政事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后来范仲淹果然不曾回来。我如今因愚蠢耿直而不容于朝廷，出发之后，战死于敌人之手是我的最佳归宿。万一再有人说长道短，使我连战死于敌手亦不可得，我是会主动辞职的，希望陛下能谅解我的苦衷。”

李纲经由河阳到达怀州，好不容易集结起了一支部队，忽然接到赵桓的诏令，命他裁减已有人员。李纲不胜骇怪，回奏赵桓说：“河北、河东每天都在告急，朝廷不曾派一人一骑增援。我刚刚集结起来这一点人马，你又硬逼着要遣散，你叫我用什么去解太原之围呢？我是用军法下命令强迫叫各地起兵的，费了多大的劲呀！朝廷发来一寸纸，便又把他们解散了。将来如果还有什么号召，还有谁会响应？”奏疏送出后，犹如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有见到。赵桓一面仍在不断催促，要求他速解太原之围，同时命令各部队将领直接听皇帝指挥，使宣抚司徒具虚名。随后，朝廷因一心一意要向金人屈膝求和，干脆下令让李纲停止前进。在朝廷内部，徐处仁和吴敏被罢相，贬谪到涪州，同知枢密院事的许翰也被免职。主战派遭清洗，投降派占了主导地位。李纲闻讯后悲痛万分，慨叹说：“败局已无法挽回，国家没有希望啦！”请求朝廷解除他的职务，结果被扣了个“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帽子，贬降为有名无实的提举亳州明道官，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先是谪居到建昌军，后又贬谪到宁江。

金军再次围攻汴京，赵桓急时抱佛脚，下诏委任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李纲往宁江前进，到达长沙，接到诏令后立即率领湖南的军队反转身来去救援开封；方才离开长沙，开封便已沦陷，赵佶和赵桓都成了阶下囚，当了金人的俘虏。

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耻”，呜呼哀哉！

此后，北宋宣告灭亡，赵构南逃，最后组织起了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李纲在屡遭迫害、历尽坎坷之后，被排除于参与朝政的领导圈之外，挂了个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的空头衔，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病逝，年五十八岁。

十二金牌召岳飞

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在任秉义郎时，隶属于京城（开封）留守宗泽，由于在开德和曹州之战中立下战功，大得宗泽赏识，教导他说：“按照你的智勇才艺，即使是古代良将，也不过如此了；但你只是喜好野战，恐怕还不能保证每战必胜。”乃授以阵图，劝他进一步钻研列阵作战的学问。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点头称是，认为他的见解是很正确的。后来有一个时期，岳飞在河北招讨使张所手下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张所问他：“你能对付多少敌人？”岳飞说：“打仗嘛，单靠勇气是不行的，用兵在于先有既定的谋略。古代有不少名将常常能转败为胜或以少胜多，就是因为他们在战前即已成竹在胸，能以谋略指挥战争。”张所听后大感惊异，说：“你不是普普通通的行伍中人啊！”从岳飞对宗泽和张所的谈话来看，他是很注重谋略的；出于对抗击入侵金兵的战场需要，他特别精通野战，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岳飞只活了三十九岁便被汉奸卖国贼秦桧杀害了；从普通一兵到方面主将，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经过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在绍兴七年至十一年那一段时间里（公元1137—1141年），他确实曾经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可悲可恨的是，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维持，正当他信心十足，要乘胜收复汴京进图中原时，却被赵构、秦桧在同一天内连续发出十二面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唤回去，随后又将他杀害。这是岳飞一生中的大悲剧，也是全民族的大悲剧。

绍兴七年，岳飞入朝面见了赵构（南宋高宗），上书分析当时的形势，十分正确地指出，金人之所以立了个傀儡刘豫于河南，目的是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建议赵构委任他首先向京洛地区进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号召各地叛将反正。叛军倘被瓦解，金兵势难持久，只待他们放弃汴京北撤，再行进军浚、滑地区，经略两河，最后的战略目标不但是要制服刘豫，而且要消灭金兵。在初期，赵构对此曾表示支持，将岳飞召唤到寝室嘱托说：“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允许他按照战略方案逐步实施，决不横加阻挠破坏。可惜他心口不一，后来并没有实践自己对岳飞许下的诺言。

正当岳飞集中精力准备大举北进之时，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逐渐占据了朝廷内部的主导地位。刘光世解除军权后，赵构原本打算把他留下来的旧部王德和郾琼转交给岳飞指挥，命令王德“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因遭秦桧掣肘而撤销成命。岳飞到都督府与张浚议事，张浚说：“我想让吕祉以督府参谋的职衔节制王德的部队，你看怎么样呢？”岳飞说：“王德与郾琼历来有嫌怨，互不相让啊！叫郾琼做王德的副手，很可能引起争斗。吕尚书不熟悉军旅事务，怕是很难使众人信服的。”张浚说：“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岳飞说：“张俊暴躁而少谋略，管束不了郾琼。”张浚说：“看来只好交给杨沂中了。”岳飞说：“杨沂中和王德是同等人物，王德怎么会甘心屈居于杨沂中之下呢？”张浚不禁勃然恼怒，嘲讽岳飞说：“我早就看出来，除非是你岳太尉，谁也带不了王德的这支队伍。”岳飞当即反驳他说：“是你张都督主动向我征求意见，我不能不据理实说，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里嘛！难道我是为了取得王德的军队才故意那样说的吗？”当天便上疏赵构，请求解除兵权；步行回家，住在母亲的坟墓旁边，去为母亲服丧。张浚经奏

报赵构，派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管岳飞的部队。

赵构却又舍不得让岳飞多休息几天，连续下诏催促他复职，并命他的部属前去敦请他。岳飞被迫回任后，张宗元把亲眼见到的情况报告赵构说：“岳家军将领和睦，士卒精锐，人人都胸怀忠孝之心；这都是岳飞平时教导训练所致，实在是一支好军队呀！”赵构听后大喜。但是，单是“大喜”又有什么作用呢？没过几天，郦琼杀掉吕祉，带着部队叛降了敌人，这时，张浚方才后悔不曾听从岳飞的意见。岳飞多次请求赵构让他进图中原，建议赵构离开钱塘建都于长江上游，郦琼叛降后又请求允许他去袭击郦琼，赵构全都不同意，只是命他驻军江州，以示声援淮、浙而已。

岳飞得知了敌方内情，刘豫巴结的是粘罕，而金兀术很厌恶刘豫，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行反间计。恰好抓住了金兀术的一名间谍，岳飞故意责难他说：“你不就是张斌吗，我还能不认识你？我派你去联络刘豫，让他诱骗四太子（兀术），你为什么一出去便不回来了呢？刘豫已经派人来啦，答应于今冬以约会金兵进军长江为名，把四太子招引到清河。我写给刘豫的那封信，你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呀？”敌方的间谍担心暴露真实身份将被处死，将错就错假认自己即是张斌，表示认罪并愿意再次去给刘豫送信。岳飞将约定刘豫诛杀金兀术的信交给间谍，告诉他说：“只要这一次能把信送到，上次的罪可以免于惩治。”间谍获释后，把岳飞写给刘豫的信送给了金兀术。金兀术大吃一惊，慌忙转告金国主，刘豫很快便被废黜了。岳飞建议乘刘豫新废之机，进军出击收复中原，赵构又是置之不理。

八年，岳飞率部回到鄂州。当年秋天，奉召赴临安，正好碰上金人派出使者说是愿意归还河南，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宰相大臣谋事欠妥，肯定要遭到后世讥笑的。”这话被秦桧知道后，在内心里把岳飞恨透了。九年，因为金人归还了河南，南宋小朝廷下令大赦，要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岳飞上表恳辞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优而不可贺；必须加紧训练军队，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事变，决不是什么值得论功行赏的喜庆时刻，否则，便会令敌人笑话我们太天真了。”又说：“金人并未被击败却无事求和，这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暂时将河南寄托给我们，内中肯定另有图谋啊！”宋朝廷在秦桧的主持下，连岳飞请求让他派人跟随朝廷祭扫陵墓的使臣，前去河洛侦察一下敌占区的情况，也不予同意，不准许他派人去。

十年，金人向拱、亳地区发动进攻，守将刘锜上书告急。岳飞奉命驰援，分头派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经略西京、汝、郑、颖昌、陈、曹、光、蔡各郡。命梁兴渡过黄河，纠合各地义军，攻占河东、河北郡县。一面发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一面亲自统率主力长驱直捣中原。岳飞的这一系列部署，有主有次，有攻有守，是既很大胆、又很谨慎的，实施后很快便取得了良好效果，王贵、牛皋接踵告捷。

岳军主力集结于颖昌，岳飞本人率轻骑驻屯郾城。金兀术面对岳家军的强大声威，不胜惶恐，召唤龙虎大王等共同计议，准备合兵一处，拼死搏战。这并没有把首当其冲的岳飞吓住，倒是把远在千百里之外的赵构吓住了，下诏命岳飞千万多加小心，只求能保全自己就行。岳飞回答他说：“金人技只此耳，再也玩不出什么别的花样啦！”每天都主动派兵向金人挑战，激怒得金兀术带着龙虎大王、益天大王和韩常的各路大军，齐集郾城，劈头盖脑地向岳飞压了过去，岳飞命养子岳云率领骑兵打头阵，告诫他说：“如果不能

取胜，我首先将你斩首！”两军接触后，岳家军锐不可当，鏖战数十回合，敌人被杀得尸横遍野。

金兀术有一支劲旅，一个个身披重铠，用皮绳互相连接，以三人为一小组（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称“拐子马”，历来所向披靡。这一仗，共出动了一万五千骑，实力不小呀！岳飞为对付“拐子马”，命令步卒“以麻扎刀入阵”，不朝上看，只往下看，专砍马足。因为敌兵是互相牵连着的，一匹马倒下了，其它两匹便也施展不开了，结果被打得大败。金兀术大觉心痛，说：“自海上起兵以来，从来都是靠‘拐子马’取胜，这一回算是不行了，全完了。”

郾城激战，岳军连续两次大捷，岳飞并未因胜利而失去警觉，及时命令岳云说：“敌人屡战皆败，必然回师颖昌实施反攻，你赶快去增援王贵吧！”果然不出岳飞所料，金兀术正挥师进攻颖昌；但敌军去了，岳军也到了，恰好落入王贵与岳云的夹击之中。两军激战于城西，岳军由骑兵居中突袭，步军分左右翼继进，兀术的女婿夏金吾和副统军粘罕索孛堇阵亡，金兀术于兵败后逃走。

梁兴的太行义军和两河豪杰（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也屡战皆捷。岳飞进抵朱仙镇，距离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领兵再战，又被击败，被迫龟缩到汴京城里，再也不敢露头了。

这时，经过岳飞派梁兴在河北做了多年的招谕工作以后，河北义军已遍及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等处，都已确定起兵日期，决定与官军会师。大家都打出了“岳”字旗号，父老百姓牵着牛，赶着车，送粮送草支援军队，“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京往南，金人的号令再也无人理睬了。金兀术想在河北征兵，无一人前去应募。金帅乌陵思谋历来以强悍狡黠著称，也管束不了他手下的人了，见人就对说：“你们不必轻举妄动，只待岳家军到来，咱们一起投降就是了。”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主动率部来降，连禁卫龙虎大王手下的千户高勇等人，也暗中同岳飞约定，虽然他们驻地偏北，距离前线尚远，他们也要赶来降附。由于中原地区出现了这样的大好局面，当时岳飞曾经对他的将士们说过：“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

岳飞在前线计划渡过黄河，往北追击敌人；秦桧却在后方决定抛弃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由赵构下令班师。岳飞回奏朝廷说：“金人已失去锐气，全军情绪沮丧，连辎重也不打算要了，正在准备迅速渡河北逃。河南河北各地豪杰均心向朝廷。士卒奋勇听命，这样的大好时机，千万不可错过呀！”请求暂缓班师。秦桧预见到岳飞决不会轻易同意后撤，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张浚和杨沂中等人调回去，然后再以岳飞不宜孤军久留为由，逼迫他非撤退不可。岳飞在一天内连续接到了十二面金字牌，有如泰山压顶，致使他气愤填膺，涕泪横流，最后只好东向再拜，慨叹说：“十年心力，废于一旦！”世上还能有比这更令他伤心的事吗？岳飞被迫回师，父老百姓拦住了他的马头哭诉：“我们头顶香盆，车载粮草，热情欢迎官军。这些情况，难道金人没有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相公（岳飞）这一走，没有我们的活路了。”岳飞悲痛不已，把诏书取出来给大家看，告诉他们说：“我也是迫于不得已啊！我不能违抗诏令擅自留下来啊！”军民哭泣成一团，原野都为之震撼了。岳飞决定再多停留五天，让百姓们作好南迁准备，结果随他往南迁移的人多得不可胜计，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安置到了襄汉六郡去种田以自谋生计。

岳飞尚未撤退时，金兀术已准备放弃汴京北归，忽然有一位书生去拦阻他说：“太子用不着走的，岳少保（岳飞）很快便要撤退了。”金兀术说：“岳少保以五百名骑兵击破我十万大军，汴京城里的人日夜都在盼望他尽快到达，我怎么还能呆得住，他又怎么会肯撤退呢？”书生说：“自古以来，从无权臣执政于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依我看，岳少保连自身性命也不一定能保全，他还想建功立业吗？”金兀术顿时醒悟过来，便又留下来了。果然不出书生所料，岳飞不久便撤走了。

《孙子兵法》上说，两国相争，“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探求战争胜负，只须从七个方面加以分析就能作出判断，其中的第一条便是“主孰有道”，即要看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既然南宋小朝廷的君主和宰相是赵构、秦桧一类投降派人物，那么，下面的将帅即使再有能耐，也是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岳飞终于被赵构和秦桧杀害了，而中原也终于陷落于金人之手直至南宋政权最后灭亡。

战顺昌刘锜败兀术

南宋时期，刘锜与岳飞、韩世忠、张俊齐名，被人们合称为“南渡四将”。他特别精通射箭技巧，能以容器盛水，用箭射透容器，拔出箭杆，使水向外流，然后再以一箭射入原来的孔洞，将流水堵住，这简直是太神乎其神了。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人说是愿意将东、西、南“三京”（开封、洛阳、商丘）归还给南宋朝廷，刘锜被赵构任命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当他带着所部八字军三万七千人和殿司三千人从临安出发，前往开封就职，于五月到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市）时，金人已自食其言，重新进驻东京，并继续南侵。顺昌知府事陈规问刘锜打算怎么办，刘锜说：“如果顺昌城里有粮食，我可以同你一起固守。”陈规说：“城中有米数万斛。”刘锜说：“那就很足够了。”古代以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南宋末期方改为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无论是十斗一斛或五斗一斛，有米数万斛，确实不算少。刘锜把将佐们召集起来商量这件事，许多人都说：“金兵人多气盛，看来是抵挡不住的；还是用精兵殿后，让随军家属先走，顺流而下回江南吧！”刘锜对大家说：“我们本来是要到汴京去的，如今虽已不能去汴京了，军队并未受到损伤，有城可守，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部将许清表示很拥护刘锜的决定，说：“我们军人要走倒也容易，若要抛弃父母妻子那就不忍心了。带着家属一起走，一旦敌人发起攻击，打起仗来就嫌累赘，他们想逃也逃不掉了。还不如奋力守顺昌，于死中求生。”刘锜听后十分高兴，下令将船只沉入水中，表示誓不后退。将自己的家属安置在一处寺庙中，门前堆积着柴草，吩咐守卫人员说：“一旦情况紧急便自己纵火焚烧，以免落入敌军手中。”经刘锜亲自上城布置，历时六天，顺昌已成了一座设防城市，不但军中将士和城中男性公民斗志高昂，连妇女也动员起来了，大家都说：“平日里别人都很有些瞧不起咱八字军，这一回，咱八字军一定要为国家破贼立功，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所谓的八字军，指的是南宋初期河北、河东地区人民抗金自卫的武装组织。王彦任河北制置使时，在太行山组织人民武装，许多人都在脸上刺着“誓杀金贼，不负赵王”八个字，故号八字军，后来八字军便成了人民武装的代称。

金人涉过颖河，企图包围顺昌，初战第一仗就中了刘锜预先设下的埋伏，千户阿黑等二人被生俘。经过审讯，阿黑供认：“韩将军扎营白沙涡，距城三十里。”刘锜派出一千多人，连夜出发偷袭，韩将军根本未曾料到。战斗展开后，敌军伤亡惨重。敌将三路都统葛王和龙虎大王合兵直逼顺昌城下，刘锜下令将几处城门全部打开。敌人要围城了，反而大开城门，哪有这么个打法？金兵疑疑惑惑的，远远的便停下来了，不敢接近城门。

刘锜也确实并非无把握地冒险。原来，他在靠近城墙脚下，还筑了一圈羊马垣，守城将士都隐藏在垣内。敌方发射过去的箭，不是偏高射到了城墙上，就是直接扎在了羊马垣上。守军以破敌弓和神臂、强弩从城上和垣内向外发射，敌人因没处躲藏且距离较近，被射中了不少，只好往后撤退。刘锜乘势出动步兵突袭，破敌铁骑数千，许多人都掉进颖河淹死了。赵构特地任命刘锜为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顺昌被围四天后，金人驻营于距城二十里处的东村。在一个风雨雷电的夜晚，刘锜挑选出数百名壮士前往掩袭，从电光中只要见到头上有辫发的便砍杀，闪电一过又重新隐蔽。敌人摸不清底细，既不知宋军来了多少人，也

不知他们藏在何处，自相惊扰，一直乱了一夜。刘锜派出的人按照预先约定的，一听到暗号便集合起来转移了，既杀伤了不少敌人，又保全了自己。

金兀术在汴京听到了前线屡屡失利的消息，很是气恼，连续赶了七天路，亲自来到了顺昌。刘锜召集将领们开会，又有人主张撤走。刘锜说：“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是为着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使用，何况我们已经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建立起了声威，虽然人数比他们少，仗还是可以打下去的。两军营垒相接，金兀术又亲自来，我们一走，他就会跟上，倘若在追击中被他们打败，岂不是前功尽弃？让敌人占据了两淮，江、浙便震动了，我们的报国之势将变成误国之罪，所以目前只能进不能退。”于是大家又振奋起精神，表示一定听从他的指挥，坚持战斗下去。刘锜选派曹成等二人到敌军中去用计，临行前教导他们说：“我打算让你们直入敌营，事情办成后重赏。只要能按照我的吩咐回答他们的问话，敌人是决不会杀害你们的。现在，先将你们编进巡逻队伍，遇到敌人后，假装从马背上不慎跌落下来，以便让敌人将你们捉住。倘若敌方首领问话，可以告诉他们：‘刘锜嘛，他是泸川军节度使刘仲武的第九个儿子，特别喜欢声色歌伎，朝廷是因为两国讲和，派他到东京去享乐的。’只要能把这些话传扬出去了，任务就算完成了。”曹成等二人依计而行，被俘入敌营。他们有关刘锜的评价被金兀术知道后，金兀术十分高兴，说：“如此说来，刘锜没有什么了不起，顺昌城很容易就能攻破。”下令将鹅车炮具等攻城利器搁到一边，认为已不须起用了。第二天，刘锜在城楼上望见远远的来了两个人，拉上来一看，原来是曹成等二人，身上还带有一份金兀术的文书。刘锜当即将文书烧掉，连瞧也没有瞧一眼。

金兀术来到顺昌，严厉指责金军将领不应该打了那么多次败仗，损失了那么多人。大家回答他说：“南朝用兵，今非昔比啦！元帅如不相信，亲自到城下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刘锜派耿训去下书约战，金兀术大怒说：“他刘锜怎么还敢同我作战？我只须动一动靴尖，就能将顺昌城踏平。”耿训说：“太尉（刘锜）不但要同太子战斗，还说太子绝对不敢过颖河呢！如果太子敢过河，他宁愿替你搭五处浮桥，待你们过河后再开战。”金兀术哪肯示弱？当即答允渡河作战，并说次日一定要在顺昌衙门里聚餐。第二天，刘锜真的搭好了五座浮桥，听任敌人过河。

刘锜预先派人在颖河上游和附近地区的野草上，都投放了毒药。下令自己的部队即使渴死也不准饮用颖河水。敌人气势汹汹，过河后排好阵势，准备大战一场。有人主张先打韩将军，刘锜说：“韩将军不值紧要，就算把他打垮了，金兀术的精兵也还在，依然是不好对付。按照兵法，应当先打金兀术才对，只要金兀术动摇了，别的人就稳不住了。”时值大暑，天气炎热，敌方的人和马过河呆了一阵以后，人哪能不喝水？马哪能不吃草？结果毒性发作，一个个精神萎靡，全都振作不起来了。刘锜让部队隐蔽在羊马垣下休息，将士们轮流进餐，一直待到太阳偏西了，方才派数百人出西门接战。敌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西门后，再命数千人悄没声的从南门突然杀出，直奔兀术精锐。在一阵乱砍乱杀下，将金兵击败；金兀术将他的王牌“铁浮图”（重铠甲兵）和“拐子马”都用上了，亦未能挽回败势。恰好当晚暴雨骤降，平地水深尺余，金兀术呆也没处呆，只好往北撤退；刘锜督军从后追袭，又杀敌万余人。战斗结束后，战场上“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金兀术撤退到陈州，治了将领们的败军之罪，自韩将军以下全都挨了他的鞭打，然后便领兵返回开封去了。

赵构接获顺昌的捷报，不胜欣喜，特授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军马军都虞侯、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陷入敌手的洪皓从敌人后方密奏南宋朝廷说，顺昌之捷简直已使金人丧魂落魄，连燕京地区的重宝珍器也都开始在往北运输了，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准备放充整个燕南地区。所以后来许多人都认为，当时如果各路宋军能同时分道进击，收复汴京是很有可能的。朝廷反而下令迅速班师，结果坐失战机。七月，刘锜被任命为淮北宣抚判官。不久，秦桧命杨沂中退回到镇江，刘锜退回到太平州，岳飞则一直退到临安，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克敌制胜了。

顺昌之战，刘锜的战斗兵力不足二万人。金兵多达数十万，营垒连接，长达十五里，每天黄昏时，鼓声震动山谷，军营内一片喧腾，整夜不息；他们派人到顺昌城下窃听，城内却静得出奇，连鸡鸣犬吠声也听不到。金兀术为确保安全，下令命帐前甲兵一层层手执兵器日夜警戒，骑兵轮番在马背上打瞌睡。刘锜的作法恰恰同他相反，开战前总是让士卒们得到充足休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故士气高昂，每战必胜。

虞允文书生带兵赛将军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进士及第，曾任过秘书丞、礼部郎官。三十年正月，金主完颜亮积极准备南侵，迹象已十分明显，但朝廷上的掌权人物王纶、汤思退等仍说敌人“恭顺和好”，不会有什么问题，丝毫不关心防务。十月，虞允文奉命出使金人，亲眼见到了敌方储运粮食和赶造船只的繁忙景象；辞行时，完颜亮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我将看花洛阳！”虞允文回来后，详细禀奏了赵构，指出战祸已迫在眉睫，建议命令淮、海地区作好抗敌准备。

三十一年七月，完颜亮从燕京迁都汴京；九月，委任李通为大都督，在淮水上架设起了浮桥；接着，亲自统军南进，号众百万；十月，从涡口渡淮。南方淮东守将刘锜因病返回到扬州，淮西守将王权放弃了庐州，赵构打算坐船航海遁逃。枢臣叶义问往江、淮督师，以虞允文为参谋军事。不久，王权从和州逃回，刘锜抵达镇江，两淮全部沦陷。

十一月，完颜亮统率大军兵临采石，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去争夺瓜洲。这时，南宋朝廷已命京、湖制置使成闵取代刘锜，李显忠取代王权。叶义问让虞允文到芜湖去催促李显忠赶快来接管王权留下的部队，并到采石去劳军，其时王权的部队正驻屯采石。虞允文到达时，王权已经走了，李显忠却还没有来，将士们都三零五散的解鞍束甲坐在路边休息。虞允文一见那个破败劲儿，心里想着，倘若坐等李显忠，势必耽误国家大事，毅然下令召集将领们开会，鼓励他们振奋起精神来，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告诉他们说：“供赏赐用的金帛和供委任官职用的告命都在这里放着呢，是现现成成的，只待谁人立功后前来领取就是了。”众人听后一致表示：“既然有你来作主了，我们宁愿同敌人决一死战！”有人劝虞允文说：“你是奉命来劳军的，并不是奉命来带兵的，如果将来仗没有打好，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虞允文斥责他说：“事情牵涉到了国家的存亡安危，我难道还能因计较自身利害而回避，不愿承担责任吗？”虞允文亲至江边巡视，望见对岸金军已修筑起高台，插着各种颜色的旗帜，中间有一处黄屋，完颜亮正高高地坐在那里。据侦察人员报告，前一天完颜亮已“刑白黑马祭天”，同将领们盟誓，约定于次日渡江，预计到江南玉麟堂共进早餐，谁先到达南岸每人赏黄金一两。他们是何等的信心十足，气焰是何等的嚣张呀！金军号称百万，那是假的，但他们拥有四十万人和八十万匹马，却是真的。宋军呢，与敌人正面相对的，仅仅只有一万八千人！虞允文没有被吓到，从巡视江岸回来，命令正面部队列成阵势，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并确保江岸安全；把船只分成五队，以两队分别配置于上下游来回巡弋，一队停泊江心，内藏精兵，专候敌船，来即出战；余下的两队隐蔽于附近的小港中，作为预备队，以供出现紧急情况时增援。虞允文方才把兵力部署就绪，尚未来得及喘息一下；敌人的大举进攻便开始了，仗着他们人数多，大喊大叫的，数百艘战船一窝蜂似的，齐向宋军拥来。完颜亮手执红旗，亲自临阵督战，瞬息之间，已有战舰七十余艘抵达南岸。由于敌兵锐气太盛，宋军前锋抵挡不住，不得不往后退却。虞允文跑进军阵中，拍着战将时俊的脊背说：“你有胆有识，勇略兼备，威名传扬四方，到了眼前这样的紧急关头，正是你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怎么却像个大姑娘似的，不敢出头啦！”时俊大为感动，挥舞着双刀向前冲杀过去。将士们也鼓足勇气跟随在他的后面，同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

拚搏。江心的船队也大显神威，将敌方的不少船只都撞沉到了江中。金兵已死伤过半，仍在顽强奋进，一直鏖战到黄昏不肯退走。恰好有一支部队到达采石，本来是从光州败退下来的，虞允文送给了他们大量战鼓和军旗，让他们大造声势，从山后转出来投入战斗。敌人以为是大队援军赶到了，为避免被全歼，这才掉转头开始撤退。虞允文及时抓住战机，命令以强弓劲弩从后追击，大批敌人遭杀伤。这一场恶斗单是金兵遗留下的尸体就多达四千具，其中包括万户二人；被俘五百余人，其中包括千户五人。尸体被江水漂走了的，人数究竟有多少那就查不清了。敌兵没有战死的，回去后全都被完颜亮下令杀掉了，怪罪他们作战不力啊！

大捷之后，虞允文一面犒飧将士，一面告诫大家：“敌人今天吃了败仗，决不会善罢甘休，明天还会再来的。”半夜时，把队伍又重新作了部署，分遣部分船只到上游去，并派兵截断了杨林口。第二天，敌人果然又出动了，于是由上游船队顺流而下与正面守军对来犯之敌实施两面夹击。宋船在上，凭借水势直往下冲；敌船在下，如何泊得稳、拦得住？金人在已有三百余艘战舰被焚毁后，被迫败逃，宋军便又第二次告捷。完颜亮派人带着他的诏书来找王权联络，就像是过去早与王权有密约，虞允文说：“他这是在玩反间计的把戏啊！”复信给完颜亮说：“王权已被法办了，新任将军乃李世辅（李显忠）也！我军正严阵以待，要同你血战到底！”完颜亮怒不可遏，但又束手无策，莫可奈何，下令杀掉梁汉臣和两个帮助他造船的人以后便转往瓜洲去了。梁汉臣是鼓动完颜亮渡江平南宋的主谋人之一，既然渡江失败了，便把他杀掉了，找个替罪羊嘛！

敌军撤走了，李显忠这时也从芜湖赶来了。虞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倘进入扬州，一定会与瓜洲敌军会合，京口准备不足，我必须到那里去一下，你能调给我一部分军队吗？”李显忠把李捧部一万六千人调拨给了虞允文：与此同时，叶义问已命杨存中部开赴京口。虞允文回到建康，上疏给赵构说：“敌已败于采石，但仍不甘心，又转往瓜洲，企图行险以侥幸。我们正聚集精兵于京口，以逸待劳，必能一战而胜。”劝他等待捷报，不必再作航海逃遁的打算。

虞允文到达京口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等集结起来的部队已不下于二十万人，惟一缺陷是大型战船太少，不敷应用。虞允文认为在江面上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是很难战胜敌人的，下令收集造船器材并开始炼铁，将其他非战斗船只也改装成战舰。在江面上试行新战舰的那一天，虞允文、杨存中等在南岸观看，完颜亮等也在北岸观看。由于船上装备了较先进的车轮，宋军战士踏着车船在长江江心上下行驶，绕着金山一连转了三周，回旋往复轻快如飞。敌军将士看在眼里，都不胜惊愕。完颜亮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也许是不敢面对现实自我解嘲，或者是狂妄无知，或者是故作镇静意在稳定军心，竟笑着说：“他们的这种船，是用纸扎糊起来的！”他手下的一员大将跪下请求说：“南军已有准备，不可轻举妄动，还是先回扬州，再作打算吧！”完颜亮大怒，要杀他的头，经大家代他苦苦哀告，才没有杀他，们还是给他打了五十军棍。五天后，完颜亮被他手下的人杀死于扬州。

完颜亮死后，敌军后退三十里，派人前来议和。百万金兵南侵所触发的一场重大战斗，就此告一段落。事后，赵构曾洋洋自得地对人夸奖虞允文说：“虞允文公正忠诚出于天性，他是我的裴度啊！”有一次，虞允文路过镇江，前去看望正在那里治病的刘锜，刘锜握住他的手说：“朝廷养兵三十年，谁

也没有显出什么真本事来，大功出于你这样的一位儒生，我们这些常年带兵的人真该愧死了。”旧时的历史学家对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甚高，认为那是使南宋政权转危为安的决定性战役，其历史意义不下于东晋的淝水之战。

完颜亮玩火自焚

金人原出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的肃慎，在建立大金国之前，称女真，也称女直，世代居住于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完颜阿骨打（太祖）于北宋政和五年正月（公元1115年）即位称帝，建立大金国后，侵辽、侵宋，不断向外扩张，中经完颜晟（太宗吴乞买）、完颜铸（熙宗合剌）而至完颜亮。

完颜亮的父亲斡本是阿骨打的庶长子，吴乞买死后，完颜亶以阿骨打嫡孙的身份继承帝位。完颜亮一开始就很有些不乐意。他本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后来便勾结左丞唐括辩和右丞相秉德将完颜亶杀掉了，而由他即位做皇帝。完颜亮夺得帝位后，对内大肆杀戮宗室、大臣，排除异己；对外则穷兵黩武，继续南下侵宋，简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金天德三年四月（公元1151年），完颜亮下诏将都城由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迁往燕京（今北京市）。正隆四年二月（公元1159年），下诏准备南下侵宋，在通州赶造船只，派人到各处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下令将各地贮存的军用器材和兵器全部集中到京城。八月，下令向各地征调骡马，以户为计算单位，总计共要求调集五十六万余匹，有的富裕户一家所须交纳的骡马即多达六十匹。凡被征调的马匹，并不集中而仍由百姓分户自养，听候命令，随调随用。喂骡马没有刍料，完颜亮说：“现在禾稼满野，就在庄稼地里放牧吧！这几年民间储蓄尚多，即使一二年没收成，也不要紧的。”建造舰船缺乏木材，便拆毁居民住房，把木料拿去造船。没有油，竟用人体膏脂熬油。各地水手都必须到军中服役，被强行集结起来的有三万多人。

六年正月，命参知政事李通转告宋朝廷使者徐度等人说：“朕（完颜亮）从前曾在梁王（兀术）的军队里呆过，很喜欢南京（汴京）的风土人情，常常想到那里去看看，现已决定于二月经河南去南京。帝王巡狩嘛，那是自古常有的。淮河边有很多空闲地，打算到那里去校猎，带的兵不会超过一万人，祖宗陵庙都在京师（中都），不会在那里久留的。希望你们回去报告你们的国主，并向淮南人民宣布，不要有什么疑虑恐惧。”这实际上是完颜亮在耍花招，他既已决定大举南侵，又想麻痹南宋朝廷，命令他们不要作防御准备。

二月，完颜亮从燕京出发，于三月到达河南府（洛阳），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地里的麦苗全被糟蹋殆尽。六月，由洛阳经汝州转往汴京，正式确定以汴京为都城。

完颜亮大举南侵，不但违背辽、宋各族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女真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金朝廷内部许多人的反对。有一次，枢密使仆散师恭奉命出征契丹撒儿，到宁德宫去向太后徒单氏（完颜亮的嫡母）辞行。徒单氏在同仆散谈话时，曾提到完颜亮，大意是说，“女真族祖祖辈辈本来是居住在上京的。既迁到了中都，后来又到了汴京，现在又要渡过淮河、长江，去和宋打仗，使国家吃尽了苦头，我曾经劝他不要这样干，他从来不听。如今又叫你去和契丹人作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这些话被完颜亮知道后，立即派点检大怀忠、尚衣局使虎特末、护卫高福等去杀徒单氏，明确交代说：“你们见到太后，但称有诏，命她跪接，立即击杀。”大怀忠等奉命赶到宁德宫时，徒单氏正在掷骰子玩。听说要叫她下跪接诏，很感愕然，刚跪下，虎特末立即从后痛击，但未能一击致死。徒单氏跌倒了又爬起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被高福用绳子把她勒死了。

九月，完颜亮亲自统率三十二位总管南下侵宋，号众百万。由于这次侵

略行动违背军心民心，部队出动后，将士们开小差逃亡的络绎不绝。易苏馆猛安（千夫长）福寿、东京谋克（百夫长）全住等在大名府率部逃亡，追随他们的有一万多人，公开宣布：“我们如今要到东京（辽阳）去立新天子了。”

十月，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金世宗完颜雍）即帝位于辽阳，年号大定；布告天下，历数完颜亮的种种罪恶，其中包括弑太后杀害宗室成员、毁坏上京、杀害辽国主（天祚帝）和北宋王（徽宗、钦二帝）的子孙等，罪状共有数十条之多。

完颜亮率部渡过淮河，徒单贞部进取扬州，宋将王权退保南岸。渐东道苏保衡被宋水军战败于海道，副统制郑家阵亡。十一月，完颜亮在军中得到了完颜雍即位称帝的消息，叹息说：“我原来也打算待灭宋后改年号为大定，没想到他即位后正巧也年号大定，难道这真是天命吗？”

完颜亮命武平总管阿邻打先锋，渡江向南岸发动进攻，被宋军击败，第一梯队几乎全军覆没。为了强迫将士们替他卖命，他派人去扼守住了淮河渡口，凡是没有正式通行文书而北去的金人，一律当场格杀。为着制止士卒们开小差，他作出规定，士兵逃跑的杀十人长，十人长逃跑的杀百夫长，百夫长逃跑的杀千夫长，千夫长逃跑的杀总管。这些规定，并未能挽救完颜亮的危亡；由于遭到宋军的坚强抵抗，眼看过江无望，他不得不返回和州转往扬州。

完颜亮在瓜洲时，听说宋军李宝部已由海路进入胶西，成阍的部队已从武昌顺流而下，又气又恨。回到扬州后，命令将领们必须在三日内打过长江去，否则全部处死。将领们聚集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说：“进有淹杀之祸，退有敲杀之忧”，不知如何是好。其中有一个叫万戴的人，提议说：“咱们把郎主（完颜亮）杀掉，与南宋通知，大家都回老家去，岂不就是一条生路吗？”众人认为他出的是一个好主意。完颜亮豢养了一支部队，从来不上战场，是专门用来保卫他自己的。将领们担心碍事，由萧遮巴出面去哄骗他们说：“掳掠到淮东美女和大量金银财帛，全都在海陵呢，你们为什么不去分享一些呀？”完颜亮警卫部队中的许多人，便都到海陵捞好处去了。

就是在完颜亮逼令金军必须再一次拼死渡江的前一天晚上，金将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人开始行动了。半夜里，完颜亮睡在军帐中，忽然被一阵喧呼声惊醒。起初他还以为是宋军夜袭，拾起射入帐内的箭杆一看，乃是金军箭，这才知道是自己手下的人起来造反了。惊魂未定，一群将领已经从帐外拥了进来，一刀便把他砍杀死了。

《左传·隐·四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完颜亮所得到的是他应有的下场。古今中外，凡是穷兵黩武空国以谋人国的人，是从来不会有好下场的！兵法：“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不能完全懂得用兵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

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

元末农民大起义，首先揭竿而起的是栾城人韩山童和颖州人刘福通，时间是元惠宗妥欢帖睦尔至正十一年正月（公元1315年）。待后星火燎原，大江南北群雄并出，经过成败分合，到十八年时，原本尊奉徐寿辉的陈友谅，率兵攻陷安庆，又破龙兴、瑞州，分兵攻取邵武、吉安，进入抚州，随后又连破建昌、赣、汀、信、衢等地；这时，江南义军以他的实力最为强大。朱元璋攻占太平后，地域与陈友谅邻接。陈友谅从元军手中攻陷池州，朱元璋派常遇春去占为己有，从此朱、陈两家时常发生摩擦，互相攻击。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攻占太平，驻军采石矶，杀徐寿辉而即位称帝，国号汉，年号大义，与占据浙江地区的张士诚通约，准备往东直取应天。

十六年二月，朱元璋大破元军蛮子海牙于采石；三月，向集庆发动进攻，生俘守将陈兆先，随后又再败元军于蒋山，元将康茂才投降。朱元璋进入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今南京市），即后来明朝廷初期的首都。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十九年正月，发兵攻取了浙东各城。当陈友谅称帝并企图攻打应天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主张先发制人，首先进军收复太平（今安徽当涂县地）。朱元璋说：“不能先打太平。敌人位居上游，水军力量要比我们大十倍，暂时是很难战胜他们的。”有人主张出动军队迎上前去对敌拒战，朱元璋也不同意。朱元璋说：“倘若我军出动后，他们只派出部分军队正面应付，却率领主力直捣应天，那么，顺流而下，只须半天即可到达，我们的步骑兵是很难及时掉头返回来应敌的。这正是兵法上所说的‘百里趋战’，不是什么好计策，万万不能那么干。”于是按照他的意见，首先命胡大海对信州发动进攻，从后方牵制敌军；同时由康茂才出面，写信给陈友谅，劝说他赶快带兵去打应天。康茂才过去与陈友谅有交情，算得上是老朋友了。陈友谅满以为康茂才对朱元璋有二心，是真心实意向着他的，接信后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往东出动。朱元璋命常遇春伏兵于石灰山，徐达列阵于南门外，杨璟屯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自己亲自督军于卢龙山。遥望敌军已到龙湾，天色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将士们请求赶在雨前迅速出击，朱元璋说：“不必匆忙，还是先吃饱肚子，乘大雨时去袭击他们吧！”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朱元璋乃下令水陆夹攻。陈友谅率水军到达江东桥，派人去呼叫康茂才，任他呼来叫去，没有得到任何反应。这时，陈友谅方才悟出康茂才的信原来是个圈套，他上当受骗了。两军在大雨中激战于龙湾，陈友谅被打败，士卒伤亡惨重，损失战舰数百艘，被迫放弃太平撤回江州。朱元璋乘胜攻占安庆，信州也被胡大海占领。次年，陈友谅再败于江州，转移至武昌，建昌、龙兴和饶州都沦入于朱元璋之手。当朱元璋决定让康茂才出面写信诓骗陈友谅引诱他急速出兵时，李善长对计谋是否正确曾提出过疑问。朱元璋说：“如果听任张士诚与陈友谅勾结到一起，我们便将首尾受敌，所以必须催促陈友谅尽早同我们决战。只要把陈友谅击败了，张士诚也就丧胆了，他们也就联合不起来了。”后来，陈友谅吃了败仗，张士诚果然按兵不动，没有给予他任何援助。

兵法上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是说，高明的指挥官能够调动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调动。朱元璋在龙湾战斗中的计谋是运用这一原理的优秀范例。

二十三年二月，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攻陷饶州；张士诚的部将吕珍破安

丰，刘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自领兵救援安丰，赶走吕珍，让韩林儿去了滁州，自己仍返回应天。当朱元璋决定亲自去援救安丰时，刘基曾极力谏阻，劝他不要去，但朱元璋没有采纳。

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

陈友谅自龙湾败后，转移到武昌，见自己的地盘不断遭到蚕食，下定决心要扭转局面，建造了大型战舰数百艘，每一艘都有数丈高，船上分三层，还有走马棚，舳舻外面都包着铁皮。全军再次出动，首先进攻南昌。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部将邓愈坚守拒战，连攻三月也未能攻克，朱元璋亲率援军赶到。陈友谅听说朱元璋来了，从南昌城下撤出，东出鄱阳湖，与朱元璋遭遇于康郎山。陈友谅拥有的兵力号称六十万，将巨型战舰联结成阵，楼橹高达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族旗戈盾，望之如山”，声势是相当吓人的。朱元璋将所属分为十一队，应敌合战。徐达最先出动，迎击敌军前锋；俞通海则发射火炮，目的是焚烧敌军船只。在陈友谅一方，张定边也确定了主要进击目标，即直接对准朱元璋乘坐的那一条船发动猛攻。朱元璋坐的船曾一度搁浅在沙滩上，进退不得，幸亏常遇春及时援救并射伤了张定边，才得以脱离险境。第二天，陈友谅出动全部大型战舰参战，朱元璋所使用的都是小船，以小敌大，无法仰攻，处境极为不利。但小船也有小船的好处，即操纵方便，机动灵活。朱元璋亲自督阵，将士们在战斗中畏缩不前的，均立即被处死；一连杀掉十余人后，逼迫得士卒们不得不殊死拼搏。血战了一整天，到太阳快下山时，忽然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适时抓住战机，派人驾驶一批小船，满载芦苇、火药，顺风纵火焚烧敌方的大船。霎时间：“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陈友谅阵脚大乱，被杀两千余人，他的弟弟陈友仁也不幸被烧死。陈友仁外号“五王”，瞎了一只眼，打起仗来特别勇敢。他的突然阵亡，使陈友谅在心理上受到了重大打击。

陈友仁战死后，陈友谅探听出了朱元璋乘坐的那艘船树立的是白桅杆，计划于第二天集中力量攻击白桅船，杀朱元璋为弟弟报仇。此事被朱元璋知道后，下令全军，所有船只一律改用白桅。次日再战，朱军“舟樯尽白”，再也搞不清朱元璋在哪条船上了。自辰至午，打了大半天，陈友谅再次被击败，撤退到鞞山；此时，湖口已被朱元璋派人去卡住了，截断了他的退路。

两军相持数天后，陈友谅向将领们征求意见。右金吾将军说：“从目前形势看，要想安全撤出鄱阳湖已经办不到了；不如放火把船只烧毁，从陆路转往湖南，脱离战场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左金吾将军表示坚决反对，说：“那岂不是明明白白的向敌人示弱吗？倘若他们步骑并进，随后跟踪追击，我们前后失据，便一切都完了。”陈友谅说：“右金吾的话是对的啊，还是上岸走陆路吧！”左金吾将军见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乃率部投降了朱元璋。右金吾见左金吾已走，顿感孤掌难鸣，接着也投降了。陈友谅顷刻之间连失两员大将，处境愈益窘迫，心中好不烦恼，把他所俘获的敌军将士，全都屠杀掉了。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之，释放了手中的全部俘虏，身上有伤的还给敷上药。

朱元璋写信给陈友谅说：“我曾经同你约定，各安一方，静待天命，谁知你失于计算，硬要来打我。我稍一出动，便夺取了你的龙兴十一郡，你仍不悔改，结果一困于洪都（南昌），再败于康郎，死了那么多的人！这一回，你即使能逃脱一条命，回去后也应去掉帝号，等待真命天子出现。否则，丧家灭姓，后悔就晚了。”此信一到，陈友谅不胜忿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以

后，因为粮食吃完了，决定突围出湖口。朱元璋发兵拦截，两军激战于泾江口。陈友谅不敢恋战，边打边撤，临近黄昏时，从船舱中探出头来，似乎是有所指划。谁知就在那一刹那间，一支流矢恰好射中了他，从眼睛中贯穿过去直透颅顶。陈友谅当场死亡，于是全军溃败，太子陈善儿被俘。太尉张定边趁夜带着他的遗体 and 次子陈理，逃回到武昌。

九月，朱元璋回到应天，在论功行赏时，对刘基说：“我要亲自带兵去安丰，你曾经劝阻我，我没有听从。当时，你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待我离开后，陈友谅如乘虚而入，急袭应天，岂不是大事去矣？可惜他失去了大好战机，屯兵南昌，未曾有任何动作。像他那样的人，败亡是必然的。现在，陈友谅已经死去，我们平定天下就要容易得多了。”

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

土木之役与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七月八日(公元1449年),瓦剌也先入侵大同,参将吴浩战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亦战败于阳和。瓦剌是蒙古的一个部落,元代称卫亦剌,明时称瓦剌,后来到清代则称厄鲁特,亦作额尔特、卫拉特。瓦剌的太师顺宁王脱欢在世时,即已杀阿鲁台而吞并了其他各部。脱欢死后,由他的儿子也先接替,就更加强横了,屡屡入侵边境。瓦剌部原本经常向明朝廷进贡,只因十四年二月他们来朝贡时,人员多达二千人,声称来了三千人,每人都要求有一份赏赐。朝廷未能满足其要求,便说“赏不如例”,乃以此为借口,兴兵来犯。当时的所谓“朝贡”,实际上是蒙古人来卖马;所谓的“赏赐”,实际上是朝廷给的马价。这一次的马价,也确实遭到了宦官王振的有意压降,所以激起事端王振亦不无责任。

大同官军失利,吴浩战死,塞外多处城堡陷没,边境守将不断飞报告急。王振极力主张由朱祁镇率军亲征,虽经吏部尚书王直和其他大臣如于谦、邝埜等纷纷谏阻,王振仍一意孤行,非要按他的想法办事不可。朱祁镇命弟弟朱祁钰居守,自己被王振牵着鼻子走,带兵去亲征瓦剌。

王振,太监,蔚州人,从小选入内书堂,在东宫侍候朱祁镇,因性情狡黠而大得欢心。朱祁镇即位做皇帝后,他被破格提拔为掌司礼监,成了宫廷内的实权人物,连公侯勋戚也都称呼他为“翁父”。也先来犯,既然王振主张御驾亲征,别人也就阻拦不住了,亲征令方才下达两天,全军五十万人便出动了,事起仓卒,举朝震惊。七月十七日,朱祁镇驻营于龙虎台,次日,出居庸关经怀来到达宣府。连日风雨不止,人心浮动,因为缺乏准备,尚未至大同,军中早已缺粮,一路上便已死了不少人。

八月,到达大同后,王振仍要让朱祁镇继续北上。兵部尚书邝埜预见情况不妙,请求朱祁镇返回,户部尚书王佐为此跪伏于草中一整天,王振一律置之不理。钦天监正彭德清说:“再往前去,倘有疏失,陷乘舆(皇帝)于草莽,谁能负得起责任呀?”学士曹鼐说:“我们固不足惜,皇帝可是身系天下安危呀,岂可冒险轻进?”王振大发脾气说:“要是真的出了那样的事情,亦天命也!”直至西宁侯宋瑛和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镇守大同的郭敬暗中将敌情告诉了王振,他才同意后退。大同总兵郭登建议朱祁镇从紫荆关回北京,以重兵断后以防不测,又未被王振采纳。原来,王振是蔚州人,既要邀请朱祁镇去他家停留,又怕踩坏了家乡庄稼,竟采取了一个绕道四十里的路线,经宣府后再折转东走。返抵狼山时,眼看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了;十三日,由朱勇等带三万骑兵进军至鹞儿岭抵御,几乎全数被歼。也就是在当天,朱祁镇到达土木(今河北怀来县西),太阳尚未偏西,距离怀来仅三十里。大家决定进怀来固守,只因王振多达千余辆的辎重车尚未赶到,便要停下来等待。邝埜主张让朱祁镇先行疾驱入关,没有得到支持,亲自去求见朱祁镇,王振斥责他说:“书呆子懂得什么军事?再胡说,我杀了你!”吩咐身边的人将邝埜赶了出来。

大军驻屯于土木,近旁无水源,又是冲要之处。十四日,敌军已经逼近,想走也不敢走了。人和马两天没喝水,又饥又渴,就地打井,挖了两丈多深也没挖出水来。往南十五里处有一条河,但已被敌人占据。也先军分数路从土木旁边的麻谷口进来,人数越增越多。十五日,敌方派人来,说是愿意和谈,朱祁镇派人随使者北去,王振随即传令移营开拔。那样多的人,那么小

的地方，说走就走，怎么个走法呢？部队一出动立即步调大乱。你挤我碰地往南前进了三四里，遭到敌军的四面围攻，士卒争先恐后奔逃，谁也控制不住，被杀死的人“蔽野塞川”。随行大臣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和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阵亡，朱祁镇被俘，骡马二十余万及大量辎重全被也先缴获。护卫将军樊忠从朱祁镇身旁用所持大锤将王振打死，说：“吾为天下人诛杀此贼！”然后只身突围，杀敌数十人后，壮烈牺牲。

土木大溃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北京）后，如同发生了大地震，大臣们聚集于朝堂哭作一堆，全城人心惶惶，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奉命留守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计议对策，侍讲徐理（徐有贞）胡说什么“星象有变”，建议往南迁都，实际上也就是主张赶快逃跑。兵部左侍郎于谦一听，厉声大言说：“主张往南逃跑的人，应当杀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所在，一经动摇则大事去矣，难道我们就没见到过宋时南渡，后来落了个怎么样的下场吗？”朱祁钰很支持于谦的主张，于是决定留下来死守。当时，朝廷原有的精锐部队、较好的装备和马匹，都已经在土木战败时损失殆尽，京师仅剩下残将疲卒不到十万人。于谦争分夺秒，以朱祁钰的名义下令命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各府的运粮军，全数开拔到京师，听候统一部署。朱祁钰将于谦的官阶晋升为兵部尚书。

一天，朱祁钰接见群臣，有人提议诛戮王振的家庭。王振党羽马顺气焰依旧，竟仍敢当场呵叱其他官员。给事中王竑气愤不过，动手打了马顺；在场的人也都附和，结果一阵乱拳脚当场便把马顺击毙了。马顺被打死，朝堂秩序大乱，卫卒们怒气冲冲；仇恨王振、马顺一伙的出了一口怨气，内心倾附王振、马顺一伙的则意欲反击，朱祁钰被吓得要站起身来躲避。于谦临乱不惊，推开众人走到了朱祁钰身边，按住肩头让他继续端坐着。经朱祁钰同意，公开宣布说：“按照马顺等人的罪恶，理应处以死刑。现在，他既已被打死，大家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经过这一表态，气氛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当接见结束，大家退出后，吏部尚书王直在左掖门握住于谦的手，称赞他说：“国家的安危如今就依靠着你啦，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就是有我一百个王直，也无法使事态得到控制啊！”王直这样说，确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于谦成了岌岌可危的明朝廷的顶梁柱啦！

皇帝被人俘虏走了，太子还是小孩子，实力强大的敌人又即将逼近京城；国家无主，大臣们都不胜忧虑，因而请求皇太后下诏让朱祁钰即位做皇帝。朱祁钰听说后，大吃一惊，再三表示辞谢。于谦劝他说：“大家建议这样作，是为国家着想，并非出于别的什么打算。”朱祁钰接受群臣的拥戴，于九月即位称帝。于谦哭着禀奏他说：“敌人的野心得逞于土木，必定会以扣留大驾（朱祁镇）要挟国家，率领军队往南长驱直入，当前最为紧迫的，莫过于命令边境地区的守御大臣同心协力加强防御。京城的兵营里，既无器械又缺士卒，必须派人分头招募民兵，命工部赶造和修缮武器装备。建议委任都督孙镇、卫颖、张軏、张輶、雷通分兵把守京城九门要地，列营于京郊。由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协助他们，将郊区居民全部转移到城内。通州所积贮的粮食，命部队前去领取，充作薪的，以防落入敌军手中。文臣如轩輶等，可以任命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等，可以任命为将帅。所有守城御敌的军旅事务，你就委托给我办理吧，如果我不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治我的罪好了。”于谦的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他保卫京城、扭转危局的全面规划，幸运的是全都得到了朱祁钰的赞同采纳。

十月，于谦奉命提督各营军马。与此同时，也先已随身带着朱祁镇，过了紫荆关，向北京挺进。石亨主张收缩防御圈，取坚壁固守京城的态势。于谦表示不同意，说：“那样作会过份显示软弱，使敌军更加瞧不起我们，我们并非没有力量同他们战斗嘛！”当即把全军二十二万人分头列阵于九门之外，由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于谦自己则与石亨和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外，与也先相对，把兵部的日常事务委托给了侍郎吴宁，下令关闭城门，亲自上阵督战。明令各军：“战斗展开后，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经过这样的一番部署后，将士们都下定了誓死抗敌的决心，一切行动听指挥。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外首战告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生俘敌将一名。

也先在进关之前，原以为京城在那样的短暂的时间内，决不可能有很完善的防卫措施，是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拿下来的。接近京郊以后，却见官军军纪整肃，严阵以待，一上来就很有些泄气了，叛国投敌的阉宦喜宁唆使也先邀请大臣前去迎接朱祁镇，索取金帛数以万万计，并指定必须派于谦或王直、胡濙那样的重臣充当谈判代表，其手法与当年金人戏弄北宋朝廷如出一辙，朱祁钰没有理他。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也先在以和为饵碰壁后，指挥军队进犯德胜门。于谦命石亨将部队埋伏于已经空无人居的房舍内，派少数几名骑兵近前诱敌。敌军的一万名骑兵冲过来后，副总兵范广立即发射火器，伏兵也一齐杀出，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中炮阵亡。敌骑转往西直门，遭到孙镗的迎头痛击，加上石亨又已分兵来援，不得不往后撤退。另一支进攻彰义门的敌军，被副总兵武兴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前锋，也已打算撤退了，没料到由太监们组成的数百骑兵为了争功，竞相跃马向前，因而扰乱了阵列，致使武兴被流矢射中壮烈殉国。敌军进抵土城，居民们奋起应战，爬到房顶上揭下砖瓦来投掷敌人，呼号声震天动地。王竑和福寿率领援军赶到后，敌人最后也还是被击败退走了。

两军相持五天，也先多次失利，陷入了困难境地，形势越来越对他不利。他玩弄和谈把戏，朝廷置之不理；他指挥军队进攻，不但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兵折将。特别是当他听说各地勤王之师即将相继到达，深恐归路被截断，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带着朱祁镇由良乡往西撤退。于谦调遣各路将领从后追杀上去，直至将他们撵出到关外方才胜利回师，敌军被击走，京师转危为安，朱祁钰给于谦加上了少保头衔，总督军务，以示嘉奖。于谦辞谢说：“连京城四郊都出现了许多御敌的堡垒，这是我们卿大夫们的耻辱，还谈得上立了什么功？该领什么赏？”下令给真、保、涿、易各州增添了防御部队，以利于他们固守拒敌，并建议朝廷委任重臣出镇山西，预防敌军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公元1450年），总兵朱谦奏报，敌兵两万人围攻万全。朝廷命范广率军驰援，敌军被击退后，经于谦提议，范广即驻军居庸关，遇有来犯之敌便出关剿杀，敌退则往京师运取粮食给养。大同参将许贵报告，说从北方来了三个人，希望朝廷派遣使者去讲和。于谦说：“我们并非不愿意讲和。从前派指挥季铎、岳谦去讲和，随后也先却大举入侵。后来又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去，连上皇（朱祁镇）的面也没见着，完全是白跑了一趟。事实已经证明，讲和是依靠不得的。何况敌我双方之仇不共戴天，本来也就没有讲和的基础。万一讲和了，他们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你答应了便会使自

己无故受损，你不答应他便可随时撕毁盟约，形势也迫使双方不可能讲和。许贵是披坚执锐的武臣，如此怯懦，怎能临阵杀敌？他根本无须过问同敌军谈和不谈和，擅自插手这样的军国大事，若依军法，理应诛戮。”当即颁布公文，严厉斥责；从此以后，边境上的将领们人人都集中精力用于作战御敌，再也不敢松懈意志，妄谈议和了。

土木之役后的北京保卫战，与北宋时期的澶渊之盟和靖康之变颇有类似之处。由于朱祁钰与于谦等文武大臣配合较好，不但避免了像“靖康耻”那样的悲惨结局，也较澶渊之盟要略好一些。《孙子·九变》：“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北京保卫战所取得的胜利说明，只要敢于坚持抗战，反对消极逃跑，任何入侵外敌都是可以击退的。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于谦以其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难能可贵的战斗精神而彪炳千古！

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博通经史。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焚掠台州，戚继光奉命守卫台、金、严三郡。在他初至浙江时，部队里的士卒大多不懂得应怎样打仗，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斗技能。金华、义乌地区的人民素以慍悍强劲著称，戚继光特地在那里招募了三千人，教他们学习击刺法，以长短兵器相互为用。作战时，以长枪护卫短刀，以短刀援救长枪，经过刻苦训练后，他的部队特别精锐善战。他还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形特点，创制了特殊阵法；为适应实战需要，一切战舰、火器、军械都作了适当改进。在当时，“戚家军”名闻天下。

四十年，倭寇进犯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奔赴宁海，卡住了桃渚，败敌于龙山，一直追击到雁门岭。倭寇乘虚偷袭台州，被戚继光亲手斩杀其首领，残敌被逼进瓜陵江，全数被歼。圻头之敌向台州进发，被击溃于仙居，也被杀得无一人漏网。前后九战九捷，共杀敌千余人，焚溺而死的不可胜数。总兵官卢镗与参将牛天锡破敌于宁波、温州。浙东平定后，戚继光进秩三等。

四十一年，倭寇大举入侵福建。从温州来的攻陷寿宁、政和、宁德，从广东南澳来的攻陷玄钟所后，遍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宁德城外十里处的横屿，四面环水，形势险要，倭寇在那里构结大营，官军不敢对他们发动攻击，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后来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结营，互相声援，形成巨大祸根。闽中连续告急，戚继光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兵征剿，第一仗便先从拔除横屿那颗硬钉子开始。战斗展开前，戚继光下令全军，每人除携带兵器战具外，还必须各带一捆草。战斗展开后，把草填铺壕内，一边填壕一边踏草前进，直至捣毁敌人巢穴。横屿被清除，倭寇二千六百人被击毙。随即，乘胜转战至福清，击溃牛田之敌，残敌逃往兴化。戚继光紧追不舍，于一天夜间四更时抵达敌人栅寨，接连攻破六十营，杀敌千余人。因为战斗是在黑夜进行的，居民们都不大清楚，待第二天早晨，兴化已被收复，全城一片欢腾。戚继光于回师途中，又击斩了自东营澳登陆的倭寇二百人。经过他这一番征剿，福建的倭寇也基本被肃清。

戚继光返回浙江，倭寇又重新进犯福建，兴化再次沦陷，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奔逃，摄府事的通判奚世亮遇难，平海卫亦被攻占。当兴化告急时，朱厚熄（明世宗）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兴化陷落后，俞大猷和从广东赶来增援的总兵官刘显，列阵于兴化城下却不敢发动进攻。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部从浙江出发抵达兴化，按照巡抚谭纶的部署，由戚家军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猷居右，合击倭寇于平海。戚继光最先击破敌阵，左右两军继进，共杀敌二千二百余人。朱厚熄接到捷报后，十分高兴，戚继光因屡立战功而被提升为都督同知，替代俞大猷任总兵官。此后，戚继光又相继在仙游、王仓坪、漳浦、福宁、永宁、南澳等处，歼灭了大批敌军。

戚继光治军，号令严明，信赏必罚，将士上下一心，步调一致，与俞大猷同时，均为一代名将。俞大猷以老成持重见长，戚继光则以行动迅速军锋锐利著称。由于他曾多次力摧强敌，人们对他的评价常高过于俞大猷。

隆庆初年，朝廷因蓟门不断告警，决定将戚继光调任神机营副将。恰逢谭纶奉命督师辽、蓟，于是集结步兵三万，征调浙江兵三千，交由戚继光负责训练。二年五月（公元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

戚继光到任后，上疏朝廷说，蓟辽之兵人数虽多，但战术不精，调遣无方，行伍不整，军心离散，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提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三军之士必须各专其艺；作战时要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手段，“五兵迭用，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教练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要练为战，不能摆花架子。按照蓟门地形，主张部队要既能车战，也能马战，又能步战，包括山战，林战、谷战。兵部接到他的建议后，以避免分散指挥权，召回了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为总兵官，负责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官阶进升为右都督。

明代自嘉靖以后，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都很不完善。戚继光经过实地巡察，决定修建墩台一千二百座。过去修筑工事，纪律松弛，工程质量差，故随修随坏。为了树立榜样，纠正马虎作风，戚继光特地从浙江调来经受过他的严格训练的三千人。浙江兵到达的第一天，恰逢天色阴霾，但他们仍按照序列，整整齐齐地在蓟州城郊站好队，等候点验。队站好了，大雨倾盆而下，从早晨一直下到太阳偏西，浙江兵置身于大雨之中，自始至终屹立不动。长期在边境服役的军人见到后，大感惊骇，这才知道军令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能打丝毫折扣。经过将近三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一千二百多座墩台全部修成。台高五丈，上下共三层，每台守军百人，武器装备和粮秣都是齐备的。一千多座墩台联结成线，在二千余里的范围内，形成雄壮军威，令人望而生畏。

戚继光还创立了车战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斗时结成方阵，战车在外，马步军在内。制造出了一种“拒马器”，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专门用来遏制敌人骑兵冲突的。敌兵出现后，首先发射火器，稍近时则由步兵持“拒马器”排列向前，以长枪和“篋笮”夹杂其间；篋笮，即狼笮，长一丈五尺，有竹铁二种，附有枝齿九至十层，也是戚继光首创用于遏制敌军冲突的特种兵器，其作用略同于蒺藜与拒马木。待敌攻击受阻，开始后退时，骑兵再从方阵中冲杀出来实施追击。每一方阵后部，均有辎重营跟随，兵力使用以南兵为前锋，入卫兵专主策应，本镇兵负责戍守。军队节制严明，器械锐利，在当时全国所有边防军中，蓟门军号称全军之冠。

戚继光镇守蓟门时期，俺答已接受朝廷封爵，通好入贡，宣府、大同以西战火暂告停息。但小王子的后裔土蛮徒居于插汉地区的，仍有兵力十余万人。朵颜董狐狸与土蛮勾结，亦时叛时服。万历元年春（公元1573年），两寇合谋入侵，在喜峰口遭戚继光袭击，狐狸差点儿被活捉住了。当年夏，敌人再次被击败于桃林、界岭；次年春，狐狸的弟弟长秃被俘。二寇被迫率部长亲族三百人，服罪求赦。戚继光经与总督刘应节商议，派副将史宸、罗端往喜峰口受降，然后释放了长秃，允许他们恢复通好入贡。此后，戚继光在任时，他们一直没有敢再犯蓟门。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逝世后，因蓟门无隙可乘，敌军把入侵矛头转向到辽。当时守辽的李成梁也是一代名将，在抗战中亦屡建功勋，敌军没有能在那里占到上风。明代自嘉靖俺答入侵，到戚继光北上以前，十七年间，十次更换大将，大多是因罪离职。总督王忬、杨选甚至是因获罪而被诛戮。戚继光奉命镇守蓟门后，历时十六年，边防形成巩固态势，长期平安无事。就连他的继任人，因为遵循他的成法，也历时长久而得以保卫了国境的安全。戚继光在边防军事上之所以能取得那样的成就，朝廷执政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的信任支持，是重要因素。例如张居正当国时，就很信得过戚继光，谁如果给戚继光找麻烦，他就斥责谁。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人，也都与戚继光合作得很好。很

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不久，戚继光调回广东。待后满洲兵崛起，北面国境线上的防务又一天不如一天了。戚继光在任时的那种军威和宁静气氛，一去不复返，直至明朝廷归于灭亡。

戚继光为将，是很有特色的，作战时很重视战斗方法和技能，战前很重视严格训练；针对实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兵器装备。由于时代不同，他曾经采取过的车战法以及创制拒马和狼筅等，已不可能再运用于现代化战争，但他的军事思想，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明朝廷自毁长城杀熊、袁

明朝廷与满洲兵的大规模抗争，自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公元1618年）满洲兵攻破抚顺算起，到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共历时二十六年。明朝廷最终不免灭亡于满洲兵之手，从客观条件来看，那是毫无道理的。偏居东北一隅的满洲当时所据有的地盘、拥有的人口、军队的人数，以及综合实力等，根本就无法与控制着全国的明朝廷比较，差距实在太大了。但是，明朝廷终于灭亡了，满洲兵终于进关了。明朝廷的灭亡，是其晚期腐败透顶的必然结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农民起义的催化剂作用。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仅就战场上的谋略来看，它所犯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杨镐一次便丧师四十七万人，袁应泰壮烈殉国于辽阳，卢象升孤军战死于钜鹿，丘民仰城破捐躯于松山，事例之多不胜枚举，都是缘于朝廷战略措施失当所造成。熊廷弼与袁崇焕的无辜惨遭杀害，更是明朝廷自毁长城。俗话说，“篱牢犬不入”，熊、袁既死之后，东北大门便再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人去把守了，明朝廷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李自成破北京，吴三桂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中原轻而易举地沦入于满洲兵之手。

熊廷弼，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进士及第；四十七年，杨镐率师四十七万人，分数路进击满洲兵，相继失败，熊廷弼奉命接替杨镐任经略。他尚未出京，开原已告失守；待他出关时，铁岭又沦陷了，沈阳和各处城堡的军民纷纷往内地逃窜，辽阳已人心惶惶。熊廷弼马不停蹄，兼程朝前线赶去，遇到溃退下来的军民，就劝说他们返回；处死了逃将刘遇节、王杰、王文鼎，诛戮了贪将陈伦，将总兵官李如桢免职。督促军士造战车，治火器，加固城防工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稳住了局势，使东北地区又形成了较为坚固的防御体系。按照他的部署，共集结了军队十八万人，分布于清河、抚顺、柴河等要害城镇，首尾相应。小股敌人来犯，各自为战，大股敌人出现则互相支援，共同对敌。同时，挑选出一批精锐士卒，组成为多支机动部队，乘间主动出击，骚扰袭击敌军，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安宁。熊廷弼亲自从辽阳出发，经虎皮驿抵达沈阳，又趁雪夜赶赴抚顺。总兵贺世贤认为距离敌人太近了，担心有危险，劝他不要去。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气候这样的恶劣，敌人不可能预料我会到抚顺去，不会出事的。”还是毅然去了抚顺。战斗方才结束，数百里地面沿途杳无人迹，熊廷弼一直进抵奉集，仔细察看了地形，然后安全返回。所到之处，招集流亡，布置防御，对固结人心，重振士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身高七尺，能左右发射，有胆量，有才学，又精通军事。在战略上，历来主张以坚守为上，反对不顾敌我实情轻举妄动。

四十八年五月，满洲兵入侵地花岭；六月，入侵八大屯；八月，入侵蒲河。虽然在战斗中，明军损失了七百余人，但各将如贺世贤等，也歼灭了不少敌兵，立了战功。打仗嘛，哪能不死人？给事中姚宗文却就此大放厥词，在朝廷内部诽谤熊廷弼。熊廷弼在任御史时，与刘国缙、姚宗文原本有交情，只因后来他们向熊廷弼提出一些非法要求，甚至请他代向朝廷求官，没有得到满足，故转而挟嫌报复。姚宗文说他“废群策而雄独智，不训练军队，不部署将领，人心不亲附”。御史顾慥也劾奏“出关逾年，漫无定画”，只知用尚方之剑“逞志作威”。这时，朝廷上正值朱常洛（光宗）死去，朱由校（熹宗）继立，朝臣们为着“红丸”、“移宫”等无聊纠纷，在那里争吵得

没完没了，对封疆大臣无人关怀支持，只知说三道四，胡乱指斥。御中冯三元甚至说熊廷弼有“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黜他则“辽必不保”。熊廷弼气愤不过，缴还尚方剑，请求辞职，说：“辽阳已经转危为安，我自己却将由生致死。”朝廷批准了他的辞职，派袁应泰接替。熊廷弼请求派人去清查他的问题，说：“当杨镐丧师时，我奉命出关，身边仅有士卒数千人。那时情况如何？现在情况又如何？如果我既不操练军队，又不部署将领，能够办得到吗？有人说我拥兵十万，却未能斩将擒王，这的确是事实；按照眼前敌我形势，要想斩将擒王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杨镐三路丧师的惨痛教训，为时未远，我不敢重蹈覆辙。”因为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和给事中魏应嘉劾奏他最为卖力和刻薄，所以主动建议由他们三人前去实地查核。后来，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朝廷之命去了辽阳，调查完毕，回来奏报说：“我入辽时，士民见到我，一边哭，一边说，都说数十万生灵，全靠有了熊廷弼经略才得以保全。像他那样的一个人，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给他定罪？蒲河之役，敌攻沈阳，他策马奔救，气魄是极为雄壮的。他功在存辽，劳绩不可泯灭。”毕竟公道在人，只手无法遮住太阳啊！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沈阳城破，袁应泰殉国。有人建议重新任用熊廷弼，给事中郭丽仍然横加阻挠，并连带着攻击阁臣刘一濡。紧接着，辽阳被攻破，河西军民全数奔逃，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区域，烟火断绝。刘一濡不禁叹息说：“如果有熊廷弼在，何至弄成这个样子！”朱由校为形势所迫，下诏起复熊廷弼，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头衔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同时擢升王化贞为巡抚。

熊廷弼尚未离京出发，王化贞早已在广宁部署各将领，沿河沿置六营，划分地段，分兵把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出等地，均置戍设防。熊廷弼到任后，认为分兵守地盘的办不大妥当，上疏朝廷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按照当前情势，应以集中兵力固守广宁为上。兵分则力弱，守河的军队只宜机动而不可屯聚于一处。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即使是骑兵在一天内也无法赶到，敌人有动静，我们是能够及时侦察到的，用不着处处设防。”御史方震孺也上疏朝廷，表示不同意王化贞分兵守河的办法，因而使王化贞的方案未能付诸实施。谁的意见对，就照谁的办，这原是正常现象，王化贞却从此便与熊廷弼有了隔阂，事事同他唱反调。

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不懂用兵韬略，总是轻敌而好说大话。他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已经降敌的将领李永芳可为内应上，并相信反对满洲兵的蒙古虎墩兔部一定会助兵四十万，扬言可以不战而取全胜。既然会有别人来代他消灭敌人，他自己便根本不去训练土马，制造甲仗，准备粮草和修筑营垒了。兵部尚书张鹤鸣特别信任王化贞，一切都听他的，弄得熊廷弼凡事都插不上手。广宁有兵十四万，全都掌握在王化贞手中；熊廷弼两手空空，无一兵一卒，有的只是一个“经略”空头衔。

十月，河水开始冰冻，广宁城内人人都预料到满洲兵很快又将发动进攻了，纷纷作往外逃命的准备。张鹤鸣担心广宁有危险，请求朱由校下诏命熊廷弼出关。熊廷弼上疏朱由校说：“兵部尚书只知道我这个经略出关后，会对稳定人心起到一定作用；却从来不考虑，一个空着双手出关的经略，只会更进一步使人心动摇。他只知道命令我们经略、巡抚协力同心，难道他就不应与我这个经略协心同力吗？只要兵部多少能听取一点我的意见，我方能替朝廷任事。”张鹤鸣从此便更加恼恨熊廷弼了。

熊廷弼被催逼得毫无办法，出关到达右屯，议定战略方案，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控镇武、间阳。颁布军令：“敌人打来了，有敢于从镇武后退一步的，文武将吏不论是谁，一律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间阳不出兵夹击，或敌掠右屯而三路不救援，也同样处治。”部署尚未完毕，王化贞又未经熊廷弼同意便莽莽撞撞出发去袭击海州，结果什么便宜也没占到，空手返回后，上书朝廷，大气吹得更大了：“臣愿请兵六万，把敌人一举荡平。我也不敢贪天功，只求厚赏从征将士，免辽民十年赋税就可以了。即使不能一举荡平，至少保证把敌人杀伤得再也重振不起来，使朝廷再也不必为河西而操心。”

不久，西平被围攻，王化贞误听中军黄得功出的主意，尽发广宁兵，让黄得功和祖大寿带着去会同间阳守将祁秉忠一同进击。这是很明显地违背“内护广宁，外控镇武”的战略方针的错误行为。守还守不过来，怎么反要主动出击呢？部队于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与满洲兵遭遇于平阳桥。两军才一接触，黄得功与参将鲍承先等便带头逃跑。镇武、间阳相继溃败，祁秉忠和镇武守将刘渠阵亡于沙岭，祖大寿逃往觉华岛。西平守将罗一贯失去救援，与参将黑云鹤壮烈战死。王化贞历来以黄得功为心腹，其实黄得功早已暗中投降了敌人，要活捉王化贞去向敌人请功。黄于兵溃后退回广宁，散布谣言，说敌人已追袭过来，兵临城下了，搅扰得全城一片混乱。事实上，满洲兵此时已屯驻于沙岭，停止前进了，根本就未实施追击。王化贞对上述所有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仍安坐在桌前阅看文书。参将江朝栋进去叫他，他还大怒斥责。江朝栋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情况这么紧迫，你还不快点走呀？否则你便走不了啦！”王化贞被人扶上马，由两名仆人徒步跟随，一位统兵十四万的巡抚就这样轻轻巧巧地把驻地和大批国土丢弃给敌人了。

王化贞逃出广宁，与熊廷弼相遇于大凌河。王化贞抱头大哭，熊廷弼笑着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怎么样啊？”王化贞建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说：“太晚啦！眼前惟有保护着溃逃出来的老百姓们入关的一条路了。”主动让王化贞先走，用自己带去的五千人断后，于二十六日重进山海关。王化贞离城两天后，黄得功率领叛降将领们将满洲兵迎接进了广宁城。

二月，王化贞被逮捕，熊廷弼免除职务听候处理。四月，由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及大理寺卿共同议定，王化贞与熊廷弼均处死刑。五年八月，熊廷弼终遭杀害，“传首九边”。他究竟犯了什么法，有什么罪呢？朱由检（崇祯）即位后，工部主事徐尔一曾上书替他鸣冤说，按照当年广宁失陷时的实情，王化贞坐镇广宁，有兵十三万；熊廷弼驻右屯，只有五千人。王化贞擅自行动，熊廷弼“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王军既溃，广宁已失，熊廷弼如不入关，难道还应以五千人去同敌军对抗吗？大学士韩爌等也曾对朱由检说，熊廷弼早在他巡按辽东时，即已大声疾呼，说辽患可虑，“十年而验若左券”。待后任经略，王化贞主战而他主守；他的话谁也不听，让他仅仅带着五千人驻扎在右屯，他能够左右得了局势吗？无论大臣们如何为他告哀求情，朱由检并没有为他平反昭雪，只不过是同意他的儿子掩埋父亲的散存遗骸而已，此时距熊廷弼惨遭杀害已有将近四年了；人死了连遗体也不准收葬，四年后还能有多少遗骸？

朱由检的昏暴，并不在朱由校之下，所不同的只是类型略有差异罢了。朱由校在位时，坏事大多假手于魏忠贤，屈杀熊廷弼即为一例；朱由检则刚愎自用，凡事都是自己独断专行，既愚蠢而又残暴，袁崇焕就是被他杀害的。

袁崇焕，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天启二年正月（公

元 1622 年)任兵部职方主事。王化贞兵溃于广宁，熊廷弼退守山海关，袁崇焕单人独骑离开京城前去实地了解关内外情况。兵部发现一位主事失踪，十分惊讶，去袁家打听，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袁崇焕回来后，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内外的形势，说：“只要朝廷能给我军马钱粮，我完全有把握能将山海关守住。”群臣都很赞赏他的才能和魄力，朝廷于是擢升他为兵部佥事，监关外军。袁崇焕到任后，初驻关内，继至中前所，再进到前屯。他在赴前屯时，“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在此之前，祖大寿奉命筑宁远城，朝廷朝令夕改，并无坚守宁远的决心，工程进度缓慢，质量也不高。袁崇焕去后，明令规定，城墙高三丈二尺，雉（女墙）高六尺，墙基宽三丈，上宽二丈四尺，由祖大寿和参将高见、贺谦负责监督施工。第二年，工程告竣，宁远成为关外重镇。由于局势稳定，商人们都赶到那里去做生意，在人们的心眼里，宁远是兵乱时期灾难丛中的一小片乐土。

四年九月，袁崇焕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领水陆马步军共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经北镇祠、十三山，抵达右屯，直至由水路经三岔河返回。袁崇焕回来后即建议收复锦州、右屯各城；五年夏，以大学士头衔坐镇关门的孙承宗终于分别派遣将领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修缮城郭，准备长期驻屯。这样，宁远便又变成了内地城市，将边境往前收复了二百里。十月，高第接替孙承宗，胡说什么关外是必定守不住的，下令将锦州和右屯各城的军队全部撤回。袁崇焕坚决后反对无缘无故的盲目后撤，对高第说：“锦州、右屯和大凌河三城，既已收复，如何能轻易撤除？锦、右动摇，则宁远和前屯卫必受震惊，山海关也就失去屏障了。只须选择良将去镇守就行了，那三城并非不能守嘛！”高第很顽强，甚至还要同时撤除宁、前二城。袁崇焕说：“我的官职是宁前道，既是此地的官，就应当死在此地，守土有责嘛！我绝对不会活着离开宁、前二城。”高第无可奈何，这才只好同意宁远和前屯可暂时不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以及松山、杏山、塔山撤除后，造成了严重恶果，无故“委弃米粟十余万”，人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满洲兵看出了高第是个软蛋，好欺负，于六年正月西渡辽河，二十三日进抵宁远。袁崇焕自刺，用鲜血写成决心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人聚集将士，准备死守。在他的激励和带动下，大家也都表示情愿效死报国。袁崇焕行文通知前屯守将赵率教和山海关守将杨麒，如果见到了从前线开小差回去的将士便立即斩首。满洲兵开始攻城，守军奋起应战；连续血战两天，城上的矢石和巨炮使敌兵遭到惨重伤亡。满洲兵在屡次攻击均未得手后撤退，宁远解围。在这场胜利的宁远保卫战中，督屯通判金启倬壮烈阵亡。

宁远被围之初，明朝廷由兵部尚书王永光召集群臣计议，无一人提出任何救援之策。经略高第和守将杨麒拥重兵停留于山海关，未发一兵一卒增援。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宁远的陷落是肯定无疑的，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袁崇焕的捷报很快便呈送上来了，不但保住了宁远，而且还打败了敌人。于是乎“举朝大喜”，袁崇焕升迁为右金都御史，高第、杨麒被免职。

袁崇焕的胆略和才干，大为满洲兵所钦佩，普遍流行的说法是，他们自入侵边境以来，所向无不摧破，敢于以战守同他们相抗衡的只有一个袁崇焕。

三月，袁崇焕被委任为辽东巡抚，统管关外事务。八月，努尔哈赤（清

太祖)逝世。袁崇焕派遣使者前往吊唁，实际上是去侦察敌情。皇太极(清太宗)派人回报，袁崇焕写了一封回信交皇太极的使者带回，表示愿意见和。当时满洲兵正在计划征伐朝鲜，为着缓解南面对他们的压力，于七年正月提出答复，表示赞同袁崇焕的倡议。满洲大军渡过鸭绿江南进后，袁崇焕乘机一面派出军队收复了锦州、中左和大凌三城，一面再派人去同满洲兵周旋。袁崇焕的所谓倡和，只不过是一时的策略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乃在于收复失地，为此他曾上疏朝廷说：“关外宁远等四城，纵深二百里，北是山，南是海，只有四十里宽。如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窄人稠。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的收复，势在必行。所以我趁敌人征伐朝鲜之机，以议和为名争取时间，等到他们得悉我方真实意图时，三城的防御准备早已完成，或战或和就都是在山海关以外四百里处进行的事了。”朱由校表示很同意他的措施。

五月十一日，满洲兵到达锦州，四面合围。守将赵率教和纪用据城固守，并再次派人去提议和，拖延时间以待援军。满洲兵不再理会议和的事，围攻越来越急。袁崇焕挑选出精锐四千人，命尤世禄和祖大寿统领着，目的是绕到敌人的背后去，实施突袭；同时命水军往东出动，以资策应。满洲兵于二十八日分兵攻宁远，袁崇焕亲自与刘应坤等登城抗击。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在宁远城外与敌部展开激战，士卒虽有伤亡，满桂也多处负伤，但敌军却还是被打退了。围攻锦州之敌也因伤亡惨重，于六月五日撤走。这一仗，即当时所谓的宁、锦大捷。胜利是由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得来的，但在论功行赏时，朝廷上的文武臣僚加官进秩的达数百人之多，远在战场千里之外的魏忠贤，连小孙子也因此而进封伯爵。身为关外主帅并亲冒矢石的袁崇焕，反而被魏忠贤指使其党徒给加了个“不救锦州为暮气”的罪名，被逼去职，由王之臣取代他任督师兼辽东巡抚。

朱由校死去，朱由检继立，魏忠贤被诛戮。崇祯元年四月(公元1628年)，袁崇焕奉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某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何打算？袁崇焕说：“作战方略我都已写在奏疏里了，大约有五年时间，即能将全辽收复。”朱由检说：“只要你能收复全辽，我是不会吝惜封侯奖赏的。”袁崇焕跪下磕头，表示感激。朱由检说自己太累了，要稍为休息一下，说罢便进去了。在场的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说：“你说只须用五年时间便能收复全辽，你打算怎么干，有把握吗？”袁崇焕说：“我见皇帝焦心操劳过度，所以特地这样说，是想借以使他得到一点安慰。”许誉卿说：“皇帝很精明，这样大的事情，你怎么能随意回答？倘若将来五年期满了，你未能实现诺言，他追问起来，你可担当不起呀！”袁崇焕十分惶恐，一会儿，朱由检又出来了，继续同他谈话，袁崇焕说：“东边的事，要想全部办好，是很不容易的，陛下既已托付给我，我决不敢畏难。在这五年内，例如户部调转军饷，工部供给器材兵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朝廷内外都必须密切配合才行。”我一旦双脚踏出国门，同皇帝的距离便将形同万里。忌能妒功，大有人在，这也是不可不防的。”朱由检站起身来，听他把话说完后，表态说：“我一定责成户、工、吏、兵四部凡事都要积极协助你。你不必疑虑，一切我都会替你作主的。”后来，袁崇焕要出发上前线了，鉴于熊廷弼、孙承宗等人无辜遭排挤迫害的惨痛教训，又上疏朱由检说：“恢复之计，仍不外乎我曾经实行过的方针，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战为奇，和为旁。办事贵在渐进，不求急骤；贵在有实效，不求虚夸。这些，我和其他据守边疆的大臣都是能

够办得到的。但如何使用人，既然任用他便不存二心，既然相信他就不再任意怀疑，这就要由陛下掌握了。驾驭边疆上的大臣与驾驭朝廷内部的大臣是大不相同的，军队里可惊可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只应看它是否关乎成败大局而不必计较一言一行。肩上承担的责任愈重，招惹来的埋怨也必然越多；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有利于自身。你时时都在打敌人的主意，敌人也时时在打你的主意，所以受任守边疆的人，处境确实艰难。陛下知我爱我，我又何必有过多恐惧顾虑？但危险性是现实存在着的，也不敢不直言相告。”就这样的，袁崇焕告别朱由检，重新踏上了艰难征途。

正当袁崇焕准备离京赴任之时，驻防宁远的川、湖籍士卒因已有四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扣押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和推官苏涵淳。经兵备副使郭广多方筹措并向商民借贷，共凑集七万金，散发给士卒，事态方才未进一步扩大。毕自肃上书朝廷请罪，自杀而死。袁崇焕得到消息后，急速赶去，经与郭广商议好后，处死了十五名闹事军人，同时也处分了参将彭簪古和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张世荣与苏涵淳因贪虐而激起兵变，也遭到斥责。自这次兵变后，关外只设两大将，即朱梅守宁远，祖大寿驻锦州。袁崇焕亦留镇宁远。

崇祯二年八月，满洲兵数十万人分头从龙井关、大安口入侵。此时袁崇焕所辖四镇共有军队十五万三千人，马八万一千匹。听说敌人来犯，立即亲率祖大寿、何可刚等驰援，于十一月十日抵达蓟州，路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各城，都留下了防守部队。朱由检见袁崇焕领兵赶来了，十分高兴，命他统一指挥各路援军。随后，赵率教战死，遵化、三屯营失守，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杀，满洲兵骁过蓟州西进。袁崇焕迅速入卫京师，率部离开蓟州，结营于广渠门外。朱由检召见了，大加慰劳。两军接触后，在战斗中互有伤亡。

这次满洲兵入侵，所经隘口都属蓟辽总兵刘策管辖，并非袁崇焕的防区；袁崇焕闻讯即千里驰援，自应被认为有功无罪。京城内部却谣诼四起，怨谤丛生，胡说什么袁崇焕拥兵纵敌；诬蔑他是故意引诱敌军来攻，企图胁迫朝廷接受城下之盟。这真是从何说起！朱由检听了这些无稽之谈后，不加分析思虑，便动摇了自己对袁的信任。满洲兵乘机行反间计，诈称他们确实与袁崇焕有密约，同时又故意“泄露”，让几个被他们俘虏了的宦官知道，再将宦官放回。宦官回来后，果然把假情报告知了朱由检。朱由检是最喜欢利用宦官对大臣们搞特务活动的，相信宦官比相信守疆重臣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十二月，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见袁崇焕无故被迫害，既是显示抗议，也是预防自己遭同样命运，立即带着部队往回走。朱由检又不得不借用袁崇焕的威信，命他亲笔写信给祖大寿，方才使祖大寿表示愿意继续听命于朝廷。

三年八月，袁崇焕惨遭杀害，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家产抄没。袁崇焕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家财，有什么可抄没的呢？他遗留在世上的，只有天下人为他的冤死而愤慨悲伤。

祖大寿终于兵溃而去，满桂则英勇战死。

像朱由检那样的一位皇帝，如此行事，如此地对战争一窍不通，他除了自己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上，又能有什么别的好下场呢？

